

初級中學用

文 國 本 科 基 教

第三冊

傅 東 華
陳 望 道
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524



傅東華
陳望道
合編

基本教科書
初級中學用

國

文

(三)

商務印書館發行

基本教科書
初級中學用

國文第三冊

目錄

一	西風（一）	一
二	西風（二）	九
三	文學的方法	一七
四	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一）	二三
五	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二）	三二
六	佛蘭克林自傳	四五
七	背影	五一
八	北堂侍膳圖記	五六
九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五八

一〇	悲憤詩	六〇
一一	獄中雜記	六三
一二	捕蛇者說	六九
一三	室語	七三
一四	法國馬賽革命歌	七七
一五	蘿日日記	八一
一六	十年前的今日	八八
一七	到青龍橋去	九二
一八	歐遊心影錄楔子	一〇一
一九	夜渡兩關記	一〇四
二〇	羌村	一〇七
二一	到家	一〇九

一一二	歸田園居	一一一
一一三	谿音序	一一三
一一四	餘霞閣記	一一六
一一五	盃山餘霞閣記	一一八
一一六	英國威士敏士達寺	一二〇
一一七	記惠斯敏司德大寺	一二八
一一八	什麼叫做短篇小說	一三三
一一九	一件美術品	一三八
一二〇	馮諼	一四七
一二一	木蘭辭	一五〇
一二二	女子與文學	一五二
一二三	金石錄後序	一五六

三四	聲聲慢	一六四
三五	孔雀東南飛	一六六
三六	祭妹文	一七四
三七	上山采蘼蕪	一七八
三八	石壕吏	一八〇
三九	一個軍官的筆記	一八一
四〇	龍潭之役	一八八
四一	國殤	一九九
四二	弔古戰場文	二〇一
四三	最後一課	二〇四
四四	一課	二一〇
四五	孤兒行	二一九

四六	童子林的奇蹟	二二一
四七	費宮人傳	二三三
四八	費宮人刺虎歌	二三八
四九	柏林之圍	二四〇
五〇	夢招降諸城	二四九
五一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二五〇
五二	二漁夫	二五一
五三	非攻	二六三
五四	歲暮別諸生	二六六

國文第三冊

一 西風(二)

有一天，正是初秋的時候，西風正靜靜的在紅楓谷中睡覺，忽然被一陣喧嚷的聲音鬧醒，接着又聽見四面飛跑的腳步聲。西風揉了一揉眼睛，伸首向外一看，只見澗裏的秋水，正橫衝直撞的在那裏亂跳，還有天上的薄雲，和谷邊的紅葉，也夾着那淡黃的蝴蝶，在谷中亂撲亂飛。他們看見了西風，一齊叫道：「快起來罷！月亮兒忽然不見了，我們找了這些時還不會找着呢。你今天可曾見過她嗎？」

這時候西風才知道他們所鬧的是什麼一件事。月亮兒不見了嗎？在西風看來，這也算不得什麼奇事。在這個紅楓谷裏，月亮兒和西風的交情，算是最密切的了，他們倆中間還有什麼事是瞞着的呢？紅楓谷裏的居民，大概是不大喜歡到下

面的世界上去的，他們至多一年去一次，有時也竟不去；唯有月亮兒卻最戀戀那個下面的世界。西風雖然與她很投機，但卻不甚贊成她的這個塵世觀念。他常常勸她留在谷裏，與兄弟姊妹們玩耍，不必去做那些俗人們的玩具。

做玩具嗎？月亮兒聽了，不由得生起氣來了。她對西風說道，「我正是因爲下面的世界太惡濁了，住在那裏的人們，只有下降的機會，沒有上升的希望，所以我寧願犧牲了紅楓谷裏的快樂，常常下去看看他們，想利用我這一點的愛力，去洗滌洗滌他們的心胸，並且去陪伴陪伴那比較高尚一點的人們的孤寂。我這一點悲天憫人的苦心，別人不知道也就罷了，你如何也不知道呵！」

西風聽了這一番話，方才明白月亮兒戀戀下界的緣故，心中不勝慚愧，正不知道說些什麼是好；忽然聽得一陣笛聲，從谷外飄來。西風懂不得那笛聲的意思，但覺得他包含着無限思慕之忱，淒涼幽怨，聽了不由得心裏又是安慰，又是痛苦。月亮兒卻是認得那笛聲的，她知道下界的那位少年，又在想她了。她凝神聽了一

會，不覺潛然淚下，便對西風說道：「你聽呀！這個叫喚是何等的淒怨呵！那吹笛的是一位高尚的少年，他正想着我呢。我此時若不亟去伴慰他的寂寞，恐怕他又要被塵世的毒氣所薰染了；你說我還能忍心不去嗎？」

西風雖然捨不得月亮兒，但也不便阻止她，只得問道：「你此去約須幾時才得回來呢？」月亮兒道：「此刻世上的人們，因為天氣初涼，塵氛漸減，所以想我去的心，比往常更爲懇切。我此去或者有一二十天的擔擱，或者更久些，也說不定。」他們正說着，那笛聲吹得更加悲切了。月亮兒此時也顧不得西風的戀戀和抱怨——其實她又何嘗捨得他——匆匆的說了一聲「再會」，逕自去了。

西風心裏納悶，又覺得有些寂寞，便把兩手抱着頭，倒在一株桂花樹的根邊睡着了。卻不提防那一羣的兄弟姊妹們，因為找不到月亮兒，又把他吵醒。

於是西風便對他們說道：「月亮兒不見了，也是常事，你們又何必如此大驚小怪呢？」他們答道：「是呵，往常她不見了，倒也沒有什麼要緊，可是這一次卻是

很不幸呀！因爲我們正想去聚集了這谷中的居民，做一個迎秋大會；月亮兒是這谷裏的頭等角色，少了她，我們這個會還做得成嗎？」

西風見他們着急得可憐，便把月亮兒臨走時的一番話，告訴了他們，并且說道：「她此去既有一二十天的擔擱，你們何不趁此也到下界去遊玩遊玩呢？」

這一句話卻把他們提醒了，只見那薄雲向那淡黃的蝴蝶，招了一招手兒，立刻就不見了。桂花樹邊，山石底下的秋蟲，也爬了出來，吱吱的叫着，往谷外跳去。澗裏的秋水，看見大家行動，忍不住也骨都骨都的向着下界奔流。只有那些紅葉們，雖然竭力的掙扎，要想同他們飛去，卻終是飛不起來。他們只得央求西風，來把他們送一送；但是西風說道：「那下界的人恨着我哩，我也與他們清濁異氣，有些不願去。諸位請自便罷，恕不奉送了。」西風一面說着，一面帶着一肚子的愁思，向他所住的美蓉穴走去。

那穴裏有幾百株芙蓉，此時開得正盛。芙蓉林裏有一張石牀，牀的四周栽着

菊花和秋海棠，牀上卻厚厚的鋪了一層丹桂花。他們看見西風回來了，便一個個放出他的幽香來歡迎他。西風很無聊的在那石牀上躺了下來，仰首望去，只見天高氣清，明星燦爛，只獨少了一個月亮兒。西風思念了一陣，不覺朦朧睡去；忽見月亮兒在雲裏探出頭來，向他微笑。西風心裏喜歡，卻是說不出話來。但是，看呵！月亮兒已經降下來了。她把身子斜倚在一株梧桐樹邊，說道：「還不醒來嗎，西風？世上的人想着你呢，尤其是一個少年女子；她說道：『若沒有西風，那還成什麼秋天呢？就是那個月亮兒，也要帶上三分俗氣了。』聽呵！聽呵！她又在那裏叫你了。」

西風此時已經醒了過來，當月亮兒說話時，他恍惚聽見有一陣輕幽的歌聲，從桂花香中透過來。他再聽時，只聽得唱道：

西風兮西風，

爲我吹綠葉兮使成黃；

西風兮西風，

爲我驅去盛夏之繁光，

爲我澄清秋水兮，

爲我吹來薜荔之幽香。

★

★

★

紅塵混濁不可以居兮，

仰高天而悵望；

願身如自由之鳥兮，

旁雲霧而翱翔；

願身爲悽冷之西風兮，

攜魂夢以回故鄉。

西風覺得這個歌聲，和上次的笛聲一樣，竟把他深藏心底的哀怨歡樂，一一的叫了出來；而且這個歌聲的力量，似乎比那笛聲還要利害些。此時他竟把月亮

兒都忘了，兀自呆呆的聽着。隔了好一會，他才記起了月亮兒，但是她已經不見了，只有那歌聲的餘韻，還在他的心中纏着。

此時西風對於下界的厭惡心，不覺已變爲思慕心。他暗想道：「我已經有好幾年不會到下界去了，容許人們對於我的觀念，已經改變了罷。我何不再去走一趟呢？又好看月亮兒，又好認識認識那位古怪的女子。」但他忽然又想到了紅葉們方才對他的要求，和他自己的拒絕，不覺有點不好意思，他對自己說道：「我該用些什麼話來對付他們呢？」

——採自陳衡哲的小雨點

注釋與說明 文字可以記述客觀的事物，可以發表主觀的思想，可以用來說明，可以用來教訓，我

們在第一冊裏都已有了過例子了。又因加入了感情的元素，那就不僅是應用的和科學的文字，而是具有美術性質的文學作品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在第二冊裏也已有過充分的說明。文字的變化既這般的複雜，文字的功用又這般的無窮，那末我們如果不曉得一點方法——特別是文學的方法——我們就不

能很快的獲得成功。現在第三冊所選的各篇，大都用以說明文學的方法。

這裏第一篇，就是要使大家知道文學的方法是如何的重要。因為這篇文字的作法和組織都比以前讀過的那些文字複雜得多。例如——（一）全篇用的擬人法；我們在以前讀過的寓言（愚公移山）及童話（貓的天堂及蠶兒和螞蟻）裏雖已見過，卻都不像這篇有這許多擬人化的人物，而且又是另一種性質的擬人法（詳見下課的說明）。（二）這篇中的敘事，有不按時間次序的地方，如第一段裏的時間，是月亮兒已經去到下界之後，第二至第五段，都是追敘以前的事，直到第六段才回轉第一段的時間。凡此，都屬文學作品尋常所用的方法，我們如不曉得，則不但自己不能做，並且也不能完全了解別人的文學作品。

文法與修辭 我們讀了這一課，便會知道擬人。在一篇文字裏也可以有強弱不同。這裏擬人性質最強的是西風和月亮兒。既把它們的名稱當做人的名稱（在名稱旁加上專名號），又把它們的性屬分出男女（西風作男，用男性代名詞「他」；月亮兒作女，用女性代名詞「她」）而它們的言動又無一不是說得像真人一樣的，這便是最完全的擬人。但對於澗裏的秋水，天上的薄雲，谷邊的紅葉，淡黃的

蝴蝶等等，卻不如此。譬如澗裏的秋水，一處說它「橫衝直撞的在那裏亂跳，」這是純粹的擬人，而在另一處卻又說它「忍不住骨都骨都的向着下界奔流，」便又不是純粹擬人的說法了。

二 西風(三)

他一路想着，不覺已經走出了他的芙蓉穴。忽見穴的兩旁，站滿了紅黃的落葉，他們正向穴口觀望，悲嗟歎息，此時見西風走了出來，不覺齊聲歡呼，一擁上前，把他圍住，苦苦的要求他，仍把他們帶到下界去。

西風見了這個情形，又驚又喜，便立刻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只聽得呼吼一聲，霎時間，紅葉與黃葉，漫空瀾谷，蹣跚迴翔，轉展的直向下界飛去了。

西風把葉兒們送到了人間，正在徘徊觀望，想去找找月亮兒，忽見方才從紅楓谷裏流下的澗水，正停住在一個田畔，凝思不動。他看見了西風，不覺喜逐顏開，對西風道：

「西風哥，你看我可笑不可笑呢？我自從到了下界之後，竟停住不能再流了。你肯把我推動一下嗎？」

西風於是走近澗邊，只把那澗水輕輕的一推，說也奇怪，那秋水便如復活了一樣，跳躍歡忻，奔流向大河去了。

但西風因心中掛念着月亮兒，此時不免又擡頭向天上張望。猛然間，只見那從紅楓谷裏飛下來的白雲，正呆呆的掛在半天裏，愁眉不展的在那裏發急呢。

「怎麼！」西風不覺好笑的發問，「你也不中用了嗎？」

白雲漲紅了臉，遲疑了半晌，才答道：「慚愧慚愧！我們紅楓谷裏的居民，除了蝴蝶之外，一到下界，便都像了這裏的人民，成爲廢物了。」

於是西風縱身一躍，騰入了白雲深處，他向白雲吹了一口氣，只見纖雲片片，輕盈皎潔，立刻蕩漾於青天碧山之間，回復了他們活潑的原狀。

西風歎了一口氣，便在一滿掛薜荔的巖下，坐了下來。他此時不暇再想那少

女和月亮兒了，他只覺得白雲紅葉們的可憐；他的心竟爲着他的沒有自主能力的同伴，充滿了無限的悲哀。

他正這麼的感慨着，忽聽得月亮兒的聲音，在他的背後說道：

「西風西風！你怎麼忘了那個少女呢？」

西風擡頭看時，只見月亮兒正露着半個面孔，在一個梧桐樹枝上，向他窺看。她又說道：

「那位少女正在哭泣呢，我們去罷！」

於是西風站了起來，攜了月亮兒的手，逕向那位少女的住處行去。

「呵，呵！這個牢籠！」他們走近少女時，只聽得她這樣的悲歎。「我不能再忍了，西風，西風，來把我吹了去罷！」

西風和月亮兒走到少女的跟前，說道：「姑娘你爲何這般傷心呀！西風來了呵！」

少女聽得西風到了，不覺揮涕欲笑。她向他們兩個上下打量了一會，說道：

「聽說你們都是從紅楓谷中來的，真的嗎？」

他們點點頭。

那少女又道：「聞說紅楓谷中十分美麗，十分自由，也是真的嗎？」

月亮兒道：「不錯，是真的。我們的谷裏，冬天有白雲，春天有紅花，夏天更是綠樹成蔭，鮮明圓潤。但谷中最可愛的時候，卻要算是秋天了。」

西風忍不住插嘴說道：「那秋天的紅楓谷呵！秋天如鏡，秋花繽紛，山果纍纍，點綴着幽山曠野。蝴蝶兒，黃葉兒，紅葉兒，他們終日的蹣跚飛舞……」

那少女亟問道：「你們便住在這些地方嗎？」

西風指着月亮兒道：「她住的地方叫做桂宮，我住的是一個芙蓉穴，蝴蝶和秋蟲兒住的地方叫做蓼花塘，澗水兒的家是在薜荔谷，紅葉和黃葉的家在野菊圃。這些地方都是屬於紅楓谷的，獨有那白雲是隨處翱翔，不拘拘於一個地方。」

那少女聽了，不覺渾身顫動，和觸了電氣一般，她含淚說道：「啊呀，這就是我的老家呵！我日夜所夢想的，便是這個地方，卻不料牠就是你們的紅楓谷。」於是她便央求他們，把她帶回那個谷裏去。

西風不忍拒絕她的苦求，只得答應了。月亮兒因為她在下界的責任，還不會完結，只得讓西風同了少女先去。

此時西風就對少女說道：「你願化成像我一樣的氣質呢，還是願意保存了你原有的形狀，預備重回故鄉？」

那少女道：「自然願化爲像你一樣的氣質，因為除了紅楓谷，我還有什麼故鄉呀！」

於是西風便把那位少女化成和自己一樣的氣質，攜着她的手，慢慢的騰到紅楓谷中來。那位久受塵世束縛的少女，此刻忽然化爲輕微的氣質，不覺樂得手舞足蹈。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但覺得天空地闊，四無阻礙，飄飄逸逸，如籠鳥還林，

涸魚得水，好不自由。西風也明白少女的情緒，他不禁歎道：「想不到那下界地方，是這樣缺乏自由和美麗的呵！」

從此以後，那少女便在紅楓谷裏住下。她終日與谷中的居民嬉戲，真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樣。居民之中，她最喜歡的，除了西風以外，卻要算是那楓樹上的葉兒了。她覺得他們是秋光的最好代表，凡是秋天的聲音顏色，詩情夢境，都很完全的藏在那長不盈寸的小小紅葉之中。她有時和他們在空山之中，撲飛賽跑；有時把他們攜回臥室，插入瓶中，放入盃裏，掛在壁間，藏在牀內。她常笑對她的朋友說道：「看呵，這麼多的楓葉！我差不多要做這個谷裏的王后了！」

她又喜歡在那暮色蒼茫，萬籟悄寂的時候，獨坐在路旁的一塊石頭上，看平果一個個的從樹上落下，落到那鋪滿了野菊花的地上去。谷內的松鼠很多，起初他們是很怕她的，但不久也就和她相熟了；他們常常抱着偷來的榛子兒，走到她的面前來，對着她剝食。那塊石頭的右邊，是一條小澗，澗邊開着許多木芙蓉，有紅

的，也有白的；他們常映着那淡弱的夕陽，在水中蕩漾。那少女置身在這樣豐盛清麗的秋色之中，常常忘了時刻；直待到那澗水裏的芙蓉影子，漸漸成爲模糊一團，星光漸漸在水面上閃爍起來，她才恍然於夜色已深，只得快快的回家去了。

西風自從經過了這一件事，也由一個厭世者變爲一個憫世者了。他見那少女在谷中那樣的快樂，不覺被她感動得幾乎下淚。他此時才明白，他自己是怎樣的一個自由使者，怎樣的一個幸福的貢獻者了。他知道下界的人民，是十分需要他的幫助的，於是他便年年到下界去一次，給他們帶一點自由和美感去。有時他遇着了深厭塵世的人，他便逕把他們帶到紅楓谷裏來，叫他們去過和那少女一樣的美麗生活。

這是爲什麼每年到了秋天，西風便來拜訪我們的原因，因爲在不曾遇到那位要求自由的少女以前，他是不常到我們這個下界來的。

注釋與說明 本篇作者自註她做這篇文章的時間道：「時戰雲方漫空瀾野，想把清麗的秋色逐出人間去。」這幾句話，同時也就暗示她做這篇文章的動機和主旨。這點意思，又在西風感歎「想不到那下界地方是這樣缺乏自由和美麗的呵！」幾句話裏分明點出來。抓住了這一點，就可知道篇中一切擬人的東西，都是當做象徵用的。（參看一冊六十課的說明）和寓言用擬人法作教訓的不同，和童話用擬人法寄託意義的也不同。（雖然這篇也是童話。）西風、白雲就是自由的象徵，紅葉、蝴蝶就是美麗的象徵。至於其中的描寫部分，則與桃花源記的性質略似，因為兩篇都是理想的作品，不過桃花源記用寫實法，這篇用象徵法罷了。我們由這一層的分析，可見文學的方法決不是很簡單的。

文法與修辭 在本課裏，對於松鼠、木芙蓉等卻又完全不用擬人法。這從擬人說，便是把擬人的強度減少到了零度的現象。這種擬人強度的差異，在本篇裏是與各物在篇中的地位的差異相一致的。就是在篇中做主要人物的是用完全的擬人法寫，其餘便只用不純粹的形態寫，或者簡直不用。

從本篇裏，我們也可看出形容名詞代名詞的形容詞，也可以分成好多種。如「白雲」「黃葉」

「綠樹」之類，有些是形容形狀的；又如「一口」「一樣」之類，有些是形容數量的。

我們可以把形容詞分做四種。便是：

- (1) 性·狀·形·容·詞——這是表明事物的性質和狀態的。
- (2) 數·量·形·容·詞——這是表明事物的數目和分量的。
- (3) 指·示·形·容·詞——這是用以指示事物的所在或範圍的。
- (4) 疑·問·形·容·詞——這是用以詢問事物的種類形狀之類的。

三 文學的方法

大凡文學的方法可分三類：

(1) 集收材料的方法。中國的「文學」大病在於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墓誌，壽序，家傳之外，幾乎沒有一毫材料。至於近人的詩詞，更沒有什麼材料可說了。近人的小說材料，只有三種：一種是官場，一種是妓女，一種是不官而官，非

妓而妓的中等社會。除此以外，別無材料。最下流的，竟至登告白徵求這種材料。做小說竟須登告白徵求材料，便是宣告文學家破產的鐵證。我以為將來的文學家收集材料的方法，約如下：

(甲)推廣材料的區域。官場妓院與齷齪社會三個區域，決不夠採用。卽如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大負販及小店鋪，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學上佔一位置。並且今日新舊文明相接觸，一切家庭慘變，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適宜，……種種問題，都可供文學的材料。

(乙)注重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現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關了門虛造出來的，或是間接又間接的得來的，因此我們讀這種小說，總覺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癢的，沒有一毫精采。真正文學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實地的觀察和個人自己的經驗」做個根底。不能作實地的觀察，便不能做文學家；全沒有個

人的經驗，也不能做文學家。

(丙)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觀察經驗的補助。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固是極重要，但是也不能全靠這兩件。例如施耐菴，若單靠觀察和經驗，決不能做出一部水滸傳。個人所經驗的，所觀察的，究竟有限。所以必須有活潑精細的理想，把觀察經驗的材料，一一的體會出來，一一的整理如式，一一的組織完全。從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從經驗過的推想到不曾經驗過的，從可觀察的推想到不可觀察的。這才是文學家的本領。

(2)結構的方法。有了材料，第二步須要講究結構。結構是個總名詞，內中所包甚廣，簡單說來，可分剪裁和布局兩步：

(甲)剪裁。有了材料，先要剪裁。譬如做衣服，先要看那塊料可做袍子，那塊料可做背心。估計定了，方可下剪。文學家的材料也要如此辦理。先須看這些材料該用做小詩呢？還是做長歌呢？該用做章回小說呢？還是做短篇小說呢？該

用做小說呢？還是做戲本呢？籌畫定了，方才可以剪下那些可用的材料，去掉那些不中用的材料；方才決定做什麼體裁的文字。

(乙)布局。體裁定了，再可講布局。有剪裁，方可決定「做什麼」；有布局，方可決定「怎樣做」。材料剪定了，須要籌算怎樣做去，始能把這材料用得最得當又最有效力。例如唐朝天寶時代的兵禍，^③百姓的痛苦，都是材料。這些材料，到了杜甫的手裏，便成了詩料。如今且舉他的石壕吏一篇，^④作布局的例。這首詩只寫一個過路的客人一晚上在一個人家內偷聽得的事情；只用一百二十個字，卻不但把那一家祖孫三代的歷史都寫出來，並且把那時代兵禍之慘，壯丁死亡之多，差役之橫行，小民之苦痛，都寫得逼真活現，使人讀了生無限的感慨。這是上品的布局工夫。又如古詩「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一篇，^⑤寫一家夫婦的慘劇，卻不從「某人娶妻甚賢，後別有所歡，遂出妻再娶」說起，只挑出那前妻山上下來遇着故夫的時候下筆，卻也能把那一家的家庭情形寫

得充分滿意。這也是上品的布局工夫。——近來的文人全不講求布局；只顧湊足多少字可賣幾塊錢；全不問材料用的得當不得當，動人不動人。他們今日做上回的文章，還不知道下一回的材料在何處！這樣的文人怎樣造得出有價值的文學呢！

(3) 描寫的方法。局已布定了，方才可講描寫的方法。描寫的方法，千頭萬緒，大要不出四條：

(一) 寫人。

(二) 寫境。

(三) 寫事。

(四) 寫情。

寫人要舉動，口氣，身分，才性，……都要有個性的區別。寫境要一喧，一靜，一石，一山，一雲，一鳥，……也都要有個性的區別。寫事要線索分明，頭緒清楚，近情近理，

亦正亦奇。寫情要真，要精，要細膩婉轉，要淋漓盡致。——有時須用境寫人，用情寫人，用事寫人；有時須用人寫境，用事寫境，用情寫境……這裏面的千變萬化，一言難盡。

——節自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文存）

注釋與說明

①已見一册四十七課註。

②理想就是以前常常提起的「想像」。

③指安祿山

之亂。

④全文見本册第三十八課。

⑤全文見本册第三十七課。

這篇可作以後各篇的一個綱領；以後各篇都不過爲這篇做例解罷了。這篇本身是說明文。這樣的說明文不甚注重定義，卻用分析和歸納兩種方法。作者曾經把許多文學作品的方法加以分析，這才把它們歸納做三類來說明。

文法與修辭 數量形容詞可以細分作三種。有一種是表示數目若干的。如本課裏

近人的小說材料，只有三種：一種是官場，一種是妓女，一種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會。

寫境要一喧，一靜，一石，一山，一雲，一鳥……也都要有個性的區別。

的「三」「二」等字。這叫做計數詞。

四 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二)

一

我是個瞎子。我在四歲時，瞎了眼睛。那時我哭泣着，呼號着，脫離了白晝的，光明的，五色繽紛的，有無窮希望的世界，變成了黑暗的「夜之國」裏的國民。這一椿事是好的還是壞的呢？我可不知道。我只覺得「夜」繼續着，而且將要永遠繼續着，待到我的生命絕滅了纔止。但是我咀嚼他麼？不，確乎不是的！從前著名的盲著作家霍克斯先生[⊖]說：「中午的太陽把世界和世界的一切驚異，指示給我；但是夜卻把宇宙，無數的星，無際限的空間，——全生活的廣大和驚異——指示給我。白晝指示給我的，不過是人的世界，夜指示給我的，卻是神的宇宙，夜雖然帶了痛苦給我，夜有時也帶了悲慘淒切給我，可是在夜裏，我卻能聽得許多星兒一塊

兒歌唱着，在夜裏我又能學習着理解自然，從自然中發見自然之神。」

霍克斯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他幼小時候失去了一足，到十五歲時又瞎了眼睛，可是後來他著了許多關於動物生活的著作，到底成爲美國一個最大的自然科學家。現在我也能這樣說不能呢？要是我和霍克斯一般，住在大森林中安適而又華美的屋子裏，許多家屬圍繞着，那麼我也許可以說同一的話了。但是我雖然渴慕自然的佳景，我卻時常在莫斯科，倫敦，東京那麼大都市的繁喧中生活着。在那些都市的繁喧中，夜並不能使我聽得許多星兒的歌唱，夜也不能教導我理解自然，更從自然中理解自然之神。夜教導我的，是別的幾件事情，但現在我不說這個；我要說的是在學校中他們教導我的那些事。

我在九歲的時候，他們把我送到莫斯科[⊖]的盲童學校裏去念書。那所學校髣髴是和全世界斷絕的：學生們在閒空的時候，不許走到學校外邊去，甚至也不許到父母家裏去。我們整日被先生看管，連一刻也不得放鬆。

有一次，先生教給我們，說地球面積是很大的，所以人類雖這麼多，都還能找一塊地方，在地球面上生活着。我的朋友臘賓——一個十一歲的男孩子——便問道：「要是地球面積是很大的，我的父親爲什麼竟不能得到一片耕地，卻時常租種着阿洛甫伯爵的田呢？」於是先生因爲臘賓發的是「愚問」，便把他責罰了一頓，因爲在我們校裏，我們對着先生，是只准發那些「智問」的。

過了不久，先生問臘賓：「你剛纔問的是『愚問』，你現在自己明白了沒有？」起初臘賓還沒有明白，先生便叫他立着，等他明白了他的問語的愚蠢時纔止。過了半點鐘，臘賓纔算明白了，於是先生纔算許他坐下。下課後，我問臘賓，問語愚蠢的地方究竟在那兒。他回答說不知。我又問，「你剛纔不是說你已明白了麼？」臘賓答說，「我明白的乃是我發問而受罰而直立，這纔是愚蠢的事哩！」

先生又和我們說，人類分成許多的種族，如白種，黃種，紅種，黑種等等，最進步最文明的是白種，最野蠻的是黑種和紅種。於是臘賓又立起來問道：「我們被稱

作最進步最文明的種族是不是只因為我們有白的皮膚呢？」別的一個孩子也起立問道：「在夏季裏，有許多人被太陽曬得漆黑了，他們不是都變了野蠻麼？」先生說他們所發的兩問，都是些愚問，因此罰臘賓和別一個孩子都直立着，等到他們明白了自己的愚蠢纔止。

二

在我們學校近旁，是柏洛甫先生的住宅。柏洛甫是俄國最大的茶葉公司的經理，那公司是專向中國採辦大幫茶葉的。有一次中國著名外交家李鴻章來到莫斯科，柏洛甫便在自己家裏款待他。李鴻章聞知我們的學校在柏洛甫住宅的近邊，他便想帶便來參觀。於是他穿着中國衣服，腦後拖着大辮，來到我們的校裏。他非常和氣，而且准許我們去摸他的衣服和辮子。我因為知道李鴻章是「屬於黃種」，所以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細細摸索了一番，想尋出白種的手和黃種的手，究竟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沒有。過了幾分鐘，我便問先生道：「李鴻章是真的

黃種麼？」

先生說了一聲是。

「但是黃種的手和白種的手，到底有什麼分別，我可是找不出呢！」

臘賓也湊上來說：「李鴻章要是屬於黃種，他一定要比我們野蠻得多了。但是我看來，他似乎至少比我們的彌海印總要和善些兒罷。」（彌海印是我們校裏的僕役，我們最憎惡這人。）

我們正在談話時，和李鴻章同來的那個譯員，向他說了幾句，李鴻章哈哈地笑了一陣。他出去之後，我和臘賓因為對於貴人失了敬禮，便受了嚴厲的懲罰。他們不許我們喫東西，等到我們明白了自己的失禮時纔止。一直到了那日晚上，我們纔明白，纔得和別的孩子一塊兒晚飯。在晚飯的當兒，我低聲地和臘賓私語着：我已摸過了黃種的李鴻章的手了，這手倒比我們那位白種校長的手，滑澤的多呢。臘賓便也低聲說：我想，李鴻章不但比我們的彌海印更和善，便比我們的白種

的先生們，也文明得多了。那時先生也在膳堂喫飯，便立刻命我和臘賓立起來，吩咐着說，「快走到這邊，把你們的私語，當着衆人老老實實地說出來！」可憐那時我們還沒有學會說謊的本領，匆促間又怎麼編造得出，於是不得戰慄着把剛纔所說的話都一五一十的說出來了。先生聽了自然大怒，他叫我們在冷冰冰的石板地上一齊跪着，並且說，在我們沒有完全明白我們自己的過失之前，不許我們站起身。一直到了夜半後，——飯都沒有喫——我們纔算明白了自己的過失。我們把中國人的劣點和奇形怪狀，都記起來了。這些事都是平日先生教給我們的，現在都拿來加到可憐的李鴻章的頭上去了。我們於是開始交換着說：「李鴻章的確不及我們先生那樣的文明，不及我們先生那樣的智慧，因爲他束有奇異樣子的裙，他拖着滑稽的辮髮，在他年幼的時候，把他的兩腳緊緊地裹在很小的木鞋裏，使變成一雙小腳……」

我們的同級生嚷道：「不，只有中國的女孩子們是那樣的罷！」

臘賓卻毫不屈服地答說：「那不是一樣的麼？要是李鴻章是女子，也免不了要這樣做的。」

和我們同級的一個女學生便嚷道：「我想女孩子們誰也不會願意裹足的；這都是父母做出來的罷。」可是臘賓仍舊不服氣，答說：「假如女孩子們自己做了父母，伊們也是要這樣做的呵。」於是大家都笑起來，我們便繼續着歷數李鴻章的野蠻的證據。

「先生時常和我們說：中國人是東方的猶太人，^④李鴻章當然也是東方的猶太人了。他只知道謀自己的利益；他愛金錢比世界上的什麼東西都還愛；他爲了金錢，會得把什麼人什麼東西都賣掉呢……」

談到這裏，臘賓更覺得津津有味了，他說：「從前猶太人爲了三十個銀圓，把基督賣了，那東方的猶太人李鴻章爲了三十個銅子——假如沒有人肯出更高的價值時——也不見得不會把基督賣去罷。」於是大家又大笑起來，我們自然

越有興致，便接下去說：「李鴻章喜歡在大庭廣衆中看着執行慘刑或處決罪犯；他有許多妻子；他只愛他的兒子，對於女兒卻很淡漠，他的兒子生時，他受人家的慶賀，但要是生下來的是女兒，他就不高興；他騎了人行路，他喝的茶是不攪糖的；李鴻章用了黑貓當作早餐，用了小狗和蠕蟲當作午餐，用了蜜炙耗子當作晚餐；他捉住蟻蝨時便放到嘴裏把他嚼死……」

「够了够了，」先生們嚷着說，這時有幾個正喝着羹湯，聽了便要嘔起來了。於是先生饒赦了我們，准我們去喫晚飯。膳堂裏的大衆都大笑大樂，只有我們悶悶地坐着，眼淚淌下來，淌在我們的羹裏，這羹我們連嘗都不想嘗了。

「現在已饒赦了你們了，你們爲什麼還要哭泣呢？」先生問了好幾次，我們卻一句都沒有話說。先生看見我們一點東西都沒喫，倒擔心起來了，便走過來，問我：「你們有了什麼事情呵？爲什麼儘着哭泣，不喫一些東西呢？」臘賓回答說：「我們現在自己責罰着，自己不想喫東西，因爲我們對那黃種的李鴻章，實在太

惡毒太蠻橫了呵。」先生聽了，一個字都沒有說。

在那日晚上，我們在夢中又看見那個李鴻章，他束着異樣的裙，腦後拖着滑稽的辮髮，但他卻怎樣的和善，他的兩手卻又是怎樣的滑澤而且可愛呵！

——愛羅先珂作胡愈之譯（採自愛羅先珂童話集）

注釋與說明 ①霍克斯 (Hawks, 1708-1866) 美國教士及作家。 ②莫斯科 (Moscow) 俄國舊

都。 ③李鴻章清合肥人，字少荃，道光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嘗出使歐洲各國。 ④猶太人 (Jews) 初

稱希伯來人，公元前七世紀時，其國滅亡，人民散居於四方，以鄙吝好利著稱於世。

這篇就是用個人經驗做文學材料的一例。個人經驗的範圍很廣，應該選取那一部分呢？這就要講到「剪裁」了。剪裁的標準本來很多，最重要的就是須裁取性質相同的材料。就如這篇，是個盲作家記他自己的學校生活，但爲什麼單取這個斷片呢？因爲這個斷片有種共同性，就是代表學校兒童有他們自己的信仰，教師們的因襲的教訓是不容易使他們心服的。

文法與修辭 計數詞在修辭上往往借以表明籠統的「多」或「極多」並無確指若干數目的

原书缺页

有趣的玩意兒，不論什麼我們都可以玩耍，有趣的故事，不論什麼我們都可以講談。這時先生已看出我們臉上的笑容，便怒着說，「我講的沒什麼可笑，你們爲什麼要笑呢？無可笑而笑，這可以證明你們的愚蠢。」於是我們都默着。

先生繼續講授下去說，「現在單講俄國，我們有一位皇帝，他在頭上戴着寶貴的皇冕，在身上穿着寶貴的御服，他坐在寶座中，在手裏捧着玉笏……」

臘賓打斷先生的話，問說：「但是假如皇帝的頭上沒有皇冕，身上沒有御服，手裏也沒有玉笏，人們能不能認出他是一個皇帝呢？」這問是個「愚問」，臘賓又要罰立，但是他卻抗辯着說：「但是，先生，我們不見皇冕，也不看見御笏，那麼，怎樣能夠認出這人是皇帝，或者不是皇帝呢？」這問卻是大愚而特愚了，於是臘賓罰跪在地板上。

先生接續說，「我國除了皇帝之外，還有貴族。我們對於貴族應當崇敬，應當服從。因爲他們是屬於貴族階級，我們卻不過是賤民罷了。」

這時候臘賓正跪着，在我們當中更沒有能發愚問的人，只有一個同級的女孩子，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但是蘭珂甫是我們校中一個貴族出身的盲童，也是從男爵的門第中生出來的，他也應該受特別的崇敬和服從麼？」這問可又是一個愚問了，伊也罰立。

先生繼續下去說：「正像在學校裏，有臘賓那些的壞孩子，時常要和先生廝鬧，和先生作對，在國家也有許多壞痞，時常找尋着機會，去和政府廝鬧，和政府作對。這一種壞痞，是叫做『社會黨』⊖『無政府黨』⊖……我們對於這種壞人，應該小心害怕，而且憎惡着纔好呵。」

可是我們當中，卻沒有一個害怕臘賓，也沒有一個憎惡臘賓的；反而，我們卻都愛着臘賓，比別的更愛。我想，要是所謂國家當中的壞痞，是和學校當中的壞痞一樣好的，那麼，在我看來是毫不足怕的了。

上過了這一課之後，不多幾時，有一位亞歷山大微支親王——俄皇尼古拉

斯第二^②的叔父——忽然想起要來參觀我們的學校。這時候他做了莫斯科總督。在一禮拜之前，他們已開始準備一切，把校舍和學生都重新佈置，專候這一位貴客到來。警察和兵士們在學校，亭園和四周街道中密佈着，防有無政府黨或革命黨在路上行刺。

等到了那天，一切都停當了，我們只等着鐘聲一響，便一齊到大廳裏去排隊迎接。但離約定的時間，還差十多分鐘，鐘聲忽然響了起來。我想這大約是敲鐘的人過於巴結的緣故，所以我並不性急，直過了十多分鐘，我纔離了私室到大廳裏去。我剛在路上走時，忽然有一個不相識的人把我攔住了，問道：「你到那兒去呢？」

我答說：「我到大廳裏迎接皇太叔去。」

他又問我喫過了午餐沒有。我說喫過了。他又問午餐好喫不好喫。我便道：

「要是午餐不好喫，難道願意另給好喫的午餐麼？」

「自然呵，那有什麼不可呢？」那不相識的人說。

「那麼，你每天給我一頓午餐和一頓晚餐，因為每天的午餐和晚餐，都很不好喫呢。」

那不相識的人笑着說：「你雖然不能看見，卻也很愛別人麼？」

「那是一定的，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朋友，可是我很愛他們咧。」

「你愛我不愛？」

「我不認識你，要是認識的話，我是不愛你的。但是現在我沒有工夫，而且也不願意和你講話，因為皇太叔不久就要來哩。」

我說完了這幾句話，便急急忙忙地跑到大廳上去，後來有人告知我，當我和那人講話的時候，先生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紅一陣黑，幾乎嚇的動彈不得了。原來和我談話的那個不相識的人，便是親王自己；當他和我說話時，他搖着手，不許別人穿插進來，所以我竟沒有知道他，親王去了之後，我被拘禁在一間特別室裏。他們商議着要把我開除出校。

「你怎麼敢在親王面前說這樣無禮的話呢？」先生很嚴厲地詰問我。

「但是我想不到他便是親王呀。」

「怎麼會想不到的呢？他的名貴的御服，就算你看不見；他的胸前華麗的勳章，這在俄國是沒有第二個人會有的，就算你也看不見；他那尊嚴華貴，你總該嗅得出來罷。他身旁站着兩名契克沙衛隊，他的身後，站着許多佐領副將，就算你都看不見，但是你總也該嗅得出來罷。」

「不，我委實是嗅不出來。我只當那不相識的人，是派到校裏來站班的一名警察，因為他竟是這樣的冷酷無情的。」

但是後來先生終於饒恕了我了，因為不久我便明白了我自己的深罪大惡；只有我的朋友臘賓說，便是那親王頭上戴着寶貴的皇冕，手裏捧着玉笏，面前排着彼得堡的全副禁衛軍，也沒有人會想到他是一個親王，怕也不過當他是一個兇悍無禮的兵士罷了。

四

我已在上文說過，我們的學校是和全世界隔絕的，然而照例每兩禮拜一次，先生卻同了校役，帶領着我們，到公立的浴室裏去，那所浴室便專讓我們，租用兩個鐘頭。有一次，在到浴室裏去的途上，我和我的朋友臘賓的走緩了些，便落在後面，和學生的隊伍相隔，已有二三十英尺，校役只看管着前面的幾個，所以竟沒有覺察。我和臘賓剛從街上過去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人問我們，我們便停了下來。

那人問道：「好孩子，你們可知道他們帶領着你們到什麼地方去麼？」

我們勉強地脫去了我們的帽子，對那不相識的人，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禮，溫和地回答說：「是呵，可敬的先生，教師們帶領了我們到浴室裏去哩。」

那不相識的人奇祕地笑着說：「爲什麼去洗澡麼？」

「是呵，可敬的先生呵，我們去洗一個澡，因爲先生說，身體隔了兩禮拜，已是不潔了，須得洗一下子纔是。」

「那麼你們的先生說，精神要過了幾個禮拜，纔變成了不潔呢？」不相識的人問我們。

我們說：「這個先生還沒有和我們說過。」

他笑了一笑又問道：「一個人是很容易弄髒的，只要一分鐘就夠，你們懂得不懂得？」

「啊，對了，可敬的先生呵！在陰雨的天氣，我們私下走到我們的花園裏，立刻就弄得弄髒了我們自己；我們動一動手，走一步路，便到處都染了污泥了；但在那時候，先生只有責罰我們，訓斥我們，卻並沒帶領我們到浴室裏去呢。」

那不相識的人聽了這話，便道：「在現在的時代，到處都是陰雨的天氣，我們只要動一動手，走一步路，便會弄得弄髒了我們自己，但是先生並不帶領了我們到浴室裏去洗一個澡，卻只有訓斥我們責罰我們罷了。」

這時候是八月的下旬，天氣又晴朗，又乾燥，大約有兩三禮拜沒下雨了，所以

我們聽了那不相識者的話，竟是莫明其妙。這時已經有許多人聚了攏來，他們看見我們臉上狐疑的樣子，和半張着口發怔的神氣，都不由地笑了起來。同時有一位先生同了兩個校役，慌忙地趕過來，到了我們這邊，在我們頰上批了幾下，大怒道：「你們須得結實地懲罰一下纔好哩！我和你們說過多少次數了，叫你們不要和叫化子去講話！現在你們卻在大街上，在大衆面前鬧出這樣的笑柄來？你們到底爲什麼要脫了帽！站在這麼一個污穢的壞痞的前面呢？嚇，你們這些不可救藥的瞎眼兒呵！」

他和校役這樣地喊着，很猛烈地把我們拉到別的學生的隊伍邊去了。

到了浴室裏，先生喚我們到別一個房間裏去，他手裏拿着一條戒尺，說他要把我們大大地責罰一頓，因爲我們敗壞了學校的名譽。他說：「莫斯科的人民聽得尊貴的盲童學校裏學生和街上的叫化子談話，他們不知道要說些什麼呢？他們想起學校教師和這個叫化子來，不知道又要怎麼呢？這樣可怕的叫化子，在我

一生都沒有見過，他留着又長又污的指甲，披着一塊污穢的破布，頭髮結的蓬蓬鬆鬆地，從頭頂直到光赤的腳底都是烏黑黑地生滿了無數的蟻蝨……」

那一條戒尺，怒氣勃勃地舉在空中，隨後在我的光赤的背上，恨命地打了一下，第二下是打到臘賓的身上去，第三下卻又是輪到了我。

我那時咬緊了牙齒，也不呻吟，也不敢叫喊；但是第二下打臘賓身上時，他忽然喊起來道：「先生，但是，我們並沒有知道那不相識的人，是這麼一個可怕的叫化子呵！」

「那麼，你當他是誰？」

臘賓低聲地說：「我當他是個親王哩……」

於是我接上去說：「我們當他胸前懸着華麗的勳章，這一種勳章在俄國除了他是沒第二人會有的……」

一種奇異的呼聲，從先生的喉底發出來，我們聽得這呼聲，像是疑問，像是驚

詫，又像是恐怖。戒尺從他手中落下來，躺在地上。我們可以看出，在這一剎那，先生突然間在他生活第一次——也可以說是最後一次——看見了黑暗的「夜之國」和「夜之國」中的親王，這一位親王從頭頂到了光赤的腳底都是烏黑的，生滿了無數的蟻蝨，但是他胸前卻懸着華麗的勳章，這勳章，在俄國除了他，是沒有第二人會有的。

從浴室出來回到校裏，我們已等待着受嚴厲的懲罰，但先生卻沒有說什麼。我想這也許是因為先生不敢把這事情報告校長的緣故，因為教師這樣疏忽，由着學生去和叫化子說話，要是給校長得知了，這是免不得先把教師埋怨一頓的。現在再說幾句話，結束這一篇短文：從這樣看來，「夜」教給我的事，第一件便是懷疑，——懷疑於一切的事和一切的人。他教我不要相信我們先生的話，他更教我不要聽信一切握權者的號令。什麼事情我都不信，一切的握權者，我都懷疑。我對於「神的善」和「魔的惡」一樣地懷疑，對於一切政府和信賴政府的

一切社會也一樣地不信。但是別的瞎子呢，「夜」卻教他們把一切都當作真理，教他們各守自己的本分。在我的朋友當中，有一大半的人，他們都聽信先生的話，都服從握權者的號令，全沒有什麼懷疑的事情。這一類的人，他們在社會當中，早就得到了相當的位置，有的是做音樂師，有的是做教員，有的是做工人；他們都娶了老婆，生了兒子，安穩穩地度着他們的幸福的生活。只有我呢，卻一無所得，至今還是東西南北的漂流着。到了這處，不信這處，到了那處，又不信那處。誰能說我將來到了被咒咀的日子，不會站在大街的暗角上，做「夜之國」中的親王呢？誰能說我將來不會伸了手向過路人求乞呢？……

——同前

注釋與說明

①社會黨就是主張社會主義的政黨。社會主義就是主張以國家管理一切經濟活

動的學說。

②無政府黨就是運動實現無政府主義之政黨。無政府主義爲法人蒲魯東 (Proudhon

1809-65)所首倡，乃是一種主張一切政府皆惡的政治經濟學說。③尼古拉斯第11 (Nicholas II)生

於一八六八年，一八九四年繼亞力山大第三爲俄皇。④契克沙 (Cherkass)，是高加索地方的一種民族，以忠誠驍勇出名，俄國皇宮貴人多招募此種民族以充近身衛兵。⑤彼得堡 (St. Petersburg) 舊俄京，革命後改稱彼得得格拉 (Petrograd)

先生的教訓之不能叫人心服，在這後半篇所舉的事例裏愈加顯明了。到了最後一段，作者把全篇的意義明明點了出來，便使我們更加了解他的剪裁的標準。又從這最後一段裏，我們知道作者所「懷疑」的事情，別的瞎子卻要當做「真理」看，這才顯出全篇的材料只是作者「個人」的經驗，因爲唯有作者才認這些經驗有意義。

文法與修辭 數量形容詞還有一種叫做序數詞，是表示事物的次序的。這種數詞普通都在計數詞上加上一個「第」字，如本課的

俄皇尼古拉斯第二

這在俄國是沒有第二個人會有的。

第二下是打到臘賓身上去。

先生突然間在他生活第一次看見了黑暗的「夜之國」和「夜之國」中的親王。

「夜」教給我的，第一件便是懷疑。

等「第一」「第二」便都是這一種數量形容詞。

六 佛蘭克林自傳

……予自孩提時即好讀，錢到手盡以購書。愛讀天路歷程，[⊖]爲予初得之書，班揚氏之著作也；書已敝，分裝爲數小冊。其後實此以購布爾頓氏之歷史叢書，[⊙]此書爲坊間小本，價甚廉，凡四五十冊。予父略有藏書，大都神學[⊙]之著作，予皆嘗讀之；然既決計不爲僧侶，[⊕]而當此勤求知識有如飢渴之年，竟無適當之書可讀，思之每引爲大憾也。有卜奴達齊氏英雄傳，[⊕]一冊，予讀之多通，及今思之，此光陰良非虛擲。又有戴福氏之規畫論，[⊕]馬塞博士之爲善論，[⊕]均感予至深，他日之事業多受其影響也。

予雖已有一兄（名詹姆士）操印刷業，予父以予有好書癖，決意命予亦業此。千七百十七年，予兄詹姆士自英格蘭攜印刷機及活字歸，開業於波士頓。予愛此遠過於製燭業，然欲爲舟子之念猶未或忘。予父防予逃之海上，急欲託予於兄。予初抗父命，終乃勉從其意，簽名契約，時年僅十二也。據此約，予當服務至二十一歲，惟最終一年可得賃金如工人。未幾，予業大進，兄倚如左右手。斯時，予遂能得良書，蓋與書肆生徒相識，可時時借閱。讀畢即還，不敢損污。往往夕借一書，夜坐讀之，至於深宵，次晨早還之，懼或失之也。

其後有馬秀亞丹君者，賢智之商人也，藏書甚富，時往來予之印刷肆。予邀其眷顧，招予至其齋中，惠然假予以所欲讀之書。予此際頗知好詩歌，嘗作短詩數章。予兄以爲可觀，甚獎進予，使作詠時事詩二章。一日燈塔之慘劇，敘船長王錫類與其二女遇風壞舟事，一爲舟子之歌，咏海盜黑鬚公之就擒。此二詩固下里巴人之音，印既成，兄使予走城市賣之。第一章以其事方新，人爭購讀，聲名大振。此頗

使予自豪；然予父笑之，且謂詩人大抵皆乞丐，大挫予氣。予乃免爲俚鄙之詩人矣。然散文於予生之用至宏，予之立身，斯爲至要；以當日之地位，果以何術得成此薄技，將爲公等道之……

時予得見殘本斯貝台陀雜誌⑤一冊。此爲第三卷，予於此雜誌未之前見。購歸反覆諷誦，大好之。深愛其文，思模擬之。乃取其章句中所含趣意，以簡單之辭書之別紙，置之數日，乃掩卷不觀，取前所書短句試以所能運用之字敷衍之，務求盡達其旨，與原文等。然後取原文比較觀之，得見疵謬，卽加改正。然予識字甚少，且不善遣辭，自思將作韻文必先能此；蓋作詩歌當多識同義而異形之字以爲辭藻，同義異音之字以叶聲韻，勢不得不勤爲搜討，識之於心，且求善用之也。故予取書中故實演以韻文，俟稍歷時日，其原文已忘，復取此韻文演爲散文。予時又取別紙所書簡短之辭而散亂之，數星期後，乃盡心排列之，求其通順。然後敷衍辭句，連綴篇章，以爲全文。此予學文章章法之方也。然後以予所作比之原文，見有瑕玷，卽加改

削。惟予幸時能見原文章法，辭句之小疵而改正之；沾沾自喜，益自奮勵，思將來或能成英文作家，此蓋予中心所切望者也。予學文、讀書之時爲夜間事畢、清晨事前，或星期日，予居父膝下時，星期日常命予必往教堂之祈禱大會，予則務避不往，獨居印刷室以讀書，然予雖無暇遵行父命，至今猶覺其當遵也……

方予專心修辭時，得見英文法一冊（憶爲葛林武德氏書^⑤）其卷末載有短文二首，一爲修辭學論略，一爲名學論略，後者之末附有蘇革拉氏論法之問答；未幾，予得讀宰羅逢氏之蘇革拉言行錄^⑥，其中載有此論法之例題不少。見其於己最安全而能窳人，遂大好之，練習不輟。術漸精，能使知識高於己者辟易退讓，不知其極，陷之於困難，弗能自脫。以予之無俚，所持論又至淺薄，然竟往往博奇捷也。

予用此法者數年，然後亦漸棄之，惟措辭謙遜之習慣尙存，有所爭辯，不用「確然」「無疑」或其他稍涉獨斷之辭，寧謂「予思其如是如是」「覺其如是如是」「或」「以是因緣，予見其如是」「予料其如是」「使予非謬，此殆如是」

而已。予信此習慣於予之誨人及時時勸人從己所倡之法皆所利甚多。談論之要在於教人、求教、悅人、勸人、願明達之士慎勿以獨斷自是之風招怨樹敵，轉減卻勸人爲善之效，使天賦吾人以爲授受知識，樂利之資者失其功用也。苟欲教人而自是獨斷之風出之，則易招反對，其能虛懷聽納者蓋寡。苟欲受教於人，而又固執己見，則謙抑君子不好爭辯，將望而去之，任汝過誤，不復容喙矣。蓋以此道行之，必難望聽者之樂從也……

——佛蘭克林^⑤作劉文典譯

注釋與說明

①天路歷程

(Pilgrims Progress)

是英國宗教家班揚(Bunyan)的著作，講一

個信徒欲至天國，中途經歷種種探試，種種挫折，但他信心極堅，終於達到目的地。②布爾頓的歷史叢

書(Buton's Historical Collections)十七世紀刊行於倫敦。③神學(Theology)是研究基督教教

理的一種學問。④僧侶這裏是指基督教的修道士。⑤卜奴達齊(Patarch)是古代希臘的史家，他

所作的英雄傳(Libes)是希臘名人傳記的集子。⑥戴福(Dafoe, 1661-1731)英國散文作者，所作

的規畫論 (Essay on Projects) 是他的哲學論文。⑦為善論 (Essay to Do Good) 的作者馬塞博 (Dr. Mathers) 是美國的神學家，曾作哈佛大學校長。⑧波士頓 (Boston) 美國東北部的著名的大都會。⑨佛蘭克林十歲時，助父營製燭業，但他不歡喜這個行業，一心要想去航海。⑩原文 Mathew Adams) ⑪下里巴人是古時俚俗的歌謠，見楚辭宋玉對楚王問，此處用以喻詩品的不甚高雅。⑫斯貝台陀雜誌 (Spectator, 義為旁觀者) 一七一一年三月起發行於英國，主撰者是文學家阿狄生 (Addison) ⑬葛林武德 (Greenwood) 於一七二一年刊行文法書於倫敦。⑭宙宰羅逢 (Zenophon) 是古代希臘的名將，所編蘇革拉言行錄 (Memorable Things of Socrates) 是紀其師大哲學家蘇革拉的言行的。⑮佛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美國文學家及政治家，初由印刷工人出身，後為國會議員及外交官，為美國國初名人之一。其所作自傳，紀其一生成功的事跡。這篇是一個名人記他自己少年時的讀書作文的經驗。這種經驗所以被記錄，是因他認為有益的，值得後人知道的。由此，又可曉得剪裁文材的第二標準，就是經驗的價值。

文法與修辭

計數詞和序數詞都有指定數的和指不定數的兩種。指定數的叫做定數詞，如第三

課和第五課指出的都是。指不定數的叫做不定數詞。如本課

……分裝爲數小冊。

的「數」及第四課

夜教導我的是別的幾件事情。

先生問了好幾次，我們卻一句都沒有話說。

的「幾」和「好幾」便都是不定數的計數詞。

七 背影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平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籍的東西，又想起那日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平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游逛，旬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去。他再三囑付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平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腳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

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样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

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很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卻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卻我的不好，只是惦記着我，惦記着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注釋與說明

①晉潘岳作閒居賦，後人遂稱閒居無事爲賦閒。②大去就是死的意思。

「最不能忘記的」事情，自然又是截取個人經驗材料的一個標準。但是最不能忘記的東西，都只是一件事，或一個影子（如這篇的背影）。拿這點東西做出發點，須能聯想出其他有關係的事情，這才足夠一篇文學作品做材料。當這樣運用聯想的時候，須要處處不忘原來那個出發點，否則便不能算是剪裁。

文法與修辭 不定數的計數詞有時是疊用定數的計數詞而成。如本課的

北平已來過兩三次。

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

的「兩三」便是這樣構成的。上課的

……歷史叢書：凡四五十册。

的「四五十」的「四五」部分也是這樣構成的。這一定用在不定範圍有限，數目是在某幾數之間的時候。

八 北堂侍膳圖記

姚湘波先生以所繪北堂侍膳圖示余：圖廣四尺，縱一尺；修竹古木，翳然庭宇。素衣，練裙，怡然坐於堂上者，爲其母沈太夫人；面白皙，微髭，而侍側者，卽湘波先生。稍左，肩隨而立，爲其弟湘舟；其右，面微俯，巖然而秀出者，爲其季弟湘漁。余曰：「天下之至樂，無有逾於此者矣！人孰不有此樂，然往往當其境者，視爲固然，無足異也。」

猶記琦少時，侍先大夫飯。有饋蒸豚者，琦方自塾中歸，先大夫謂琦曰：「汝今日書熟乎？」以啖汝。」回顧吾弟，牽衣立母旁；先大母年八十，扶杖相視而笑。以爲人生骨肉歡然聚處，恆如是。及長，更歷憂患，顛頓狼狽，奔走道途，忽忽已二十年。今獨吾母張太宜人在耳。余又以宦遊京師，太宜人道遠不果來，弟及諸姪，南北乖隔。每於中夜，徬徨卻顧，不獨兒時意象，邈難再得，卽曩昔家居骨肉聚處之樂，亦愴然如

夢，不可追憶。覽是圖，不能不慨然而歎也。

先生以某年官翰林，改銓部，○奉贈公諱歸江南。今年春，復供職來京。太夫人憚於遠涉，不獲迎侍。先生所處之境，其有與余同者耶？

嗟乎！世之遠遊而不克顧養者多矣，今先生獨睠睠於此，且爲之圖以示不忘。余既重先生之誠，且誌余感，而又以爲世之遠遊而忘其親者戒也，迺爲之記。

——採自朱琦○的怡志堂集

注釋與說明

○銓部即吏部，以吏部專司銓選，故名。

○朱琦字濂甫，號伯韓，清桂林人，道光進士。

著有怡志堂集。

因見侍膳圖而觸起自己侍膳的回憶，並即由自己的回憶來證明侍膳圖的意義，全篇的目的雖不在記錄個人的經驗，而在記錄經驗部分，則與前篇用的是同樣的剪裁法。

文法與修辭

試指出本課裏的定數詞和不定數詞。

九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罽[⊖]長林梢，下者飄轉沈塘坳。

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牀頭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溼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採自杜甫的杜工部集

注釋與說明 ○罽[△]「ㄍ」ㄛ，掛也。○徹[△]謂徹曉，卽達旦之意。

這詩是一個新鮮經驗的記錄，用不着回憶，也用不着「最不能忘記的」事情做出發點。凡是記錄方纔過去的經驗，剪裁的標準不外兩個：一是情緒；二是意義。一種經驗曾經引起相當濃厚的情緒，就已值得記錄。若能再由這情緒逗出其他的意義，那就更值得記錄。這詩的前三節，是全用情緒做剪裁的，最後一節，便是引申出來的意義。

文法與修辭 序數詞有時也不加「第」字，形式與計數詞沒有分別。在本課便有一例，就是八月秋高風怒號

的「八」這「八」是說「第八」，但只說「八」與說「八個」的「八」沒有分別。此外如

二[△]哥

三[△]弟

篇[△]四

卷[△]五

等「二」「三」「四」「五」，也是這一類。都省去「第」字，成爲簡式的序數詞。

一〇 悲憤詩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①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②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遺，尸骸相掌拒。馬邊縣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③我曹不活女！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極杖，毒痛參并下。④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⑤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蕭蕭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

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已。

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尙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④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路亦嗚咽。

去去割情戀，過征日遐邁。悠悠二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匈臆爲摧敗。旣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相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嗥且吠。熒熒對孤景，怛咤靡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

託命於新人，^⑤竭心自勗勵。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蔡琰④（採自古詩源）

注釋與說明

①漢末，董卓殺弘農王，挾獻帝遷都長安，驅徙京師（洛陽）百姓悉西入關，袁紹袁

術等舉義兵討之。

②董卓用胡羌兵與義師相抗。

③亭刃，猶言置刃，謂殺之也。

④參井下，猶言交下。

⑤厄，通作阨，困也。

⑥五內，五臟也。

⑦指再嫁董祀之事。

⑧蔡琰，字文姬，東漢蔡邕之女，知音律，先

適衛仲道，爲胡騎所獲，在胡二十年，生二子，曹操以金璧贖之歸，後再嫁董祀。

這詩的最精采部分在第三四兩段，這兩段材料的剪裁，也以情緒爲標準。我們只消把前後比較一下；她寫董卓作亂和自己陷入胡中的經過，只用三數十字，寫與兒子的分別，卻用之四倍的字數。這是因爲前者是許多人的共同經驗，後者才是她的個人經驗，而且歸時的悲憤情緒比去時的悲憤情緒更強之故。由此可見用情緒做標準的剪裁法，無非就是詳略比例的方法。

文法與修辭

數量形容詞中還有一種表示分做若干分時在那中間占有幾分的，名叫分數詞。分

數詞的形式很多，約可分做六式。最完備的是第一式。這是將分數的成分全寫出來的。例如史記歷書正

義：

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

漢書律歷志

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

分析起來，共有五個成分。便是：

分數詞第一式	
母數	一
「分」	二
名詞 <small>表所分</small>	三
「之」	四
子數	五

成分次序

成分內容

但這一式，實際是不大用的。

一一 獄中雜記

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竇出者日三四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書曰：

「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尙希。往歲多至日十數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邁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爲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窗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三百餘。每薄暮下管鍵，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藉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①啓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衆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傑旺，染此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②，皆輕繫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御史司坊③，何刑部繫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卽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④所訪緝糾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⑤好事者，及胥吏、獄官、禁卒，皆利繫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於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爲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繫不稍寬，爲標準以警其餘。或

同繫，情罪重者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懼其積毒，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同繫朱翁，余生及在獄，同官僧某遭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械繫入老監，號呼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汎訊之，衆言同，於是乎書。

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於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卽先刺心；否則四支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卽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然後得死。」惟大辟^④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卽先折筋骨。歲每大決，勾者^⑤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其傷於縛者，卽幸留，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嘗就老胥而問焉：「彼於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餘，且懲後也；不如此，則人有倖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訊^⑥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傷，病閒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六倍，卽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

「罪人有無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爲差？」曰：「無差誰爲多與者？」孟子曰：「術不可不慎。」^⑤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僞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增減要語，奉行者莫辨也。其上聞及移關諸部，猶未敢然。功令^⑥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一二人立決，餘經秋審皆減等發配。獄詞上，中有立決者，行刑人先候於門外，命下，遂縛以出，不羈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法應立決。獄具矣，胥某謂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術，曰：「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詞無易，但取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候封奏時潛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讞者，倘復請之，吾輩無生理矣。」胥某笑曰：「復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決。主者口吐舌橋，終不敢詰。余在獄，猶見某姓。獄中人羣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吏一夕暴卒，人皆以爲冥謫云。

凡殺人獄詞無謀故者，經秋審入矜疑，^④卽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殺人，復以矜疑減等，隨遇赦。將出，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詳述，且意色揚揚，若自矜詡。噫！潔惡吏忍於鬻獄，無責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脫人於死爲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姦民久於獄，與胥卒表裏，頗有奇羨。山陰李姓，以殺人繫獄，每歲致數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日，漠然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蓋以律非故殺，必久繫，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復援赦減等謫戍。歎曰：「吾不得復入此矣！一故例，謫戍者移順天府羈候，時方冬停遣。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至再三，不得所請，悵然而已。」

——採自方苞^⑥的望溪集

注釋與說明

①清康熙時，有名方孝標者，著書詆毀朝廷，刊行後，藏木板於方苞家，遂因株連入刑。

部獄。

②洪洞縣名，屬山西。

③質明卽天明時。

④駢死猶言並死。

⑤司坊爲五城巡坊御史之羈押。

所。⑧九門提督即步軍統領，掌管京師門輪，維持地方治安。⑨即刑部十四司之郎中員外郎。⑩大

辟，即斬首。⑪凡監候的罪犯，秋審時開單請旨。單上名字經硃筆勾出，即照原定罪名處決，叫做勾決。

⑫木訊，即用三木夾拶，嚴訊重囚始用此。⑬見公孫丑上，謂擇術不可不慎。⑭功令，本為學者課功著

之於令之意，此處泛作法令解。⑮凡命案不得實情或情有可原，便入矜疑。⑯方苞字靈臯，號望溪，清

桐城人，康熙進士，文學韓歐，嚴於義法，為桐城派古文之初祖。有望溪集。

這篇的材料，是由「實地的觀察」得來，和記錄個人經驗的有分別。分別的要點，在後者往往含着濃厚的個人情緒，前者則往往置身作旁觀者，而用冷靜眼光觀察。但觀察的所得，也須有個剪裁，而剪裁的標準就是作者所認定的題目。如這篇，專寫獄中的黑暗，所以和這題目無關的材料一概不被收入。


文法與修辭 分數詞，普通都是把成分省了幾個來用。其省去第二，或第三，一個成分的，便是分數

詞的第二第三式。

母數	一
X	二
名詞	三
「之」	四
子數	五

這省去第二個成分「分」字。例如左傳隱公元年：

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分數詞第三式	
母數	一
「分」	二
	三
「之」	四
子數	五

這省去第三個成分表所分對象的名詞。例如史記貨殖傳：

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

這一式用處最多。

一一一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癘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

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

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

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①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採自柳宗元的《柳州文集》

注釋與說明

① 攀[△]腕[△]就是手足拘攣症。癢（音漏，）惡瘡。癘同癩。

② 三[△]蟲[△]卽三尸蟲。

③ 語見孔



子家語。

作者對於身外的事物加以實地觀察時，必須在其中發見了某種意義——即尋出一個題目——纔可把它剪取作材料，如這篇，從捕蛇者的話裏發見了「苛政猛於虎」的一個例解。這個捕蛇者和他的話，大概不是虛設的，所以這篇文章的性質，和虛構故事以託教訓的寓言不同。

文法與修辭



分數詞更簡單的，是將第二第三，或第三第四兩個成分同時省去。這就是分數詞的

第四，第五式。

分數詞第四式	
母數	一
	二
	三
「之」	四
子數	五

例如韓愈送廖道士序：

彬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

分數詞第五式	
母數	一
「分」	二
	三
	四
子數	五

例如史記律書：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分四千九十六，酉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戊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一三 室語

唐子居於內，夜飲酒，已西向坐，妻東向坐，女安北向坐……相與笑語。唐子食魚而甘，問其妻曰：「是所市來者必生魚也。」妻對曰：「非也，是魚死未久，卽市以來，又天寒，所以味鮮若此。」

於是飲酒樂甚，忽焉拊几而歎。其妻曰：「子飲酒樂矣，忽焉拊几而歎，其何故也？」唐子曰：「溺於俗者無遠見。吾欲有言，未嘗以語人，恐人之駭異吾言也。今食是魚而念及之，是以歎也。」妻曰：「我婦人也，不知大丈夫之事，然願子試以語我。」

曰：「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妻笑曰：「何以謂之賊也？」曰：「今也

有負數匹布，或擔數斗粟而行於塗者，或殺之而有其布粟，是賊乎？非賊乎？」曰：「是賊矣。」唐子曰：「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乃反不謂之賊乎？三代以後，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漢，然高帝屠城陽，○屠潁陽；○光武帝屠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當其屠城之時，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當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爲之臣也！」

妻曰：「當大亂之時，豈能不殺一人而定天下？」唐子曰：「定亂豈能不殺乎？古之王者有不得已而殺者，二有罪不得不殺，臨戰不得不殺。有罪而殺，堯舜之所不能免也；臨戰而殺，湯武之所不能免也。非是奚以殺爲？若過里而墟其里，過市而竄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此何爲者？大將殺人，非大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偏將殺人，非偏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卒伍殺人，非卒伍殺之；天子實殺之；官吏殺人，非官吏殺之；天子實殺之；殺人者衆手，實爲天子之大手。天下旣定，非攻非戰，百姓死於兵與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聲未絕，目皆未乾，於是乃服袞冕，乘法駕，○坐前殿，

受朝賀，高宮室，廣園囿，以貴其妻妾，以肥其子孫，彼誠何心而忍享之！若上帝使我治殺人之獄，我則有以處之矣。匹夫無故而殺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無故而殺人，雖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殺一人之罪。是何也？天子者天下之慈母也，人所仰望以胤育者也。乃無故而殺之，其罪豈不重於匹夫乎！

妻曰：「堯舜之爲君何如者？」曰：「堯舜豈遠於人哉！」乃舉一箸指盤中之餘魚曰：「此味甘乎？」曰：「甘。」曰：「今使子釣於池而得魚，揚竿而脫，投地跳躍，乃按之樞上而割之，剝其腹，刷其甲，其尾猶搖，於是煎烹以進，子能食之乎？」妻曰：「吾不忍食也。」曰：「人之於魚，不啻泰山之於秋毫也。甘天下之味，亦類於一魚之味耳；於魚則不忍，於人則忍之；殺一魚而甘一魚之味，則不忍，殺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則忍之；是豈人之本心哉？堯舜之道，不失其本心而已矣。」

女安，童而無知者也，聞唐子之言，亦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釋焉。

——探自唐甄的圃亭集

注釋與說明 ①城陽故城在今山東臨沂縣南。秦二世二年，懷王孫心立爲楚王，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②潁陽故城在今河南許昌縣西南。沛公得秦積粟後，即攻潁陽，屠之。③光武初殺新野尉，進屠唐子鄉，其後破王莽，滅赤眉，轉戰連年，屠城三百，言其多也。④法駕，天子之車駕也。

作者在一篇文中發揮的意義，有由所觀察的事物裏面發見的，如上課，因捕蛇者的話而見出一「苛政猛於虎」的實例；也有由一件事物引出的，如這課，因食魚而引起一番感慨。這篇首尾都屬敘事文，實際卻以議論爲主體。同樣的材料（即同樣的動機），無論由實地的觀察所得，或由個人的經驗所得，若但寫出從中發見或引出的意義，而撇掉原來觀察或經驗的記錄，那就成了純粹的議論文。由此，就可知議論文是怎樣發生的了。

文法與修辭 分數詞最簡單的是第六式。這將第二、第三、第四三個成分都省去，只剩下母數和子數兩個成分。畫起來便是：

分數詞第六式	
母數	一
X	二
X	三
X	四
子數	五

這一式也頗常用——但母數一定是十數，——像最近讀的幾課裏便有許多例。如：

百姓死於兵與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本課）

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十一課）

所謂「十五六」「十三四」「十六七」就是普通說法「十分之五六」「十分之三四」「十分之六七」的省略式。因為母數是「十」，是可以這樣省略式的。

用這種省略式時，如要表明子數不夠，可以子數前頭加上一個否定詞，如「無」如「不」。這在這幾課裏也有好些例。如：

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十二課）

積賊殺人重囚，染此十不一二。（十一課）

一四 法國馬賽革命歌①

一

我祖國之驕子，趣赴戎行！今日何日，日月重光。暴政與我敵，血旆已高揚。君不聞四野賊兵呼噪急，欲戮我衆，欲殲我妻我子以勤王？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二

爲問保王黨，[⊙]爲問民賊與奴兒。若曹竊弄威權久，今後獾獾猓猓[⊙]將何爲？爲問桎與梏，爲問綆與縲。置汝非一日，置汝究爲誰？嗚呼！人誰不爲己，法人寧甘奴隸死！豈曰僥倖可成功，忍無可忍乃出此。丈夫生當有所爲，破除奴制自吾始。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三

暴力奴我體，安能殲我之精誠？烏合億萬衆，豈敵什一義勇兵？赫赫兮上帝，昊昊兮蒼天，凡我志士，誓死直前！縱使敗衄，不願瓦全。毒魔之運旦夕盡，吾民寧久困。

於倒懸？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四

告爾暴君，爾應戰慄，爾厲爾國，爾無恤。爾暴虐國人，終當害爾身。吁嗟乎！執戈之士齊臨爾，爾不自焚，終磔死。不幸義兵有敗時，前仆後起無底止。法蘭西國世世產英雄，英雄之刃齊向暴君指。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五

法蘭西之勇士，法蘭西之英豪，揮爾快劍，誅彼羣妖。脅從之衆當憐恕，王黨巨擘何處逃。王黨甘吾血，布雷助逆鑽吾骨，凡此豺虎惡且兇，吾劍當洞若曹胸。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六

耿耿愛國忱，導我赴行伍，將此擁護自由心，奮身進殺豺與虎。欲問人道主義何時揚，但看軍旗十丈隨風舞。吁嗟乎！我敵已屆垂卒時，爾其徐死，一觀域中勝敗竟何如！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劉半儂譯（採自文學與革命）

注釋與說明

○馬賽革命歌 (La Marseillaise) 一七九二年法國大革命時之行軍曲。是年七月

三十日，馬賽地方之義勇軍六百人歌此以達巴黎。作者黎士禮 (Rouget de Lisle) 於四月二十四日竭

一夜之力成之。⊖法國革命時擁護路易十六爲王之黨派。⊕獵 (カニ) 獵獾 (カニ) 獾 (カニ) 獾即爲

鬼爲賊之意。⊗厲病也。⊘儻同戮。⊙巨怒 (カウ) 謂民衆所痛疾之大惡人。⊚布雷 (Marquis

de Bouille, 1759-1830) 保王黨組閣時爲財政大臣，後逃出，死於倫敦。

情的文學有兩種：一是發抒自己的感情，一是激動別人的感情。這篇屬於後者的性質。凡屬這樣的作品，除開滿足自己表現的目的外，還有其他目的。故由自己表現的抒情文轉到議論文和轉到這類的

抒情文，作用是一樣的——都在影響別人的心，特不過議論文使人理解，抒情文使人感動，有所不同罷了。

文法與修辭 試指明本課裏各個數量形容詞是哪一種，哪一式。

這歌各節的末後一段都是相同。這也是修辭上反復辭格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在歌謠上是常見的。

一五 懽日日記

俗語有所謂重喜日或雙喜日者，若中華民國二年十月初十日，可謂之重喜日或雙喜日矣。蓋大總統就職是此日，共和紀念國慶日亦此日也。此日此日，其爲吾國民永遠紀念之日矣！

然此最可紀念之日，吾曹新聞記者乃有兩重厄運：一，慶祝大總統就職之慶祝員，須穿大禮服，是日（初十日）晚間外交部茶會，又須穿晚禮服。保存國粹之

吾曹，向以對襟馬褂爲大禮服者，至此乃不能不東西借湊，成兩套之禮服，其困難不下於大借款矣。

十日午前八時起牀，外微雨滴瀝，而疇昔之夜，大雨傾盆，街市中泥深三尺矣。吾曹乃如古禮壯者之始，第一冠戴高帽子，第一次穿大禮服。御車而出，繞順治門入御河橋赴北海，由金鰲玉竦（北海中牌樓之名）而出，蜿蜒以至於西華門之午門，蓋前門一帶路線，因閱兵而暫絕交通故也。沿途以雨故，行人殊稀。余之前，有一馬車一騾車，皆赴參禮者。而最奇異者，此騾車乃奮迅於馬車，余之洋車，其速亦不下於騾。蓋是日全城車馬貸貸一空，余之不知姓名之同伴，乃不能不雇此緩於騾車之馬車以往，亦足見事到緊要關頭，則騾車亦可當作馬車跑，視御者何如耳。

至御河橋一帶，則車馬漸多漸魚貫，警衛之軍警亦漸盛，沿途皆樹榜示，告行人以赴西華門者從此路，從此路。余最所感佩於北京警察者，卽此等處矣。

至西華門下車後，門前有金服輝煌之警衛，有禮服燦爛之部員，共同查驗——

——查驗慶祝員券，查驗警衛門證，查驗徽章。吾人乃深知泰西古人制作大禮服之妙用，蓋非此卽無許多口袋懷藏如許證券也。一金冠者，驗余慶祝券而詳讀之曰：「職位——新聞記者黃遠生。」乃與余目禮而進之。吾乃私心喜自負，謂此金冠之武士，實對於吾曹之新聞記者加以尊禮，以余等職位至尊故也。

入門步行，則見無數之戴高帽子着禮服者，三五而進，亦有愛惜大禮服而遮洋傘者。既入門，兩側左右皆行政官司法官休息室，中階之右側，則議員休息室，中外新聞記者休息室，蒙藏市民代表室，又銀行團休息室則在議員與新聞記者之中間。余笑謂一議員曰：「吾曹與諸君同是輿論機關，接席而居，差可無慚，若彼銀行團者，吾曹敢與之比肩哉！」

中外新聞記者休息室中，日本人略多，歐人殊稀。內務部對於各休息室皆派招待。余是日因穿大禮服，適忘帶紙煙，乃向招待員乞一紙煙。吾人因此一煙之微，乃不能不佩內務部之德政也。

雜談、幻想之中，視時表已十時十餘分，而總統至矣，導以金冠藍服持戟之武士二三百人。總統乘八人肩輿，復導以四輿，即侍從文官梁士詔、夏壽田，侍從武官軍事處總長蔭昌，次長唐在禮也……

少頃，吾儕乃隨接導者，自休息室魚貫而又入一門。此門之右側，乃清皇室代表（溥倫）休息室，左側乃各國公使休息室，余斜見各使休息室，博冠袞服，已燦爛而煊華，意其已畢集矣乎？

休息室中，入後乃分東西兩側面立。國務次長、局長、高等文武官員等立東側，吾輩及銀行團及其他官吏等立西側，議員則居中而立。此處謂之禮堂，即太和正殿也。殿中有一臺，「禮堂」二字即懸於臺上，前此寶座交叉以國旗。吾儕立西側最偏，故臺中光景不甚明瞭矣。

吾曹入而排班時，金冠藍服持戟之武士——即導從總統入門者——分向而立於兩側之前。排班既定，贊禮官程光按照禮單，一一唱贊。其先總統入席立臺

上（對議員而立）宣誓——讀宣言書——鞠躬——唱萬歲而禮畢矣。

「余誓以至誠，謹守憲法，執行大總統之職務。」此遵照總統選舉而讀之誓詞也。先是儀節單，本定議員亦立兩側，與吾曹同等者。就職之前，曾演禮三日。參議院議長王家襄於初九日特往爭之於朱啓鈴等曰：「議員係證人資格，不可與行政官同立，宜居中聽總統宣誓，否則將成爲憲法問題。」於是乃改側立者而中立焉。事後又有報館從而論之，謂議員與議院異，議員亦一個人，不得於院外行其議員職務。總統仍應向國旗宣誓，不應向議員宣誓。可謂吹毛而求疵矣。

宣言書極長，總統捧而宣讀之，故亦極費時光。總統精神甚矍鑠，音吐甚朗，軍服粲然。余左右外人聞讀至「所有前清條約、協約、私約等，一律遵守有效」爲之欣然。

以余儕立西側最偏，爲大眾所不及見，故中人及日人中於鞠躬時頗有關禮者，惟西人則如禮而鞠躬，有以見忠信篤敬之教，惟歐西人守之最篤也。

禮畢後，慶祝員乃同赴武英殿茶會。據規則，凡慶祝員皆得赴茶會，又有非慶祝員而由國務員特別招待，另具請帖者。「武英殿茶會」此五字何等冠冕！不料入殿後，惟見高帽而禮服者，重重疊疊而立，但見人形，但聞人聲，不見食品。余未早食而出門；此半日之食，計全恃此一茶會。乃努力向人叢中窺探，始得見一僕持了滿盤之甜麪包，沿途搶掠，適至余前。余之良心乃命余搶取三塊，分出人叢而立食之。出時，劉成禺，汪彭年，湯漪等指余而笑。嗚呼，諸君，乃不知人到飢餓時，其可笑乃有百倍於我者耶！

是日議員共到四百餘人，國民黨人甚多。其餘之不到者，或因雨，或因大禮服沒處借也。

余之一生，乃有二次得見總統就職之光榮。第一次袁總統就職，即在石大人胡同迎賓館……邇日光景甚為寂寥，與今日之盛大莊嚴者迥別。二者相較，令人已感知吾中華民國已由筆路藍縷⊖之時期入於重熙累洽⊖之時期。此後莊嚴

民國之現象亦當若此耳。

參禮畢，約十一時三十餘分。此後爲總統見外交團，見清皇室代表，慶祝員不得見之。余乃借武英殿側內務部招待員辦事處之電話，拍發專電報告，時已十二時矣。

——黃遠生（採自遠生遺著）

注釋與說明

○筆路柴車；藍襖敵衣。語見左傳宣十二年傳，喻艱辛締造之意。○重熙累洽，卽累

世昇平之意，語見班固西都賦。

○黃遠生字遠庸，江西九江人，民初爲著名新聞記者，民國四年被人暗

殺於舊金山。有遠生遺著四卷。

這是新聞的通信，性質屬於實地觀察的記錄。文中不涉議論，但含有一種風趣。這種風趣，就是作者實地觀察時的態度的表現，功用是使人也用這種態度去對付事物，而加以一種無形的批評。由此可知翦裁文學材料的標準，除使人感的情緒，使人信的意義，和使人動的力量之外，還有這第四種標準。作者用着一貫的態度去翦取材料，如用嚴肅的態度，便單採取嚴肅的材料，用談諧的態度，便單採取談諧的

材料。

文法與修辭 指示形容詞也可以細分爲許多種。有近指；指示接近的。如本課裏

蓋大總統就職是此日，共和紀念國慶亦此日也。此日此日，其爲吾國民永遠紀念之日矣。

是日晚間外交部茶會，又須穿禮服。

沿途皆樹榜示，告行人以赴西華門者從此路，從此路，余最所感佩，於北京警察者卽此等處矣。

這「此」「是」及「此等」便是近指指示形容詞。

一六 十年前的今日

在延續幾千年的專制政體之下，怎地會有「十年前的今日」這一日呢？不消說，這是許多革命先烈、前輩、同志的努力。

革命，是要有天才的，是富有愛苟安、怕冒險的惰性的羣衆裏面所不可多得的；所以在處常的社會，除極端保守者外，總是主張改良的多，主張革命的少。這些

主張改良的常常說，「革命，危險，損失很大，不如改良。」啊！損失很大嗎？那麼，就把革命和改良底損失，比較一下看。譬如一所破爛的房子，改良的主張修理，革命的主張拆造。拆造房子，拆的時候，固然難免危險，而且犧牲很多；新房子還沒造好，更保不住要受露宿的恐慌和苦痛。但是空間上的損失，不過一次；時間上的損失，更不過短期。至於修理房子，把時間截斷，空間隔開看，好像損失很小的。可是通盤計算起來，儘管拖延下去，房子畢竟要倒，倒了還是免不了一個拆造；那麼，在空間上要受零碎破壞和總破壞的兩重損失，在時間上要多住若干日子的破爛房子，試問這是多麼不經濟，還可以說是損失很小嗎？所以一般人的主張或贊成改良論，都是但顧目前，不會通盤打算的緣故。可是革命畢竟是要有天才的，所以主張或贊成改良論者底常居多數，實在是必然的。這樣說來，不是革命永不會實現，永不會成功了嗎？不然的。

最初的革命的喊聲，一定要先從少數有革命天才者底口裏發出。這種喊聲

發出之後，一定爲愛苟安、怕冒險的羣衆所不喜，不但不喜，而且恐慌；所以一時決不能得到比較多數的共鳴，保不定還要遭很大的危險，做前驅的犧牲。可是只要前仆後繼，鏗而不舍，[⊖]儘管繼續着努力下去，這最初微弱的喊聲，自然會漸漸地擴大起來，得到多數的響應。到了革命的空氣布滿全社會，時機一到，只要一夫高呼，自然萬衆齊和了。這時候，不但改良論者，受了感染，一定投向革命者底旗下；就是保守論者，也許幡然變計。高談革命起來，所以革命的初步，就在乎造成革命的輿論和時勢。試看「十年前的今日」這一日，不是許多革命先烈、前輩、同志，在二三十年中，前仆後繼，鏗而不舍地繼續着努力造成革命的輿論和時勢的結果嗎！所以我們今日，紀念「十年前的今日」，先要認識這一日是許多革命先烈底頭顱血肉，和許多革命前輩、同志底精神體力底結晶。

然而進化是不息的，革命是不斷的，這個意義，是現在存在的前輩、同志們所必須認識的。十年前的今日發創事業，因爲貪用舊料的緣故，固然是一向不曾完

工；世界革命的潮流，已經從政治的進到經濟的，又決不至於像一班冥頑不靈的軍閥、官僚們底塞聰蔽明，毫無聞見。那麼，我們不應該從紀念「十年前的今日」的意義上，再決心繼續着努力造成革命的輿論和時勢嗎？

看啊！「十年前的今日」以前，被一般富有愛苟安、怕冒險的惰性的羣衆們唾罵爲叛賊、亂黨、暴徒，卽不然，也指爲太新、過激的前輩、同志們，到如今不過十年，卻是我們眼看着他們一個個跑到舊貨攤、垃圾桶裏去坐着，罵人家太新、過激的，不知多少了。險啊！進化是不息的，革命是不斷的，一不努力，就立刻會成革命的落伍者的啊！我們今日紀念這「十年前的今日」，別把自己拘留在十年前的時間的監獄裏呀！

——劉大白（採自覺悟）

注釋與說明

○荀子勸學篇：「鏤而不舍金石可鏤。」鏤，刻也。

這篇是新聞紙上的紀念論文，這種性質的文字，材料往往很空虛，因爲它既不是實地觀察或個人

經驗的記錄，又不是對於一個特定命題的議論。我們現在分析這篇，知道全篇只是回答兩個問題：爲什麼該紀念？及應該怎樣紀念？這兩個問題怎麼發生的呢？也無非由「發見」和「引出」兩種方法而得，而歸根還是觀察的結果，只不過所觀察的不是具體的事物，卻是因果的關係。這樣精深一層的觀察，就是議論文的最重要的泉源。

文法與修辭 近指在文言中常用「此」「是」等字，在白話中常用「這」字。如本課裏

怎地會有「十年前的今日」這一日呢？

這些主張改良的常常說，「革命，危險，損失很大，不如改良」啊！

便是單數用「這」，多數用「這些」的。

一七 到青龍橋去

如火如荼的國慶日，卻遠遠的避開北京城，到青龍橋去。

車慢慢的開動了！只是無際的蒼黃色的平野和接連不斷的天末的遠山——

——愈往北走，山愈深了。壁立的岩石，屏風般從車前飛過。不時有很淺的濃綠色的山泉，在岩下流着。山半柿樹的葉子，經了秋風，已經零落了；只剩有幾個青色半熟的柿子掛在上面。山上的枯草，迎着晨風，一片的和山偃動，如同一領極大的毛氈一般。

「原也是很偉秀的，然而江南……」我無聊的倚着空冷的鐵爐站着。

她們都聚在窗口談笑，我眼光穿過她們的眉上，凝望着那邊角裏坐着的幾個軍人。

「軍人！」也許潛藏在我的天性中罷。我在人羣中常常不自覺的注意軍人。世人啊！饒恕我！我的閱歷太淺薄了，真是太淺薄了！我的閱歷這樣的告訴我，我也只能這樣忠誠而勇敢地告訴世人，說：「我有生以來，未曾親見過像我在書報上所看的那種獸性的沈淪的罪惡的軍人！」

也許閱歷欺哄我，但弱小的我，卻不敢欺哄世人！

一個朋友和我說——那時我們正在院裏，遠遠地看我們軍人的同學盤槓子。」「我每逢看見灰黃色的衣服的人，我就起一種憎嫌和恐怖的戰慄。」我看着她鄭重的說：「我從來不這樣想，我看見他們，永遠起一種莊肅的思想！」她笑道：「你未曾經過兵禍罷！」我說：「你呢？」她道：「我也沒有，不過我常常從書報上看見關於惡虐的兵士們的故事……」

我深深的悲哀了！在我心中，數年來潛在的隱伏着不能言說的憐憫和抑屈！文學家啊！怎麼呈現在你們筆底的佩刀，荷槍的人，竟盡是這樣的瘋狂而殘忍？平民的血淚流出來了，軍人的血淚卻灑向何處？

筆尖下抹殺了所有的軍人，將混沌的一團黑暗暴虐的羣衆，銘刻在人們心裏。從此嚴肅的軍衣，成了赤血的標幟，忠誠的兵士，成了撒但^①的隨從。可憐的軍人，從此在人們心天中，沒有光明之一日了！

雖然「閱歷」決然毅然，這般告訴我，我也不敢不信一般文學家所寫的

是真確的。軍人的羣衆也和別的羣衆一般，有好人也更有壞人。然而造成人們對於全體的灰色、黃色衣服的人，那樣無緣故，無條件，概括的厭惡；文學家無論如何，你們不得辭其咎！

也講一講人道罷！將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從教育的田地上奪出來，關閉在黑暗惡虐的勢力範圍裏，叫他們不住的吸收冷酷、殘忍的習慣，消滅他們友愛憐憫的本能。有事的時候，驅他們到殘忍殺同類的死地上去；無事的時候，叫他們穿着破爛的軍衣，吃的是黑麩，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來守更，走隊，在悲笳聲中度生活。家裏的信寄來了：「我們要吃飯！」回信說：「沒有錢，他們欠餉七個月了！」——可憐的中華民國的青年男子啊！山窮水盡的途上，那裏是你們的歧路……

★

★

★

我的思潮，那時無限制的升起，無數的觀念奔湊。然而時間只不過一瞬。車門開了，走進三個穿軍服的人，第一個，頭上是粉紅色的帽箍，穿着深黃色

的呢外套，身材很高。後面兩個略矮一些，只穿着平常的黃色軍服，魚貫的從人叢中，經過我們面前，便一直走向那幾個兵丁坐的地方去。

他們略不注意的仍舊看着窗外，或相對談笑。我卻靜默的，眼光凝滯的隨着他們。

那邊一個兵丁站起來了，兩塊紅色的領章，圍住瘦長的頸子，顯得他的臉更黑了。臉上微微的有點麻子，中人身材，他站起來，只到那稽查的肩際。

粉紅色帽箍的那個稽查，這時正側面對着我們，我看得真切：圓圓的臉，短短的眉毛，肩膀很寬，細細的一條皮帶，束在腰上，兩手背握着，白絨的手套，已經微污了，臂上纏的一塊白布，也成了灰色的了，上面寫着：「察哈爾總站，軍警稽查……」以下的字，背着我們，看不見了。

他沈聲靜氣的問：「你是那裏的，要往那裏去？」那個兵丁筆直的站着，聽問，便連忙解開外面軍衣的鈕扣，從裏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和護照來，無言的遞上

——也許曾說了幾句話，但聲音很低，我聽不見。稽查凝視着他，說：「好，但是我們公事公辦，就是大總統的片子，也當不了車票啊！而且這護照也只能坐慢車。弟兄！到站等着去罷，只差一點鐘工夫！」

軍人們！饒恕我那時無道德的揣想。我想那兵丁一定大怒了，我恐怕有個很大的爭鬧，不覺的退後了，更靠近窗戶，好像要躲開流血的事情似的。

稽查將片子放在自己的袋裏——那個兵丁低頭的站着，微麻的臉上，充滿了徬徨、無主、可憐。側面只看見他很長的睫毛，不住的上下瞬動。

火車仍舊風馳電掣的走着。他至終無言的坐下，呆呆的望着窗外。背後看去，只有那戴着軍帽，剪得很短頭髮的頭，和我們在同一的速率中，左右微微動搖。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放下心來，卻立時起了一種極異樣的感覺。

到了站了！他無力的站起，提着包兒，往外就走。對面來了一個女人，他側身恭敬的讓過，經過稽查面前，點點頭就下車去了。

稽查正和另一個兵丁問答。這個兵丁較老一點，很瘦的臉，眉目間處處顯出困倦無力。這時卻也很直的站着。聲音很顫動，說：「我是在……陳副官公館裏，他差我到……去。」一面也珍重的呈上一張片子。稽查的臉仍舊緊張着，除了眼光上下之外，不見有絲毫情感的表現，他仍舊凝重的說：「我知道現在軍事是很忙的，我不是不替弟兄們留一線之路，但是一張片子，公事上說不去。陳副官既是軍事機關上的人，他更不能不知道火車上的規矩——你也下去罷！」

老兵丁無言的也下車去了。

稽查轉過身來，那邊兩個很年輕的兵丁，連忙站起，先說：「我們到西苑去。」稽查看了護照，笑了笑說：「好，你們也坐慢車罷！看你們的服章，軍界裏可有你們這樣不整齊的國家的體面，那裏去了？車上這許多外國人，你們也不怕他們笑話！」隨在稽查後面的兩個軍人，微笑的上前將他們帶着線頭，拖在肩上的兩塊領章扶起，那兩個少年兵丁，慚愧的低頭無語。

稽查開了門，帶着兩個助手，到前面車上去了。

車門很響的關了，我如夢方醒，週身起了一種細微的戰慄，——不是憎嫌，不是恐怖，定神迴想，呀！竟是最深的慚愧與讚美！

一共是七個人；這般凝重，這般溫柔，這樣的服從無抵抗！我不信這些情景，只呈露在我的面前……

★

★

★

登上萬里長城了！亂山中的城頭上，黯淡飄忽的日光下，迎風獨立。四圍充滿了寂寞與荒涼。除了淺黃色一串的駱駝從深黃色的山腳下，徐徐走過之外，一切都是單調的。看她們頭上白色的絲巾，三三兩兩的在城上更遠更高處拂拂吹動。我自己留在城半，在我理想中易起感慨的，數千年前偉大建築物的長城，呆呆的站着，竟一毫感慨都沒有起！

只那幾個軍人嚴肅而溫柔的神情，利平而莊重的言語和他們所不自知的，

在人們心中無明不白的厭惡，這些事都重重的壓在我弱小的靈魂上。——受着天風，我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個我沒有！

——冰心（採自晨報副刊）

注釋與說明 ①見二冊三十九課註。 ②撒但，Satan 之譯音，本為最初引誘人類作惡之魔，後

遂為一切惡魔之通稱。 ③西苑在北平舊皇城內西華門西北，本為元代之故宮。

尋常以為觀察的結果是理智，不知觀察也能引起感情，如這篇的例。故個人經驗不必是感情文的來源，實地觀察不必是理智文的來源。

文法與修辭 指示形容詞也有遠指，指示隔遠的。這在文言裏常用「彼」，在白話文裏常用「那」。

如本課裏

她們都聚在窗口談笑，我眼光穿過她們的眉上，凝望着那邊角裏坐着的幾個軍人。

我有生以來，未曾親見過像我在書報上所看的那種獸性的沈淪的罪惡的軍人。

那時我們正在院裏，遠遠地看我們軍人的同學盤槓子。

那個兵丁低頭的站着，微麻的臉上充滿了徬徨，無主，可憐。

一八 歐遊心影錄楔子①

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回想自六月六日離開法國以來，足足四個多月，坐了幾千里的鐵路，遊了二十幾個名城，除倫敦外，卻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②以上。真是走馬看花，疲於奔命。如今卻有點動極思靜了。

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們的寓廬，小小幾間樸實樓房，倒有個很大的院落，雜花滿樹，楚楚可人。當夏令時，想是風味絕佳，可惜我不曾享受；到得我來時，那天地肅殺之氣，已是到處瀰滿。院子裏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說，早已萎黃凋謝，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也抵不過霜威風力，一片片黃葉，蟬聯飄墮，層層堆疊，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還有些樹上

的葉，雖然還賴在那裏掙他殘命，卻都帶一種沉憂淒涼之色，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訴說他魂驚望絕。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

歐北氣候，本來森鬱，加以今年早寒，當舊曆重陽前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總是陰霾霾的欲雨不雨。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那太陽有時從層雲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光線來，像要告訴世人，說他還在那裏。但我們正想要去親炙他一番，他却已躲得無蹤無影了。

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本來就不是預備過冬之用，一切構造，都不合現在的時宜。所以住在裏頭的人，對於氣候的激變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

歐戰以來，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黃金一樣，便有錢也買不着。我們靠着取暖的兩種寶貝，就是那半乾不溼的木柴，和那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的煤渣。那溼柴煨也再煨不燃，吱吱的響，像背地埋怨，說道：「你要我中用，還該先下一番工夫。這

樣生吞活剝起來，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裏無精打彩的乾炙，卻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像是惡狠狠的說道：「我的精髓早已榨乾了，你還要相煎太急嗎？」

我們想着現在剛是故國秋高氣爽的時候，已經一寒至此；將來還有三四月月的嚴冬，不知如何過活。因此連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只是靠些室內室外運動，鼓起本身原有的熱力，來抵抗外界的严寒。

我們同住的三五個人，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巴黎是絕跡不去的，客人是一個不見的。鎮日坐在一間開方丈把的屋子裏頭，傍着一個不生不滅的火爐，圍着一張亦圓亦方的桌子，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了。我的功課中有一件，便是整理這部遊記。

讀者莫見笑，我這部遊記落筆以前，我要仿從前八股家做策冒的樣子，先將我這一年來歐遊的一般觀察，和一般感想寫出個概略來。

——採自梁啓超的飲冰室文集

注釋與說明 ○楔子^{△△}是小說的引端，現在作者用小說體裁做遊記，所以它的引端也叫楔子。○

一來復就是一星期。

上面關於文學的取料和剪裁，已經有過各樣的例子，以後要舉幾個關於描寫方法的例子。

這篇可以當作「用情寫景」的一個例。最明顯的地方，就是關於殘餘樹葉，太陽，以及潮溼木柴數段的描寫。

文法與修辭 白話中近指，有少數地方也還可以用「此」字。如本課裏

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黃金一樣，便有錢也買不着。

這「此地」的「此」便是一例。

一九 夜渡兩關記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槍嶺○抵大柳樹驛○時

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給言：「須晚尙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

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卽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嶮崕，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卽前後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燎束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闐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檢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

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卽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淋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爲喜。旣暮，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何山？」曰：「古昭關也，去

香淋院尙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

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礮，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衆以爲伏虎，卻顧反走，顛仆枕藉，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崖巔，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⑤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淋院，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

噫！予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渡二關，犯虎穴，雖瀕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爲後戒。

——採自程敏政^⑥的篁墩集

注釋與說明

① 謁告，即請假之意。

② 成化，明憲宗年號，當公元一四六五年至一四八七年。

③

大槍嶺，在今安徽滁縣西六十里。

④ 大柳樹驛，在今滁縣西北六十里。

⑤ 清流關，在今滁縣西北二十

五里。

⑥ 趙檢點，即宋太祖。檢點，官名，爲禁軍首領。

⑦ 南唐，五代時十國之一，有今江蘇安徽之淮南，福

建江西及廣西北部。都南京。

⑧ 滁陽驛，名，在今縣城南門外。

⑨ 全椒，今縣名，和州即和縣，均屬安徽。

④武陵已見二册二十五課註。仇池在今甘肅成縣西。兩地皆多山。

⑤昭關在今金山縣北，春秋時吳楚

之界，因山爲關，乃往來要衝。

⑥伍員，春秋時楚人，號子胥。父兄爲楚平王所殺，員經昭關奔吳。

⑦程敏

政，明河間人，其先休寧人，字光勤，成化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學問該博爲一時冠，著述甚富。有篋墩集。

這篇可作「用境寫情」的一例。「用情寫境」和「用境寫情」的區別，在前者以情染境，使境也若含情，故先有是情而後有是境，後者由境見情，境非因情而變，故先有是境而後有是情。

文法與修辭 文言中的近指，指示形容詞，有時可以省去。如本課裏的

：抵大柳樹驛，口時日已過午矣。

口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

兩有方圍處，都是原來可以有近指指示形容詞而今省去了的。

二〇 羌村

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柴門烏雀噪，歸客千里至。婦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

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
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鬥爭。驅雞上樹木，始聞叩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
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草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爲
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採自杜甫的杜工部集

注釋與說明

○羌村在今陝西洛川縣境，時作者之家屬避難居此，作者方從長安脫難逃歸。

「用事寫情」和「用情寫事」也有個區別，這詩和下課可作比較。用事寫情就是因事而見情，而事卻是實寫，如這詩寫逃難生還之情，只把到家情形如實寫出，並未用感情去渲染。

文法與修辭

這詩裏的「日腳」和「四座」都是修辭現象。前者是將日比人，是擬人法；後者是將座代座上的人，是借代法。

一一 到家

隔歲歷萬里，決意竟還家。急遽呼阿孃，低頭拜阿耶。耶孃喜兒至，顧復相嗟呀；見兒百慮盡，兒樂亦無涯。小犬繞身吠，跳擲掀齒牙。童穉竊歡躍，欲出藏又遮。都忘失意返，爲我拂風沙。明知僕婢愚，未必欣榮華。對之欲自愧，默默看庭花。

犬吠聲稍息，客至犬復喧。驅犬聽客語，拱揖陳寒暄。轉畏客久坐，旅況先與言。問對多倦容，此意客頗原。送客見鄰叟，約略道田園。洗面復濯足，侍立當庭軒。語雜親不怪，答我聊更番。

霍霍聞磨刀，殺雞斷乾肉。家人飯游子，堂堂爛燈燭。呼兒坐親側，歡意動眉目。語兒太審詳，問「兒身可強？兒壯可如父？兒瘦何似孃？」璞屑告家事，乃命陳他鄉。傾聽不知倦，「謂兒休皇皇。」○長跽進親酒，願親壽無疆。知兒久斷飲，今當一盡觴。區區得失意，恐兒心未忘。

父飲亦既醉，就寢先自息。戒兒勿坐久，晨起詣父執。○阿孃常少睡，問訊繼相及。謂「孃無別慮，寒暑恐兒疾。書來兒未歸，夢兒兒詎識。望兒不欲夢，夢復與兒值。壯游豈不好，我生僅子一。思汝每自恨，翻怪汝行急。汝歸我已歡，汝聽勿轉泣。」僕婢立漸近，童穉不復匿。欲語未便吐，含笑候顏色。——嘈雜良可愛，真氣出胸臆。燭盡母亦倦，「有夢莫兒覓」

——探自蔣士銓的忠雅堂詩集

注釋與說明

○皇皇，心不定也。

○父執，父之執友也。執是同志之意。

○蔣士銓字心餘，號清容，

清代著名詩人。此詩係赴禮部試落第歸時所作。

到家時雖然父母童穉「都忘失意返」自己卻不能忘，唯其始終懷着失意的情緒，所以對僕婢自覺慚愧，對客人畏其久坐；也唯其如此，所以對於父母的安慰更覺感激。這樣用一種先存的情緒來記述並渲染經過的事情，就可叫做「用情寫事」。

文法與修辭

指示形容詞還有旁指；指示現說以外的東西。如本課裏的

瓊屑告家事，乃命陳他鄉。

的「他」及

謂孃無別慮，寒暑恐兒疾。

的「別」都是。

二二二 歸田園居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久去山澤遊，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壑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悵悵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我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燭。權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採自陶淵明的靖節集

注釋與說明 ○近局，同近屬，謂親賓之相近者。

以前說文學的感情，都指情緒而言。情緒是一時的心的狀態，可以由境觸起，或由事觸起，迨到事過境遷，情緒也就沒有。現在要曉得有種比較持久卻也比較不濃厚的感情，也常常表現於文學作品，名字叫做情操；如愛國的情操，道德的情操，或這詩中的愛自然的情操。情操不是一時的心緒，故如道裏五首

詩，都不是特寫那一次的事，卻是概括描寫歸田之後的生活和心緒。這種概括的心緒描寫，往往近於真理的陳述，因而就從抒情而渡到議論了。

如此，文學作品中的各種元素——境、事、情、理——可以用無數的樣式糅合起來，如果不細加剖析，便不容易看明白。以下更用幾篇的例供作比較。

文法與修辭 指示形容詞又有虛指，用以指示說者自己不知道，或雖知道而不實說實寫的東西。

如漢書項籍傳：

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公。

二三 谿音序

楊林谿水，出百丈嶺。○嶺界於南豐建寧二邑。○水初出，小泉也。南迤十里，合衆流，谿口阨之，水始怒，轟慄日夜，或作霹靂聲。人立谿上，恆惴慄。稍南，益夷，臨谿居人亦益衆。未至楊林數里許，水遂無聲。然谿道益回多曲，里人名之曰巧洋。建寧方

言，呼水曲曰洋。

楊林在巧洋南三里，谿水三面抱村如環。筠園世居其地，村多楊木，故名楊林。而谿上羣山，多松櫟，雜他果卉，彌望鬱然。中夜風雨四至，潦聲與羣木聲相亂，悲壯激越，中雜希微，如鐘鼓既闕而奏管絃絲竹之音。時或晨露漸瀝，居人未起，籜隕沙頽，蕭屑有無。緣谿獨遊，其聽轉靜。至於春秋朝夕，蟲鳥之號，平林幽澗，樵採之響，里巷嘔吟和答，春枕機杼，雞犬之鳴吠，遠近斷續，隨風高下，一切可喜可愕之音，咸會於谿。筠園家谿上，授徒谿西之草堂，往來谿側，輒聞谿音，感而寫之。於是其詩愈富。

筠園方壯時，以詩名天下。嘗遊太學，觀京師之鉅麗，所涉黃河長江，激漫洶湧，賊耳盪心，足以震發詩之意氣，顧以不得志，困而歸。年幾五十，回翔谿上，其誠有所樂耶？昔之學藝者，患志不精，乃竄之無人之地，以求其所爲寂寞專一者。一旦得之，遂能役物以名其志。今谿之幽僻，而筠園樂之，豈異此耶？

余嘗序筠園詩，以爲得高岸深谷之理。今讀所補琴操，古歌，益淵邃，正變備具。至效陶諸作，則無懷葛天之遺風，猶有存者。其更世益深，日息其志，遺迹於古，殆將往而不可知也。其涵澹蕭瑟，抑亦得於谿之所助者多也。

昔孔子教人學詩之旨，審於興觀羣怨，而未遺夫名物。筠園詩益富，不自名，歸功於谿，集既成，以是名篇。故余得詳其原委云。

——採自朱仕琇的梅崖文集⑦

注釋與說明

① 百丈，在福建建寧縣北三十里。

② 南豐，江西縣名，舊屬建昌府，建寧，福建縣名。

舊屬部武府。

③ 琴操，琴曲也。

④ 詩有正風，變風，正雅，變雅。

⑤ 陶，即陶淵明。

⑥ 無懷，葛天，古皇之號。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無懷氏之民歟？」

⑦ 遺跡，謂遺勉進行也。

⑧ 論語，陽貨：「詩，可

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⑨ 朱仕琇字斐瞻，號梅崖，福建人。

乾隆十三年進士，古文詞，有梅崖文集三十卷。

「序」體不外兩種性質：一是說明，一是批評。這篇於說明詩集的來歷和命名取義之外，並有對於

詩集內容的批評。但是這裏的批評，大部分用描寫代替。這也是「用境寫情」的一例，不過所寫的不是作者自己的情緒，而是流露於他所序的詩集中的情操。這種情操就是那詩集的內容，將這情操用實境喻寫出來，自可代替批評之用。

文法與修辭 指示形容詞又有總指；用以總指全體。如本課裏的

一切可喜之音，咸會於谿。

的「一切」便是。

二四 餘霞閣記

府之勝萃於城西，由四望磯[⊖]迤而稍南，有岡隆然而復起，俗名曰益山。

益山者，江山環翼之區也，而朱氏始居之，無山亭可憩息。山之側有菴曰四松，其後有棟宇極幽，其前有古木叢篁，極茂翳，憩息之佳所也。而其境止於山椒[⊖]，又不得登陟而見江山之美。

吾鄉陶君叔姪兄弟率好學，樂山林，厭家宅之喧闐也。購是地而改築之，以爲閒暇讀書之所。由菴之後，造曲徑以登，徑止爲平臺。由臺而上，建閣三楹，殿以書室。室之後，則仍爲平臺而加高焉。由之可以登四望。桐鄉姚郎中爲命名曰餘霞之閣。益山與四松，各擅一美，不可兼并。自餘霞之閣成，而登陟憩息者，始兩得而無遺憾。

凡人多爲私謀，今陶君築室不於家，而置諸僧舍，示其可共諸人，而已不欲專據也，而或者疑其非計。是府也，六代之故都也，專據者安在哉？儒者立志，視天下若吾家；一樓閣也，颺颺然必專據而無同人之志，彼其讀書亦可以觀矣，而豈達陶君之志也哉！

採自管同①的因寄軒文集

注釋與說明

①四望磯，在今京城西北十里四望山下。

②山椒，山頂也。

③管同，字異之，江南上

元人，道光五年舉人，工古文詞，有因寄軒文集。

這篇和下篇都是合成文，但因所合成的元素不同，所以可供作比較。

「記」的體裁，本應該是純粹的敘事或描寫，或由敘事和描寫合成，但這兩篇卻由記敘和議論相合。這篇第三段不是描寫餘霞閣，卻是敘述改築餘霞閣的動機和經過，而後面的議論，也就從這改築的動機上生出來。

文法與修辭 指示形容詞中又有逐指；
用以逐指各個。如論語八佾：

子入太廟，每事問。

形容「事」字的「每」字。

二五 盩山餘霞閣記

江寧城山得其半。便於人而適於野者，惟西城盩山。吾友陶子靜偕羣弟讀書所也。因山之高下爲屋而閣於其巔，曰「餘霞」。因所見而名之也。俯視花木，皆環拱升降。草徑曲折可念。行人若飛鳥度柯葉上。西面城，淮水⊖縈之。江自西而東，青

黃分明，界畫天地。又若大圓鏡平置林表，莫愁湖^③也。其東南萬屋沈沈，炊煙如人立，各有所企；微風繞之，左引右挹，絲絲縉縉。上浮市聲，近寂而遠聞。

甲戌春，子靜觴同人於其上。衆景畢見，高言愈張。子靜曰：「文章之事，如山出雲，江河之下水，非鑿石而引之，決版而導之者也。故善爲者有所待。」曾亮曰：「文在天地，如雲物煙景焉，一俯仰之間而遁乎萬里之外。故善爲文者無失其機。」管君異之曰：「陶子之論高矣，後說者^④如斯閣亦有當焉。」遂書爲之記。

——探自梅曾亮的柏峴山房集

注釋與說明

①謂秦淮河，已見一冊四十六課註。

②莫愁湖在京城西，相傳有女子莫愁營居於

此，因名。

③後說者謂曾亮之說。

④已見一冊二十四課註。

後段并列三人的議論，當然以作者自己的議論爲主。這段議論就是由前段的描寫生出來的，因爲景本天成，但若無此閣，則不能「衆景畢見」，這才悟出「善爲文者無失其機」的道理來。由此可知凡合成文的各成份之間必須有個有機的聯絡，不能把幾個絕無關係的元素勉強湊拼在一起。

文法與修辭 修辭必須合乎題旨和情境。所謂情境，包含很廣，一切時代、地域，以及人和人的關係都包括在內。像這課裏有用「甲戌」這一種字樣記時。這在現在，便不適用了。從這種地方看來，可以知道一切修辭現象必須依據時代社會相對的看。不能說古來如此，現在也應該如此。

二六 英國威士敏士達寺

我們因旅館難覓，由徐丁二君先往巴黎布置；我和同舟諸君在倫敦勾留五日，趁這空暇，隨意觀光。頭一個要拜會的，自然是有名的「英國凌煙閣」①。威士敏士達寺。我們從託拉福加廣場②，經白宮街③，維多利亞街④，到泰姆士河⑤畔。眼前屹立一長方形古寺，雙塔高聳，和那峨特式建築的巴力門⑥毗連並立，一種莊嚴樸茂氣象，令人起敬，這便是威士敏士達寺了。

我們先大略研究這寺的歷史：他是從十一世紀愛德華懺悔王⑦創建；十三世紀末，亨利第三⑧大加改築，到今將近千年，累代皆有增修，那西塔的門樓，還是

二十年前新造。最奇的是把各時代的款式，合冶一爐，幾乎成了千年來建築術的博覽會。拿一個人作譬，好像戴著唐朝一頂進賢冠，^⑤披著宋朝一件緋袍，手拄著明朝一方笏，套上清朝團龍補掛，腳底下還踏著一雙洋皮靴子，你想這不是很滑稽很難看嗎？然而他卻沒有絲毫覺得不調和，依然保持十分莊嚴，十分趣味。我想這一個寺就可以算得英國國民性的象徵。他們無論政治上、法律上、宗教道德上、風俗禮節上，都是一部分一部分的蛻變，幾百年前和幾百年後的東西，常常同時並存，卻不感覺有一些子矛盾。他們的保守性，有一點和我們一樣；他們的容納性，調和性，怕很值得我們一學罷。

這寺內最重要的一部分，一三七六年創始，一五二八年落成，約經一世紀半的長久日子。算起來，當繪圖的時候，隨種一株杉樹，還可以等他長成來充梁柱。他們卻勤勤懇懇依著原定的計劃，經一百多年，絲毫不亂，絲毫不懈，到底做到成功了。唉！茲事雖小，可以喻大。試問我們中國人，可曾有預備一百年後纔造成的房子

嗎？須知若是有一個人要造這麼一間房子，這個人首先就要立定主意，自己不算看見他成功，自己更不打算拿來享用。這個人一定是不安小就，圖個規模宏遠，明知道一生一世不能完成的事業，卻要立個理想的基礎傳給別人。有了這個人就行囉嗎？不然，還要後起的人和他一樣的心事，一樣的魄力，纔能把他的事業繼承下去，不至前功盡棄。我想歐洲文明從何而來，就是靠這一點；人類社會所以能發展，也只靠這一點。前人常常立些偉大的計劃替後人謀幸福，後人保持前人的遺產，更加擴充光大；人生的目的，人生的責任，就盡於是了。我遊威士敏士達最初起的就是這種感想；後來徧歷大陸，到處見的寺院，動輒都是幾百年工程。這感想便日印日深。回想我們中國人的過去，真是慚愧無地；懸想我們中國人的將來，更是惶恐無地了。

威士敏士達，是英國國教的教會堂，是國家和王室的大禮堂，歷代君主加冕大葬，都在此舉行，依然是全英國一般小百姓日日公共禮拜祈禱之所。就這一點，

這寺又算民主主義的「象徵」了。我們卻爲甚麼叫他做「英國的凌煙閣」呢？因爲他又是個國葬之地，幾百年來名人墳墓都在寺中。原來這寺本王室諸陵所在，後來凡有功德於國家的人，都葬在裏頭，拿中國舊話講，算是陪葬某陵了。但他們陪葬的，不是拿王室的功臣做標準，是拿國家的人物做標準，所以政治家，學者，詩人，乃至名優，都在其列。入到寺中，自然令人肅然起敬，而且發出一種尙友古人的志氣。

我們拿著一本「嚮導錄」，要來按圖索驥了。入門西邊，劈頭就是那廿四歲做大宰相威廉比特①遺像，張開手正在那裏演說。迎面一位長髮隆準的老頭兒，哈哈！這就是我們讀近世史時最熟的老朋友格蘭斯頓②呀！他和他的夫人，就在這底下作永久和平的安息。啊啊！這是奈端③上頭的墓誌銘用拉丁文 Isaaci New-toni，連他名字的拼音都改了，當時受文藝復興的影響，好古實在好得有趣。這是發明蒸汽的瓦特④，這是生物學泰斗達爾文⑤，這是非洲探險的立溫斯敦⑥。這

一帶是政治家，大半自由黨名士；這一帶是詩人小說家，可惜我們學問固陋，記不起許多名字了。哈哈！這是誰？是Offenbach，哈哈拔忒黎，Offenbach是個唱索士比亞名劇的戲子，因戲唱得好，國家賞他功勞，封他一個爵，大街上不是還有他的銅像嗎？這是大畫家尼爾拉，他是法國人呀！怎麼也葬在此？他是十七八世紀時對於英國美術界最有功的，威士敏士達的外國人，算他獨一無二了。這是羅拔比爾，這是哈布頓，這是拉沙爾，這是沙士勃雷，都是些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我實在應接不暇了。進到裏層，許多王陵比外面是壯麗些，但我們對於他卻沒甚趣味，草草走過罷。嚶啾！這南廊北廊兩位女王，一位伊里查白，一位馬麗，他們姐兒倆，生冤家，死對頭，一個要了一個的命，到了此地可也和解了，同在一個廟裏雙棲雙宿。還有查理第二，當他在這裏加冕的時候，大發雷霆，把那殺父之讎克林威爾，寺內的墳掘了，後來克林威爾仍舊改葬遷回這寺，和他的陵也相去不遠。啊啊！這纔真叫做冤親平等，一視同仁；可見這威士敏士達，並沒認得甚麼個人，只認得一個英國

哩。

我們這一遊，整整遊了個半天，真如太史公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想見其爲人，低回留之，不能去焉。」^①我想我們外國人，一進此寺，尙且感動到這種田地，他們本國人該怎麼樣呢？威士敏士達，就是一種極嚴正的人格教育，就是一種極有活力的國民精神教育；教育單是靠學校嗎？我國民聽呀！我國民聽呀！

——採自梁啓超的歐遊心影錄

注釋與說明

①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命圖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之像於凌煙閣，威士敏士達

寺（Westminster Abbey，亦譯惠斯敏司德大寺）是英國的國葬地，凡有功於國家的人都葬在這裏。

故稱爲「英國凌煙閣」。^①託拉福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在泰姆士河西岸。^②白宮街

（Whitehall Street）倫敦街名。^③維多利亞街（Victoria Street）倫敦街名。^④泰姆士河（Thames）

橫貫倫敦全市，東流入北海。^⑤巴力門（Parliament）英國議院之名。^⑥愛德華懺悔王（King

Edward the Confessor）一〇四二年即位，一〇六六年死。^⑦亨利第二（Henry II）一一一六年

即位，一二七二年死。⑨進賢冠，即古之緇布冠，儒者之服也，貴賤以梁數爲差。⑩威廉比特(William

Pitt 1759-1806)。英國政治家，二十二歲爲財政大臣，二十四歲爲內閣總理大臣。⑪格蘭斯頓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英國政治家，一八六九年初爲首相。⑫奈端(Sir Isaac

Newton, 1642-1727)亦譯牛頓，英國哲學家，地球引力之發明者。⑬已見一册三十五課註。⑭達

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英國自然學家，進化論之首創者。⑮立溫斯敦(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英國教士，曾深入非洲內部探險，於地理上多所發見。⑯ Sir 哈拔忒黎

Sir Herbert Tree, 1853-1917)英國名伶。Sir 是有勳爵者的稱呼。⑰索士比亞(William Shake-

spere, 1564-1616)英國著名戲劇家。⑱尼爾拉(Sir Godfrey Kneller, 1646-1723)德國畫

家，終於英國者。原文謂爲法國人，常是誤憶。⑲羅拔比爾(Robert Peel, 1788-1850)英國政治家，力

倡保護貿易說者。⑳哈布頓(Sidney Herbert 1810-1861)英國政治家，曾爲軍事大臣。㉑拉沙爾

(Lord John Russell, 1792-1878)英國政治家，一八六五年組閣。㉒沙士勃雷(Marquiss of Sa-

isbury, 1830-1881)英國政治家，曾二度組閣。㉓伊里查白(Elizabeth, 1533-1603)英國女王。

亨利第八之女，一五五八年即位，擊破西班牙艦隊，國威大振。②馬麗 (Mary) 蘇格蘭女王，詹姆士第

五之女。本文說「他們姐兒倆」係誤爲馬麗第一。伊里查白奉新教，馬麗奉舊教，屢謀廢立，事敗，爲伊里

查白所殺。③查理第一 (Charles I) 英王，一六六〇年即位，一六八五年死，其父查理第一爲克林

威爾所殺。④克林威爾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 英國革命家，殺查理第一，自專國政。⑤

太史公謂司馬遷，引語見史記孔子世家。

這篇和下篇都是記敘和議論兩種元素的合成文，但是同一地方對於兩個作家引出不同的感想；就可見所謂「剪裁」的最後標準，還在作者各人的人格。

文法與修辭 這課的修辭上，曾用了好些示現法，如：

迎面一位長髮隆準的老頭兒，哈哈，這就是我們：最熟的朋友格爾斯頓呀！……

啊啊，這是奈端……

這是發明蒸汽的瓦特……

這是生物學泰斗達爾文……

這是非洲探險的立溫斯敦……



所以要這樣說，本篇的末尾，自己已經下了說明，便是所謂「想見其爲人」。

二七 記惠斯敏司德大寺

一日爲蕭晨，百卉俱靡，秋人寡歡之時，余在惠斯敏司德寺遊憩可數句鐘。當此荒涼寥瑟之境，益以陰沈欲雨之秋天，可云兩美合矣。

余一入寺門，似已託身於古昔，與地下鬼雄款語。門內列甬道至修廣，上蓋古瓦，陰森如履地洞。修墉之上，作圓竇通漏光。是中隱隱見一僧衣黑衣，徐行若魅。余一人既入是中，決所見必皆厲慄之狀，卽亦無怖。牆壁年久，莓苔斑駁，泥土亦漸削落。壁上碑板，隱隱亦悉爲苔紋所封。而鐫刻之物，觚稜漸挫，但模糊留其形式而已。黃日佈地，四圍乃陰悄動人。高墉修直，仰望蔚藍，直類井底觀天，而本寺塔尖直上，

半在雲表。

余循行廢殿之上，遙想當日之經營，至此已榛蕪滿目。更讀殘碑，半傾側於地，或卽成爲砌石，履跡所經，字畫均漫漶不可讀。尙有一碑，列三巨公名，髣髴可辨。其事跡則久已磨平，無可求索。三公者，均本寺主持，爲十一二世紀時人。余癡立久不能語，以爲人死留碑，卽碑亦不足深恃，可知人欲圖名，欲身後令人思慕，其事滋難恃也。若更數年者，將並此而沒矣。當日營謀，刊石立像，謂可不朽，不知石亦有時而漫滅也！

徘徊中，寺鐘已動，迴音若抱柱而鏗。余立身叢冢之中，似此鐘聲詔人：今日光陰，又匆匆逝矣。余在聲浪之中，搖搖似爲此聲催吾入諸窀穸，可悲也哉！

已而徐步入廣殿中，旣入而壯麗之奇構令人震越失次。盤花大柱，林林可數百株，藻井⊖直上，高厲不見其極。余自視若在殿礎之下，蠕蠕直如蟲豸。以此殿之高且廣，寂寥無人，履之心悸，足不敢前。每一窺足，而迴音輒發於壁間，覺一舉一動，

皆生奇響。余肅然知處吾旁者，均先代賢哲英雄之骨，不能不加敬恭，然不禁一笑者，笑彼功蓋宇宙，言成經典之人，至於今日，則殘骨數星，與沙土交雜，聚此漠然無人之區，外此其又何戀耶！生前舉手，可以奄有江山，至於鐘漏歇時，欲與前勳爭此土壤，尙有吝惜不復相讓者，則又可憫矣！夫萬年之名，人人所歆，而銘誅陳陳，觀者又復幾人，矧此石苦漉，復不足恃者耶！

余此時邈迤至古詩人墳碣之下，盤桓久之，而詩人遺事，至簡而易讀。惟莎士比愛迭森兩先生，○尙有小石像存焉，餘人則半像粗記姓名而已。嗚呼！詩人固無勳榮，而弔古人來，往往於詩人斷墳，多增留戀。凡人之弔古英雄，但有駭歎，若詩家遺像，則絲絲然情動於中，卽亦不知其所以然；以詩人感人之深，雖異代有同夙契。蓋著書者之神，往往合於讀書者，情絲蒙絡，款款深深，餘人則但憑歷史爲準，而史殊不足恃也……

余既憑弔詩人，更進則古皇陵寢矣，又進則名臣勇將，及有名主教之屬。碑碣

林林，顧乃無一聲響……偶讀墓碑，佳者亦夥……

余徘徊間，西日將匿，似遊人宜反，而暮鐘亦急。余見沙彌^㉑衣白衣，魚貫入殿。余獨立於亨利第七^㉒禮拜堂之前，門外階級重重，銅扉嚴闔。余仍入觀，見營造之工，一時無兩。壁端鐫刻垂滿，每刻均鐫先賢，而刻工之佳，幾於視堅石爲木。屋頂均密刻，仰望竟纖細如蛛網。中立二石像，則帝后御容也。旁立均勳戚大臣。每像之前，均玉石闌干旋繞，顧富麗至此，轉令人生無窮之悲。蓋經構此宇，非有大力鳥能者，乃殘骨卽居此廣殿崇墀之下矣！

殿外尙有二陵，一爲英后伊里沙白^㉓，一爲蘇格蘭后馬利亞^㉔。二人，仇讎也。今乃相距一邱，則所謂仇讎者亦不外此耳。方今力持公論，何人不爲馬利亞鳴其冤抑？以大勢論之，二人生死萬無相見之期，不圖埋骨成灰，乃同此濛濛之埃塋！

余倦極，困息於馬利亞石像之下，憐而弔之。時萬聲俱寂，並住僧梵唄^㉕之聲亦渺。天色沈沈，黑影漸生，石像亦漸模糊，晚鐘逐處皆動。余起立將出，遂拾級下，忽

見愛德哇德善人④之墓，因復登臨。墳外環立多像，爲勢稍高，歷歷見諸堊兆。左近有加冕御座一，爲木製。余思加冕者，皇帝得意之秋也，今胡爲移此得意之御座寘諸寢園？然則人世得意失意事，相去亦不數武耳！

天色已晚，僧將閉門，余遵舊路而出。余既出殿門，寺門即闔，迴音尙隱隱然……

——採自林紓譯的拊掌錄⑤

注釋與說明

①藻井，堂殿上之承塵也；藻謂文飾，井謂棟交如井幹也。

②莎士比亞，愛

迭森，或譯阿狄生，已見第六課註。

③沙彌，年幼僧徒也。

④亨利第七（Henry VII），英王，一四八五

年殺李卻第三（Richard III）而即位，自建禮拜堂於惠斯敏司德寺內，以爲葬宮。⑤即伊里查白。

⑥即馬麗。

⑦梵唄，誦佛聲。

⑧即愛德華懺悔者。

⑨拊掌錄，原名 The Sketch Book，美國散文家

歐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所作，是一部發抒感想的筆記。這是其中的一篇。

上篇的作者因從大寺的建築款式上發見了「容納性」和「調和性」，使用它來作全篇的基調。這篇的作者遊寺時，剛遇著一個「百卉俱靡」的蕭晨，所以處處地方都使他觸起「功名不可恃」的

感想。又前篇的作者是個政論家，這篇的作者是個廣義的詩人，他們的觀察點當然要有根本的差別。

文法與修辭 這課裏有些句，如

……以爲人死留碑，卽碑亦不足深恃，可知人欲圖名，欲身後令人思慕，其事滋難恃也。若更數年者，將並此而沒矣。當日營謀，刊石立像，謂可不朽，不知石亦有時而漫滅也！

……夫萬年之名，人人所歆，而銘誅陳陳，觀者又復幾人，矧此石苦澁，復不足恃者耶！

都是說話略異，而意思相同。這在修辭學上也屬於錯綜法。不過比前面看見過的，內容稍微繁複罷了。

二八 什麼叫做短篇小說

……西方的「短篇小說」在文學上有一定的範圍，有特別的性質，不是單靠篇幅不長便可稱爲「短篇小說」的。

我如今且下一個「短篇小說」的界說：

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

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

這條界說中有兩個條件最宜特別注意。今且把這兩個條件分說如下；

(一)「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譬如把大樹的樹身鋸斷，懂植物學的人看了樹身的「橫截面」，數了樹的「年輪」，便可知道這樹的年紀。一人的生活，一國的歷史，一個社會的變遷，都有一個「縱剖面」和無數「橫截面」。縱面看去，須從頭看到尾，纔可看見全部。橫面截開一段，若截在要緊的所在，便可把這個「橫截面」代表這個人，或這一國，或這一個社會。這種可以代表全部的部分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部分。又譬如西洋照相術未發明之前，有一種「側面剪影」，用紙剪下人的側面，便可知是某人。這種可以代表全形的方面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方面。若不是「最精采」的所在，決不能用一段代表全體，決不能用一面代表全形。

(二)「最經濟的文學手段。」形容「經濟」兩個字最好是借用宋玉

的話：「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須要不可增減，不可塗飾，處處恰到好處，方可當「經濟」二字。因此，凡可以拉長演作章回小說的短篇，不是真正「短篇小說」；凡敘事不能暢盡，寫情不能飽滿的短篇，也不是真正「短篇小說」。

能合我所下的界說的便是理想上完全的「短篇小說」。世間所稱「短篇小說」，雖未能處處都與這界說相合，但是那些可傳世不朽的「短篇小說」，決沒有不具上文所說兩個條件的。

如今且舉幾個例。西曆一八七零年，法蘭西和普魯士開戰，後來法國大敗，巴黎被攻破，出了極大的賠款，還割了兩省地，纔能講和。這一次戰爭，在歷史上，就叫「普法之戰」，是一件極大的事。若是歷史家記載這事，必定要上溯兩國開釁的遠因，中記戰爭的詳情，下尋戰與和的影響；這樣記去，可滿幾十大本大冊子。這種大事到了「短篇小說家」的手裏，用最經濟的手腕去寫這件大事的最精采的

一段或一面。我且不舉別人，單舉都德③和莫泊三④兩個人爲例。都德所做「普法之戰」的小說有許多種。我曾譯出一種叫最後一課⑤。全篇用法國割給普國兩省中一省的一個小學生的口氣，寫割地之後，普國政府下令，不許再教法文，法語所寫的乃是一個小學教師教法文的「最後一課。」一切割地的慘狀，都從這個小學生眼中看出，口中寫出。還有一種叫做柏林之圍⑥，寫的是法皇拿破崙第三⑦出兵攻普魯士時，有一個曾在拿破崙第一⑧麾下的老兵官，以爲這一次法兵一定要大勝了，所以特地搬到巴黎，住在凱旋門⑨邊，準備著看法兵凱旋的大典。後來這老兵官病了，他的孫女兒天天假造法兵得勝的新聞去哄他。那時普國的兵已打破巴黎，普兵進城之日，他老人家聽見軍樂聲，還以爲是法兵打破了柏林，凱班師呢！這是借一個法國極強時代的老兵官來反照當日法國大敗的大恥，兩兩相形，真可動人。

莫泊三所做「普法之戰」的小說也有多種。我曾譯他的二漁夫⑩，寫巴黎

被圍的情形，卻從兩個酒鬼身上著想。還有許多篇，或寫一個妓女被普國兵士擄去的情形，或寫法國內地鄉村裏面的光棍，乘著國亂，設立軍政分府，作威作福的怪狀……都可使人因此推想那時法國兵敗以後的種種狀態。這都是我所說的「用最經濟的手腕，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片段，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短篇小說」。

——節自胡適的論短篇小說（文存）

注釋與說明

①年輪植物學名詞。樹身層層生長，新層與舊層之間顯分界域，此界線每年生一輪，故看輪之數目即知樹之年歲。②語見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③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

1897）法國著名小說家。④莫泊三（Guy de Maupassant, 1850-1803）法國小說家，曾參加普法

戰爭，尤以短篇小說著名。⑤本冊四十三課選。⑥本冊四十九課選。⑦拿破崙第三（Napoleon III）

拿破崙第一之姪，一八五二年即位為法帝，一八七三年卒。⑧拿破崙第一即 Napoleon Bonaparte

法帝，一八〇四年即位，一八二一年卒。⑨凱旋門（Arc de Triomphe），拿破崙為紀念戰功所造。⑩

本冊五十二課所選

以前讀過的諸課，都爲選材及翦裁的方法作例解，還沒有布局方法的例解。文學作品的各種體裁中，最重布局的就是短篇小說。現在特選這篇，備作以後各篇的綱領。

文法與修辭 這課裏有兩處標有點線……這種點線，叫做虛闕號。是表示文字那裏有些空闕的。虛闕號的用處頗多，像這裏的兩個虛闕號便是兩種用法。第一個虛闕號是表示前面原來還有話現在刪去了，這等於用「上略」兩字。第二個虛闕號是表示還有許多不會列舉了的，這等於用「等等」兩字。——以前文章引用處常有「上略」「中略」「下略」等字樣，現在已經看不見，便是因爲都已經用虛闕號代替了。

二九 一件美術品

亞歷山大史茂洛夫是他母親的獨子。這一天，他手裏拿著一件用報紙包裹著的東西，他的臉上嘻嘻的，走進葛雪柯醫生的待診室。

葛醫生喊道，「好孩子，你好麼？有什麼好事說給我聽？」

那少年人有許多話一時說不出來，答道，「先生，我母親叫我致意問候你。你知道她所生只有我一個孩子。你救活了我的性命，你的醫道真——我們真不知道怎樣感謝你！」

葛醫生高興得很，說道，「好孩子，你不要這樣說，那是我應該做的事。做醫生的都應該這樣做。」

那少年道，「我母親只生我一個兒子。我們是窮苦人家，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重重的報答你的恩德。我們心裏終過意不去。我的母親——先生，她所生只我一個兒子——我的母親有一件最心愛的小銅像，請你賞收了，總算我們一點小意思。這是一件古銅的雕刻，是一件美術品。」

葛醫生正要開口說，「我的好孩子……」

那少年一面打開紙包，一面說，「先生，你千萬不要推辭。你要不肯收，我母親

和我便都不快活了，這是一件小寶貝——一件難得的古董——我的父親是一個收賣古董的，他死後我們母子接著做這生意。這件古董是我們留在家裏做我父親的一種紀念品的。」

那一重重的紙包已解開了，那少年恭恭敬敬把他的禮物擺在桌上，原來是一支雕刻很精緻的古銅插燭臺。雕刻的是兩個裸體的美人，那種嬌癡媚的神氣，別說我不敢描寫，簡直是描寫不出。那兩個美人笑容裏很帶著一點蕩意，好像她們若沒有拊住燭臺的職務，真要跳下地來大大的玩一回。

葛醫生把這禮物細看了一會，搔著自己頭髮，微微咳嗽，說道：「一件好東西，這是不用說的。但是——你知道——我怎樣好說呢！這是不很方便的。裸體的女人！——這是不合禮法的。」

那少年問道：「爲——爲什麼？」

葛醫生道：「老實說罷，你想我怎樣好把這種東西擺在我的桌上呢？這可不

把我一家都引壞了麼？」

那少年很不高興，說道：「先生，這真是我想不到的。你的美術思想也算怪了！你看，是一件美術品！這多好看！工夫何等精緻！對著他真可教人心裏快活，真可教人掉下眼淚來。你看這多活動！你看這空氣！——這神氣！」

葛醫生打斷他的話，說道：「我很懂得這個，我的孩子。但是你知道我是有家眷的人，家裏有小孩子。還有一個丈母。這裏常有女太太們來看病。」

那少年道：「你要用平常人的眼光看上去，那自然不同了。但是我請你不要學那平常的人。你要是不肯收，我母親和我心裏都很難受。我母親只有我一個兒子。你救了我的命。我們求你賞收了這件我們最心愛的東西。可惜一對燭臺只有這一支了，還有那一支竟找不到。」

葛醫生沒有法子，只好說道：「多謝你，好孩子，請你替我多謝你的母親。我同你沒有道理可辯。不過你也應該想想我家裏的小孩子和女太太們。但是我同你

辯論是沒有用的。」

那少年見他有意肯收了，高興得很，說道：「先生，是的，你同我辯論是沒有用的。我替你擺在這裏和你這個東洋瓷瓶平排。可惜還有那一支找不到了。可惜！」送禮的少年走了後，葛醫生對著這件不歡迎的禮物，手抓頭髮，心裏盤算道：「這件東西可真不壞，這是不消說得的。把他丟出去，未免可惜了。但是我家裏是留不得的。這事到有點難辦。還是送給誰呢？」

他想了一會，想著了柯烏夫大律師。這位大律師是葛醫生的老同學，現在聲名一天大似一天，近來又替葛醫生贏了一件小小的訴訟案。

葛醫生心裏想，「得了！他看老朋友的面，不要我的律師費，我正該送他一件禮物。況且他又是一個沒有家眷的人，很愛這些玩意兒。」

葛醫生主意打定，把那古銅燭臺包好，上了馬車，到柯烏夫大律師家裏來。剛巧他的朋友在家，葛醫生高興得很，說道：「你瞧，老朋友。上回承你的情，不

肯收我的費，我今天特地帶了一件小小的禮物來謝你，你務必賞收了。你瞧，這東西多好！」

那位大律師瞧見燭臺，高興極了，喊道：「再好也沒有了！真好工夫！這樣精緻！你從什麼地方找著這件小寶貝？」他說到這裏，忽然回過頭來對他朋友說道：「但是，你知道我這裏不能擺這樣一件東西。我不能收下。」

葛醫生睜著眼睛問道：「爲什麼？」

大律師說：「你知道我母親常來這裏，還有許多請我辦案的人來。我留這東西，還有臉見我的人麼？還是請你帶了回去。」

葛醫生失望得很，大聲喊道：「決不。你千萬不要推辭。你看這件東西的雕刻工夫！你瞧，這神氣。我不許你推辭。你要不肯收，就是瞧不起我了。」

葛醫生說完了話，忙著跑出大門。他坐在馬車裏，搓著手，心裏很高興——總算完了一件心事。

烏柯夫大律師嘴裏咕嚕道，「怎麼好？」他細看這禮物，心裏盤算如何辦法。「這東西真好！但是我可不能收下，丟了他又太可惜，還是做個人情，送給別人罷。但是送給誰呢？……有了，一點也不錯，拿他去送給那位喜劇名家夏虛京。他是一個古董收藏家。今天晚上又是他五十歲的生日。」

這天晚上，那支古銅燭臺包得好好的，由一個送信的送到夏虛京的上裝室裏。這一晚，他這房間裏來了一大羣男人，都是來看這件禮物的。大家喝采叫好，一房間裏都是聲浪，就像一羣馬叫。戲園的女戲子聽見了，也來敲門。夏虛京隔著門叫道，「我的好姑娘，你不能進來，我的衣服還沒有穿好。」

散戲的時候，夏虛京聳著兩隻肩膀說道，「這件寶貝東西，我怎麼辦呢？我要帶回家去，我的女房東是不答應的。還有女戲子常常來看我。這又不是一張照片可以藏在抽屜裏。」

他背後替他理頭髮的人聽他自言自語，也替他打算，忍不住問道，「你爲什

麼不賣了他呢？我家隔壁的一個老婦人專做古董的生意，她一定肯出很好的價錢問你買這個。這個老婦人姓史茂洛夫，這城裏人都認得她。」

夏虛京就依了他的主意。

過了兩天，葛醫生正在他的書房裏，嘴裏銜著煙斗，心裏想著一件醫學的問題，忽然房門開了，前天送禮物的少年亞歷山大史茂洛夫走了進來。那少年滿臉都是喜色，高興得很，得意得很，手裏拿著一件東西，用報紙包裹著。

他忙著說道：「先生，你想我怎樣快活？運氣真好！巧得很，我母親居然買到那對燭臺的那一支了。你這一對現在全了。母親高興得了不得。她所生只有我一個兒子，你救了我的命。」

他快活得手都顫了，滿心的感激，他把包裹解開，把那支古銅燭臺擺在葛醫生的面前。

葛醫生張開口，要想說句話，但是說不出，——他沒有說什麼。

——俄國契訶夫◎作胡適譯（採自短篇小說集）

注釋與說明

◎契訶夫（Anton Chekhov, 1860-1904）俄國著名小說家及戲劇家，本為醫師，

多閱世故，又得科學思想之益，觀察世情，每極深刻，所作短篇小說尤著名，與莫泊三並稱世界兩大短篇小說家。

這篇短篇小說，可說專為布局而作。全篇的趣味直到最後方纔點出，這就是最顯明的一種布局功夫。

文法與修辭 這篇小說裏有好些話是殘缺不全或者間斷不接，如：

你救活了我的性命，你的醫道真——我們真不知道怎樣感謝你。

我的母親——先生，他所生只我一子——我的母親有一件最心愛的小銅像，請你賞收了。

但是——你知道——我怎樣好說呢！

這在修辭學裏，叫做跳脫辭。凡是意思急變或意思孱雜，語言上都容易發現這一種間斷殘缺的現象。

三〇 馮諼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

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

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

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謏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懦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差，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謏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謏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

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後碁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採自戰國策因

注釋與說明

①孟嘗君齊之公族，姓田名文，封於薛。相齊，招致賢士，食客數千人。②缺劍也。③

記疏也。④責同債。⑤薛即今山東滕縣西南的薛城。⑥戰國策書名，漢劉向哀集先秦諸人所記戰

國時事而成，亦稱國策。

這篇故事很有短篇小說的布局法。全篇都用宕筆，直到最後纔顯出馮諼的價值來。這樣的布局，在小說中名字叫做懸宕法（suspense）。這種方法的作用，在於增加最後一點的效力。

文法與修辭 這篇的關鍵是在「以何市而反」一個「市」的用法不同。孟嘗君所謂「市」是

「市」貨物，是不語；馮諼所謂「市」卻是「市」正義，是借喻。

三二 木蘭辭①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②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③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④胡騎聲啾啾。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⑤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尙書郎；願借明駝⑥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

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裝。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
④ 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採自古詩源

注釋與說明

① 這是不知作者名氏的民間故事詩，相傳爲北朝時所作。中間「萬里赴戎機」幾

句，似乎經過文人的潤飾。

② 可汗（可汗）猶言單于，西域國主的稱謂。

③ 黑水在蒙古鄂爾多斯右

翼中旗西南。

④ 燕山即燕然山，在外蒙古賽音諾顏部。

⑤ 明堂，天子發布政事的地方。

⑥ 明駝，是受

過軍事訓練的駱駝，夜裏也會走長路。

⑦ 當時婦女的妝飾，額上塗黃色，面上貼花子。

「木蘭辭記木蘭的戰功，只用『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十個字；記木蘭歸家的那一天，卻用了一百多字，十個字記十年的事，不爲少。一百多字記一天的事，不爲多。這便是文學的經濟。」（胡適的論

短篇小說）

文法與修辭

修辭上的比擬法，有擬人和擬物兩種。平常用的多是擬人，擬物是少見的。現在這裏

卻有一個擬物的例。便是：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將木蘭擬作兔。

三三一 女子與文學

中國古來的意見，大抵以爲女子與文學是沒有關係的。文學是載道的用具，然而吟風弄月也是一種文人的風流。在這裏邊含著極正大與極危險的兩方面。女子呢，即使照最寬大的看法，也是附屬於男子的，伊們的活動只限於閨以內，既然不必要伊們去代聖賢立言，更不希望伊們去吟風弄月，以免發生危險。「女子無才便是德」即是這派思想的精義。縱使不如此說，也覺得這是很無聊的事情。我的一個長輩曾說，「婦女做詩，只落得收到總集裏去的時候，被排列在僧道之後，倡伎之前，」可以算是這派見解的一例。

但是到了現在，關於女子和文學的觀念全然改變了。文學是人生的或一形式的實現，不是生活的附屬工具，用以教訓或消遣的；他以自己表現為本體，以感染他人為作用，他的效用以個人為本位，以人類為範圍。女子則為人類一分子，有獨立的人格，不是別的什麼的附屬物。我們在身心狀態的區別上，承認有男子、女子與兒童的三個世界。但在人類之前都是平等。與男女的成人世界不同的兒童，世間公認其一樣的有文學的需要，那麼，在女子方面這種需要自然更是切要，因為表現自己的與理解他人的情思，實在是人的社會生活的要素，在這一點上文學正是唯一的修養了。



現代的文學漸趨複雜，要理解他須有相當的一點訓練，這是因為現代的精神生活趨於複雜的緣故，原是不足怪的。但雖然是這樣說，從文學的本質上看來，人人有理解的可能，而且也有這個需要。女子因為過去的種種束縛，以致養成一

種缺陷，不爲他人所理解，也不大能理解他人；在這一點上，文學的創作與研究，以有很大的效用。世界上不少女詩人、女小說家，但是真能自由的發表出伊們的衷曲的，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約翰彌勒①說：古今女子所寫關於女子的書都是諂媚男子而作，沒有把真的女性寫了出來，這也不是過分的話。今後的女子應當利用自由的文藝，表現自己的真實的情思，解除幾千年來的誤會與疑惑。但這只限於少數有創作之才的女子，而且現在社會的因襲的禮教制裁之下，也難得十分表白的自由，對於男子還是如此，在女子自然更是爲難了。因此我們的注意不得不略偏於研究賞鑒這一方面。創作倘若是發表自己的情思，賞鑒便是承接他人的情思。俗語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可以借用到這裏來。我們的經驗有限，不能夠感到各種複雜的心情，文學家便以他所親歷或以特別豐富的想象組成的幻景描寫出來，使我們能夠因此得到彷彿的印象；我們不會到過戰場，但看了託爾斯泰等人的小說，可以感到戰爭的悲慘，引起非戰的思想。我們對於一種

不幸的人們，因為沒有接觸的機會，往往容易發生不公平的反感，描寫黑暗生活的文藝，便能夠矯正我們的這些錯誤。他們不必加上理想化，使其成爲落難的好人，只須如實的描出一個爲運命所簸弄的，同我們一樣的善惡雜糅的常人，就儘够使我們拋棄平日的成見而發「你是我的兄弟」之歎了。這些效用固然是以現代文學爲最大，但在古文學中，我們如用寬大的眼光看去，也可以收得相似的效果。安特來夫^①在七個絞死者的故事的序裏說，「我們的不幸，便是大家對於別人的心靈生命苦痛習慣意向願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幾於全無。我是治文學的，我之所以覺得文學可尊者，便因其最高上的功業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與距離。」這可以算是一句對於文學的效用的簡要的解釋。至於文學的賞識可以養成藝術的趣味，於兒童的文化教育很有利益，也是一個要點，不過那與教育相關，我這裏不能多說了。

——周作人（採自婦女雜誌）

注釋與說明

①約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英國哲學家。②安特列夫 (Leonid

Andrew, 1871-1913) 俄國小說家及戲劇家。

敘事文中的布局，在說明文和議論文就是層次。但是層次不必都能用一二三四……的數目字標明。近代說明文和議論文的作法，多為免除太機械起見，竭力避免形式上的層次，而內容仍有層次。將這篇和什麼叫做短篇小說一篇比較，形式上似乎後者的層次明白得多，而這篇也未嘗沒有層次。這種隱伏的層次，也就是布局的一種。

文法與修辭 這課裏

文學是人生的或一形式的實現。

這「或」字，也是一個虛指指示形容詞。與「某」字的意義相等。

三三 金石錄後序

右金石錄三十卷者何？趙侯德父①所著書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鐘鼎，

鬲，盤，匱，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凡見於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譌，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

嗚呼！自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

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作禮部員外郎，丞相時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盡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己。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

後屏居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卽同共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彙，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卽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書旣成，歸來堂起書庫大櫥，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卽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污，必懲責楷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而反取慄慄，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刊闕，本不譌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文字最備。於是几案羅列枕藉，意會心謀，日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

至靖康丙午歲，^①侯守淄川，^②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矣。建炎丁未^③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旣長物不能盡載，

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不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尙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尙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爲煨燼矣。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孰，將卜居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闕上殿，遂駐家池陽，獨赴召。

六月十三日，始負擔捨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馳馬去。塗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瘧。七月末，書報臥病。余驚惶，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瘧，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苾胡、黃芩藥，瘧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

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⑤之意。葬畢，余無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符百客，他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艦渡江之書，又散爲雲煙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⑥世說，^⑦鹽鐵論，^⑧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數事，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搬在臥內者，巋然獨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虜勢叵測，有弟述，任勅局刪定官，遂往依之。到台，^⑨台守已遁。之剡，^⑩出睦，^⑪又棄衣被。走黃巖，^⑫顧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安，^⑬從御舟海道之溫，^⑭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⑮紹興辛亥，^⑯春三月，復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視侯，便攜去，其實珉也。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亦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廷投進。到越，已移幸四明。^⑰不敢留家中，并寫本書寄

剡。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謂歸然獨存者，無慮十去五六矣！惟
有書、畫、研、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臥榻下，手自開闔。

在會稽，卜居士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簏去。余惱痛不得活，重立賞收贖。
後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牢不可出。
今知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歸然獨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
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耶！

今日忽開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縹帶，束十
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
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

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
圖書。豈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歟？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
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留人間耶？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嗚呼！余自少陸機

作賦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紹興二年戴玄歲壯月朔甲寅，易安室題。

李清照（採自易安居士事輯）

注釋與說明

○德父，名明誠，作者之夫。

○王播，元載皆唐時聚斂之臣，收藏甚富。元載籍家時，即

胡椒一項，多至八百餘石，故作者以書畫比胡椒。

○長輿，晉和嶠字，富擬王者，而性吝嗇，時人謂爲有錢癖。

○元凱，晉杜預字，嘗作春秋左傳集解，自謂有左傳癖。

○建中，宋徽宗年號，辛巳當公元一一〇一年。

○漢魯恭王毀孔子舊宅，從壁中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又晉太康二年，汲郡（今河南

汲縣）人盜發古魏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崇寧，亦宋徽宗年號（一一〇二—一一〇六）。○徐熙，

南唐時畫家，畫花果最佳。○靖康，亦宋徽宗年號，丙午當公元一一二六年。○淄川，今山東淄川縣。

○建炎，宋高宗年號，丁未當公元一一二七年。○監本，是國子監所刻書本。○建康，即今之江寧。

青州古九州之一，山東舊膠東道及濟南道東境皆其地。此處即指淄川。④蕪湖今安徽蕪湖縣。⑤姑

熟今安徽當塗縣。⑥池陽即池州，今安徽貴池縣。⑦湖州今浙江吳興縣。⑧店即瘧疾。⑨魏太祖

將死，遺命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此處言無遺囑。⑩洪州今江西南

昌縣。⑪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⑫世說：南朝宋劉義慶撰，記後漢至東晉時之軼事瑣語。⑬鹽鐵論

漢昭帝時桓寬集諸家請罷鹽鐵榷酤之論而成。⑭台即台州，今浙江臨海縣。⑮刻今浙江嵊縣。⑯

睦即睦州，今浙江建德縣。⑰黃巖浙江縣名。⑱章安亦今臨海縣之古稱。⑲溫即溫州，今浙江永嘉

縣。⑳衢今浙江衢縣。㉑紹興宋高宗年號，辛亥當公元一一三一年。㉒四明即浙江鄞縣。㉓東萊

漢郡名，即指淄川。⑳蕭繹即梁元帝，都江陵，城爲魏人所破，自焚，圖書十四萬卷。㉔楊廣即隋煬帝，攻

陳時，收取江南圖書。㉕晉陸機二十便能作賦，春秋時衛人蘧瑗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此即謂從十八

歲到五十二歲。㉖孔子家語：「楚恭王出遊，亡烏鵲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亡之，楚人失弓，楚人得之，

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㉗玄默（音弋）

是壬午。紹興二年爲壬子。㉘壯月謂舊曆八月。㉙李清照（一〇八一—？）宋濟南人，號易安居

士，趙明誠之妻，工詩文，尤以詞擅名，爲宋大家，有漱玉詞。

這是女子的文學，名爲序金石錄，實則記述金石書畫得失的經過。文以時間先後爲次序，原無布局可言，但敍歸來堂賞玩之樂，瑣屑之事一一寫出，後敍散失經過，亦甚詳盡，前後相映，使盛衰之跡愈益感人，似此剪裁，布局也就在裏面了。

文法與修辭 數量形容詞的序數詞，也有表示不定數的，如本課的

……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

這幾個「第幾」便是。

三四 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得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而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

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採自李清照的漱玉詞

注釋與說明 前說兩種不同的情緒前後相形，便是一種布局，那末，凡只表現一種情緒的作品，就

用不着布局了。其實單純情緒的作品也有布局，譬如有種巧妙的笑話，從頭說來，都不叫你發笑，直到最後一句，才叫你不禁發笑。這最後一點，譬如電氣作用，一經觸發，便使以前的一切都凝聚到這點上來。這樣，正是文學作品——特別是小品——的最好布局。就如這篇，一路零零碎碎的描寫下來，直到最後點出一「愁」字，便使以前的描寫沒有一句不含「愁」字了。我們的詞，照例只表現一種單純的情緒，必須字字句句都集中在那點情緒上，故說詞是布局最好的作品也無不可。

文法與修辭 所謂「愁字」是代愁字所標記的情感，並非真指愁字這字。這也是修辭上的一種借代法。

又「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也是一種修辭現象，在修辭學上叫做疊字。本句便是詞中用疊字的一個著名的例。

三五 孔雀東南飛 ㊟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徊。㊟

「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篴，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旣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

阿母得聞之，椎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日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我語。」

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紛。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乃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⑥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遣施，於今無會因。⑦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⑧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

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

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

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④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

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

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⑤二情同依依。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⑥「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

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

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

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

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人爲媒人，主簿通語言。⑤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

阿母謝媒人：「女子有先誓，老姥豈敢言？」

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

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

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壻，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

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歷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鶴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縷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疋，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

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

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牕下。左手持刀尺，

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唵唵日欲暝，愁思出門啼。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

舉手拍馬鞍，嗟歎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

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

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

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忽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

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爲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豔城郭。阿母爲汝求，便復在旦夕。」

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

其日牛馬嘶，新婦人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

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顧樹下，自掛東南枝。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行駐足聽，寡婦起彷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採自古詩源

注釋與說明

○此詩作者名字無考。又「題古詩爲焦仲卿作」玉臺新詠所載原序云：「漢末建安

中（一九六——二二〇）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沒水而死。

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則此詩係漢末人所作。①這二句是全詩的「引子。」

大約當時有名孔雀東南飛的民歌，中有「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

去，毛羽何摧頽！」數句，本是譬喻男子不能庇護他心愛婦人的意思。這詩作者取作引子，卻只用頭兩句，因爲這是流行的民歌，有了這個起頭，人家也就明白了。

②取，同妥。

③伶俜，行不正貌。

④葢，對威儀

貌。⑤復斗帳，小帳形如覆斗也。

⑥會，因猶言機會。

⑦璫，耳珠也。

⑧採蘭雜誌云：「九爲陽數。古人

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

待陽以成。故女子於是夜爲藏鉤諸戲，以待月明，有忘寢而達曙者。」初七未詳，當亦古時女子遊戲之日。

⑨勞勞，言不住也。

⑩拊掌，拍手笑也。

⑪此處四句，意義不明，疑有脫誤。

⑫地支十二，每二支相合，

如寅與亥合，卯與戌合，凡有六合此擇日之法。

⑬漢之交州，今廣東、廣西及安南地。後漢交州刺史治廣

信，卽今廣西蒼梧縣地。交廣之稱或以此。

⑭西陽雜俎云：「北朝婚禮，用青布縵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

廡。」

這詩一千七百四十五字，是中國最長的故事詩。故事詩和西洋的史詩不同，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一

個重布局一個不重布局。故事詩大都按照事情的時間次序敘來，故事的本身也都不甚複雜。史詩則往往敘述數十年乃至數千百年的事，如果不重布局，那末，必至長到無限而使人厭倦了。

文法與修辭 在這首故事詩裏也有兩處用擬物法，一處是新婦回去時對府吏說的：

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紐如絲，磐石無轉移。

還有一處是府吏聞變去責賀新婦的：

（賀君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紐，便作旦夕間。

這兩處都用得極其有力，可見擬物也只是少用，並非無用。

三六 祭妹文[⊖]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於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

嗚呼！汝生於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時雖綺夢[⊖]幻想，寧知此爲歸

骨所耶！

汝以一念之貞，遇人訛離，^①致孤危託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受經，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一旦長成，遽射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

余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愴然赴目。予九歲憩書齋，汝梳雙髻，披單縑來，^②溫緇衣^③一章。適先生麥^④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連呼則則：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予弱冠粵行，汝拈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矚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云爾。凡此瑣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淒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嬰媿^⑤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

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嬾，^⑥仗汝扶持；家中文墨，^⑦汝辦治。嘗謂女

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嫵，而於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雖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

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尙殮殍，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爲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教從何處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縣，憊已極，阿孀問望兄歸否，強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遊，卽遊亦尙有幾許心中言，要汝知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今已乎！

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惟汝之窀穸，尙未謀耳。先塋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寧汝於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塚，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樓霞，^①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生，汝死後纔周晬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尙復幾日。阿品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我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

嗚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採自袁枚的小倉山房集^②

注釋與說明

① 袁妹早歲與高氏訂婚，高氏子惡極無賴，其家人請毀約，袁妹不肯，嫁後備受挫折，經其父訴於官，始與高氏斷絕關係，回居於家。

② 魴夢，見周禮太卜。言夢之所得。

③ 世離乖離也。

④

緇衣詩經鄭風篇名。⑤麥音咤，開也。⑥嬰，媿謂幼稚時代。⑦嫺音乃，楚人呼母曰阿嫺。⑧跌音舜，以目示意也。⑨殍音邑，病者半臥半起也。⑩棲霞山名，在今京城東北。⑪衰枚清錢塘人，字子才，號簡齋。有小倉山房集等著作。

這篇大部分以用事寫情，而事即依情爲剪裁，故抒情文的布局，完全受情緒的指導。

文法與修辭 這是一篇祭文。一篇祭文往往由二段或三段而成，而這二三段的口氣各不相同。第一段通常是敘祭的年月日，與祭及被祭的人，是用對第三者說的口氣說的；第二段，又改爲對被祭者說的口氣說；第三段，忽又改成獨語的口氣，好像說：你已經死了，我這些話自然也是白說的了。像這一篇便是這樣構成的。

三七 上山采蘼蕪

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

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採自古詩源

注釋與說明：「這首詩有許多妙處。第一，他用八十個字，寫出那家夫婦三口的情形，使人可憐被逐的『故人』，又使人痛恨那沒有心肝，想靠老婆發財的『故夫』。第二，他寫那人棄妻娶妻的事，卻不用從頭說起，不用說『某某，某處人，娶妻某氏，甚賢；已而別有所愛，遂棄前妻而娶新歡。……』他只從三個人的歷史中挑出那日從山上採野菜回來，遇着故夫的幾分鐘，是何等『經濟的手腕』！是何等『精采的片段』！第三，他只用了『上山採藤蕪，下山逢故夫』十個字，便可寫出這婦人是一個棄婦，被棄之後，非常貧苦，只得挑野菜度日。這是何等神妙手段！懂得這首詩的好處，方才可談短篇小說的好處。」（胡適的論短篇小說）

文法與修辭 性狀形容詞，也可以依據它所表示的內容，分做好幾種。有一種是表示性質的。如本課裏的

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

三七 上山採藤蕪

一百七十九

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

的「新」和「故」，表示「人」的性質。

三八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辭：「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採自杜甫的杜工部集

注釋與說明

[○]石壕鎮名，在今河南峽縣東七十里。

[○]鄴城，今河南臨漳縣地，唐肅宗乾元二年

(七五九)三月，郭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緒於此。

[○]河陽，故城在今河南孟縣。郭子儀圍鄴既敗，乃退

守河陽。

「這首詩寫天寶之亂，只寫一個過路投宿的客人夜裏偷聽得的事，不插一句議論，能使人覺得那時代徵兵之制的大害，百姓的痛苦，丁壯死亡的多，差役捉人的橫行；一一都在眼前。捉人捉到生了孫兒的祖老太太，別的更可想而知了。」（胡適的論短篇小說）

文法與修辭

性狀形容詞又有一種是表示程度的。如本課裏的

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

的「老」字，表示「翁」「婦」年齡的程度。

三九 一個軍官的筆記

戰雲密布了，動員令下了，我自己昏昏沈沈的，什麼都不明白，便要開往前敵去了，便要去和那無情的礮火相見了，我打死人家，人家打死了我，都不過這麼一回事；只可憐是——爲誰犧牲，爲誰奮勇，都說不明白；我死了，人家死了，都像死一

條狗一般，半點價值都沒有，真是從何說起！

父親站在門口，微風吹着他的白髮，蕭蕭披拂，妹妹扶着他，他們一同站着，一聲兒不響。——呀！這不像將士從軍，家人送別的光景，爲什麼一句激勵的話也沒有，一句悽戀的話也沒有？我明白了！「師出無名」，便有激勵的話，又如何出口！可憐呵！是他們勸慰我好呢？還是我勸慰他們好呢？昨天一夜的工夫，我原也想出幾句話來安慰他們的，爲何現在又說不出？不說了，去罷。

一翻身出了門，上了車，腦中還嵌着剛纔的光景，嵌着一片悽苦的光景，也許這就是末次的分別，末次的相見，只恨我當初爲何要入軍校。原來戰爭的功用就是如此！戰爭的目的就是爲此！

道上遇見幾個朋友，一邊走着，一邊談話，臉上都顯出極其激烈的樣子，忽地擡頭看見了我，也不招呼，只彼此低低的說了幾句話，望着我冷笑。我們交互着過去了。我不明白他們爲何不理我，爲何冷笑。忽然想起我自己現在的地位，那裏是

榮譽的軍人，分明是軍閥的走狗；我素日的志趣那裏去了，竟然做這卑賤的事，如何對得起我的朋友，也如何對得起我自己！

一擡頭到了車站，我部下的兵丁，等着我了；他們一排兒站着，舉着鎗。現在要出發了！我應當對他們說幾句話，勉強提起精神來，微笑着對着他們；剛想起頭一句，就是「我們軍人的天職，」方要出口，忽然我的心痛了，我的臉紅了，底下如何接着說？難道……我的話縮回了，他們都凝望着我，眸子裏滿了眼淚；我們彼此心裏都明白，彼此都互相憐憫，然而我們仍須去死戰。

暫時靜默了一會子，還是含着淚，揮一揮手說：「去罷，我們一齊上站去罷。」經過了幾站，看見了無數黃衣的兵士和隊官，忙忙碌碌的上車下車，各人做各人的事，汽機軋軋的響着，愈顯得我們慘默無聲。兩旁的平原，風馳電掣的過去，我的思想，也隨着一片大地，不住的旋轉；我心中還是不信現在便是要出戰的。當年的想像，以爲軍人爲國效死，臨敵的時候，不知是怎樣的激昂奮發，高唱入雲；死

在疆場，是怎樣的有榮譽；奏凱回來，是怎樣的得讚美。自從赴歐觀戰以後，看見他們的苦境，已經稍稍覺得戰爭是不人道；不想現在不但是不人道，而且是無價值。眼看得我們便要爲少數的主戰者，努力去做這不人道，無價值的事了——太不值得了。

營帳立好了，隱隱的看見對面軍隊，旗幟飄揚。他們的隊官，聽說便是忠平——是我伯父的兒子，是我的哥哥。他是在一個月以前，剛和我分手的，前幾天他還寫信給我，問我何時可到他那裏去；不想我們現在卻在戰場相見。可憐呵！我何忍攻擊他，他也何忍攻擊我。要是爲着公理正義，自然沒有什麼顧戀；要是我們自己起意的，也沒有什麼顧戀；現在，卻如何呢？——

我們都按兵不動，盼着萬一還有調停的希望，心裏稍微的鎮定一些。只是暴烈的雷雨只管困住我們，軍需官遲延着不來。軍糧不足，怎能支持呢？如何能叫兵士們枵腹從軍呢？

★ ★ ★

我爲何臥在這裏？我的頭爲何擡不起來？我爲何覺得週身麻木？這雪白的牆壁，綠陰遮滿的窗戶，不是戰場上呵！——我想起來了，我是已經交戰受傷了，這裏是醫院呵！大雨的晚上，「總攻擊令」下了以後，忠平的軍隊悄悄的越過線來，一陣的鎗聲，將我們一齊震醒；那時我神經錯亂，只覺得拿着一柄指揮刀，站在雨中，耳中只有雨聲，鎗聲，呼聲。忽然一聲響，我跳起高來，立刻左邊身子麻木了過去，倒在兩地裏，腦子裏好像有海水流過一般。一會兒火光一閃，聽得有人說，「他們的隊官在這裏呢。」接着有人低頭看我，——「呀！忠平哥哥！」他哭了，拉着我的手，我也哭了。以後我覺得飄了起來，萬事都不覺得了。

我的確是受傷了。忠平不在這裏呢？我到底是在那裏呢？

看護生進來，看見我醒了，連忙走過來；我要問他，他卻微笑着搖頭，不叫我言語，一壁低頭去察看我的傷處，我的目光隨着他的手看去，立刻血液冰冷——原

來我已成了廢人了，我的左手左腳沒有了……恨得我要坐起來，我用力撕開裹傷的藥布；我痛擊自己的頭；我大聲呼喊，以後便哭了。看護生嚇得不知道怎麼好，站在一旁，呆呆的看着我。等我慢慢的止住了哭，他纔過來要勸；我指着門叫他出去，我不聽他的話；誰的話我都不聽。完了！完了！我成了廢人了，不如死了……

一覺醒來，剛一睜眼，立刻想起方才的事來，什麼心都灰了，我這一輩子就算完了。「不論是誰，請給我一瓶毒藥，讓我死了罷！」我不住的哀喚着。這時門開了，忠平進來，灰白着臉，他的左手也裹着布，挂在頸下，三步兩步，走至面前，撫着我，好半天掙出一句話來，說：「弟弟！我……」我們都幽咽無聲。我靜靜的臥着，耳中只聽得樹葉搖動，和忠平哽咽的聲音。他的眼淚，都滴在我臉上。這時我想起小的時候，和忠平一處遊玩，我們各人都拿着一桿小木鎗，裝上沙土，伏在樹後，互相射擊。忽然他一鎗射在我臉上，飛沙迷了我的眼，我放下鎗就哭了；他趕緊跑過來，替我揉眼睛，一面勸我說：「弟弟不要哭，我們以後永遠不打着玩了。」這些事都像幻

燈般一片片的從眼前過去——這時我心中只覺得冷靜淒慘。忠平啊！但願你永遠坐在這裏！我們以後永遠不打着玩了！

可喜的消息到了。我不至久安於廢人了，我要往一個新境界去了。那地方只有「和平」，「憐憫」和「愛」，一天的愁煩，都撇下我去了。

可憐的主戰者啊！我不恨你們，只可憐你們！忠平啊！我不紀念你，我只愛你！父親啊，妹妹啊，再見罷！

★

★

★

世界的歷史，一頁一頁的翻過去，以下只有……「上帝也要擦乾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也不再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採自冰心的往事

注釋與說明 要寫戰爭的——特別是內戰的——不人道，卻單說兩個好友成了對敵的一段故事，也可算是「最精采的片段。」

文法與修辭 性狀形容詞又有一種是表示狀態的。例如本課裏的

……微風吹着他的白髮

……一片悽苦的光景

「白」和「悽苦的」等等，表示「髮」和「光景」等等的狀態。

四〇 龍潭之役

只要我澎湃的腦海中，還漂着一葉記憶孤舟，我永忘不了姓過的無線電報隊隊長所縷述的龍潭作戰的經過。

姓過的無線電報隊隊長說：

「只要我兩肩負責的嘴唇，還沒有被邪惡世風吹變成兩塊巖石，我永遠要把龍潭之役所遇到的、所見到的報告於同志們之前，好教同志們知道戰爭真是萬不得已的事！」

那天半夜時分，我們被鐵甲車運到一個離龍潭車站不遠的小車站裏。在這小車站四圍，盡是暗黑的原野與陰沈的夜氣。我們自家的步隊接連連的從車站走過，他們走進車站的時候，還是荷着槍挺着胸走的，但一出車站，便偻着腰軀進行了。他們真守紀律，一點語聲也沒有，一點步聲也沒有，一點槍械相軋聲也沒有！

遠處響着疏朗的步槍聲，驚破陰沈的空氣。我那十六個電報生當中，有幾個在默默歎息。我心裏知道他們怯弱的靈魂一定被這種殘酷的緊張的殺氣駭癡了！我生恐耽誤大事，我柔聲促他們動作。

東方剛纔微明的時節，附近處也發現槍聲了；不久，槍聲由疏而急了。天呀！激烈的戰爭快要開場，人類和平的證券，統統在戰神面前扯碎了！

我哩，我的軀體守候着發電機，我的耳官伺候着接電鈴，我的眼睛管理着電報生。我當心够了！敵人儘一夜的時間，從十二圩^①地方，整團整旅整師的偷渡過

來；渡過來後，立刻占據了幾個車站，立刻占據了重要山頭，立刻挖斷路軌，立刻割斷電線。所以聯絡滬寧兩端的步隊的責任，便完完全全由我們做無線電報工作的同志擔負了；我既然是這一大隊的隊長，我的責任自然更重了。同伴們看得清清楚楚的，只要接電鈴一響，我便修的跳了過來，於是上海步隊動員的報告，鎮江步隊包抄的報告，統統從我手中拍出來，然後由電報生或是傳令兵飛送到指揮官手上去。或者，我們的指揮官飛送來一紙手令，我便立刻蹲身在發電機跟前，運用我熟練的指頭，將手令譯成電碼，拍報給另一位指揮官了。我呀，我纔忙碌夠哩！

挨到中午時分，大屠殺終於開始了！曠野彷彿活動起來，刺叢間、籬籬邊、邱陵下、田塍上，都顯得有模糊的黑影帶着蓬騰的灰塵追逐着、躲藏着。而喇叭的呼喚聲、礮彈的炸裂聲、官長的發令聲、士兵的吶喊聲、馬的奔馳聲、車的運轉聲，聲聲從悶人的熱風中傳達過來。尤其駭人的，要算迫擊礮的鳴聲了，凌諸聲而上，曠野遠谷都生了回響，江濤湖波都起了共鳴！

我從沒有見到這樣好的戰場，極可以使彼此任性殺人，並且也沒有見到過這樣好的天氣，這樣熱，這樣美的八月底的初秋天氣，火一般的陽光曬得戰士們的血越沸騰了！

我無時無刻不當心着我的職務，但我只要抽得出一分鐘的餘閑，我便架起巨大的望遠鏡，登在站屋的半壁上，躲在紅色鐵皮保護之下，窺視那礮煙如雲霧一般瀾漫的戰場。

這便是我一瞥所得的：三四十個佩三色帶的兵士，提着長槍，偻着身軀，分頭向一個峯頂奮勇進攻。我正感着莫大的慰安與莫大的痛快的時節，我突然看見峯頂樹叢間透出幾道紅的閃光，於是這些上山的勇士，便彷彿紙人遇着疾風似的，統統翻身倒墜下來。我一點不撒謊，雖然距離有十多里路之遠，但他們飲彈時的喊叫，兩隻膀子的亂舞，鮮血的噴射，我至今還相信，我是聽清楚、看清楚的。戰慄幾乎使我從屋壁上面跌下來。我深悔自己站在安安的地位，看別人，讓別人在那

邊死！

其後，我還看見一排一排的勇士，冒着彈雨，繼續衝上這個彈煙如霧的峯頂。我不忍多看這瘋狂的戕殺，我不願再看這肉餒的遊戲，我只好一面垂頭做我分內的工作，一面帶着低聲的祈禱，祝勇士們勝利。

忽然，事勢越緊張起來了：只看見羊羣一般的隊伍，擁擁擠擠地填補到前線上去，指揮官灑着滿面的汗汁，趕在後頭，連聲狂喊：

——前進！前進！

——衝鋒！衝鋒！

——殺啊！殺啊！

我們立刻懂得我們自家的陣線已瀕險境了！我重複攀登屋壁，重複捧起望遠鏡眺望：原來我們自家的戰隊已在密集的彈雨之下前進，已在橫飛的礮彈之前狂奔。敵人的礮隊，已分據在幾個邱陵上，紅燄燄的一切礮口都已明明白白地

朝我們放來。許多礮彈落在同一地方，使我們的隊伍成一血窟；後來的礮彈落在血窟上，使破裂的肢體橫舞空中。前衝的隊伍倒身死下，後排的兵士即奮勇補上。團長們、師長們只是匍匐着、前進着、揮趕着、狂喊着……我心目中最偉大的人物，算來只有這些大無畏的革命的戰士們了！

但是趨勢已成，所以，末了，我們的陣線移退數十米突！

昏夜時分，礮火方始緩和下來，A軍長、C指揮、W師長，都帶着滿身的泥污奔進我的車站裏，一奔進來，我這個電報機旁邊就立刻變成小小的軍事會議廳。大家承認今天陣線的搖動，是步隊欠聯絡的壞影響。大家更慨歎犧牲的巨大，爲最近戰爭所未有。說時，恰巧海軍拍來一個動員助戰的報告，於是大家又復相信消滅敵人只是明天一天的工夫了。

大家一面傾聽着繼續的礮聲，一面咀嚼粗硬的麪條。指揮官們一忽兒奔出去巡一巡防線，一忽兒又奔進來談一談明日應決的戰略。領到睡覺命令的弟兄

們散臥在車站內外硬的地面上，久戰的疲勞，弄得他們夢中也起喘息。全個黑夜，除了料理我的職務之前，我卻統在凝想中挨度過來；我凝想到那遺棄在肉堆中的重傷者痛苦輾轉的幻影，我凝想到那交鋒時中彈者與世喊別的慘聲，我凝想到那熾熱的鉛彈溶流入血管時的真實痛味……及至我凝想到大殺人的悲劇，就要在太陽跟前重復演現的時節，我的熱淚便情不自禁地從我又重又疲的眼皮之下滾出來了。

第二天，那遍體傷痕的黑暗剛剛如同醉人似的蹣跚跚地向西天跑去，那五彩斑斕的光線剛剛從東邊輝耀上來的時節，一聲尖銳的喇叭聲，又把戰士們引到可怕的礮火中了。礮彈的炸裂聲仍然與遠谷共鳴着，煙火塵土仍然如濃霧一般的蓬騰着，革命的戰隊仍然前仆後繼的進攻着，敵人仍然如惡獸一般的抵抗着……

這天，我們的戰局得了新的發展：軍艦曳在十二圩附近，截住敵人的後路，二

架飛機迴旋在空中助戰着，鐵甲車掩護着自家戰隊衝了幾次，真正令敵人膽寒的鋒。雖然有架飛機的翅膀中了敵礮，連忙帶着顛蕩的樣子飛奔回來，然而敵兵死在飛機炸彈下的也就够償我們昨天攻山的損失了。雖然鐵甲車衝鋒時也受了幾顆猛烈的礮彈，破傷處翻出牠褐色的內臟，然而陣線竟得跟牠進展不少。而且，我們這邊所有的步隊同鎮江那邊所有的步隊都已切切實實佈成一個厚而有力的大圓線，我們的飛機，我們的炸彈，我們的礮火就如同神鬼組織成經緯網，那怕敵兵生翼，也免不了做被捉的竹雞哩！

第三天第四天的戰爭，我們完全取包抄的陣勢，敵兵衝突到東邊，我們就會擊到東邊，敵兵盤踞了西邊，我們就會剿到西邊……不過，我得仔細補充幾句：敵人確確實實是帶了莫大的野心，頑蠻的勇氣，充分的軍實，與周密的準備來的。當敵人礮隊所占據的某個峯頂，被我們勇敢的戰士用整排整連的肉軀阻擋住，牠礮口的毒燄而達到衝上峯頂的目的，並且將敵隊包圍的時節，敵人遂照例揚起

白巾來了；及至我們的勇士上前繳械的時候，敵人竟突然舉槍掃射起來，山上的勇士們統死在這個毒計下，而這個毒計就立刻傳遍我們的軍中。其後，繳械時的嚴厲，甚至於勝利之早日取得，統可以說是這個毒計激發我們的。

四日四夜的疲勞一步逼緊一步地壓迫住我，我的兩隻眼球都充滿血液了，我的脊骨發冷發熱了，我變成一個暴怒異常的兇徒了！A軍長勸我躺下休息，我只是搖頭。電報生偷靠在站壁上瞌睡，我大罵他是糊塗蟲；傳令兵不把電紙握在手掌心，我高聲咒他該死；……所有潛伏在我骨髓裏頭的粗獷的性情，簡直統統洩露了！諸位想想：戰爭竟使一個和藹的人變成一隻野蠻的猩猩，戰爭是不可嘔吐的嗎？

從第五天中午起，敵人的隊伍已經零零落落地被我們分頭圍困了。到這時候，敵人纔懂得所有橫衝直撞的抵抗，簡直同舉起拳頭敲鐵門一樣無益；於是我們的戰隊，吹起戰勝的喇叭，一批一批地動手收械了。我喉嚨裏幾乎想喊了起來，

並且神經裏也有一種責任完畢的快感，而我亦委實不能再支持這無了期似的工作了，就一頭倒在荒廢的站長室裏的地板上睡覺起來；我理應同副隊長握握手，向電報機道聲晚安的，我都忘記了！

我不知道我的睡眠經過多少時候，我只知道我一醒來我就向默黑黑的戰場奔去，一奔到戰場上，我就自問：我應該爲戰勝而笑呢，還是應該爲這許多屍首而哭？那第一槍響起時所驚散的烏鴉都回來在肉堆上啄躍，蒼蠅們都帶起牠們的家小蟲，高采烈地來飽餐美味的人肉。邱陵下，田塍上，籬簇邊，磚石間，都堆疊着許許多多缺少手足，破頭爛額的屍體；這許多屍體，燻炙在高度的暑氣中，蒸發出一種不可耐的惡臭。打倒的樹木，燒焦的牆頭，毀壞的茅舍，偃臥着的張開黑口的各種大礮，在苦惱的熱陽下跳躍着一種吃人的黑影。屍堆中，我發現到有餘氣未斷，兩脣在顫動着的；有負傷太重，僅能呻吟，連匍匐的力量都沒有的；有失去一手，尙能在血窟中掙扎着弄得血淋滿身的……衛生隊擡着帆布牀，忙來忙去，便是

專爲收拾這些半死者的；掩埋隊荷着掘土機件，跑東跑西，就是專爲埋葬所有屍首的。我看到衛生隊士掩埋隊士的腳踝上都染滿血污，手臂上也是血污，衣衿上也是血污呢！……

同志們！我回想龍潭的經過，就覺得完完全全同昨天的遭遇一樣，所以我縷述起來，也就不覺這麼嘮嘮叨叨哩。而今我的熱淚又復淌出來，我望革命早日成功！我祝和平早日實現！……」

——採自徐鶴林的新都的贈品

注釋與說明

○龍潭在江蘇句容縣西北，鎮江南京之間，爲濱江軍事要地。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

北伐軍事尙未完成，會寧漢發生衝突，孫傳芳之軍隊遂於十六年八月下旬潛由十二圩等處渡江而南，

佔據龍潭一帶之險要，國民革命軍第一第七等軍奮力與之激戰，結果，孫軍大敗。是爲龍潭之役，乃國民

革命史上之重要事件。○十二圩在長江北岸，屬江蘇江都縣。

所謂「最經濟」，「最精采」，不必就是簡略之謂，卻要看題目的性質而定。如前篇的題目是「戰

爭的不人道，「這篇的題目是「戰爭真是萬不得已的事」範圍都很大，可以從許多方面去寫他。那末，若能抓住最有效的一點去寫，就可算是「最經濟」，「最精采」。至於描寫上的詳盡，只要具有發揮題目的效力，那就正是「經濟」，不是「不經濟」。

文法與修辭 性狀形容詞還有一種是表示形體的。例如本課裏的

我只要抽得出一分鐘的餘閑，我便架起巨大的望遠鏡……

我這個電報機旁邊就立刻變成小小的軍事會議廳。

的「巨大的」、「小小的」等等。

四一 國殤

操吳戈^㊸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騶殪兮右刃傷。^㊹ 霾兩輪^㊺兮繫四馬，援玉抱^㊻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㊼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採自楚辭

注釋與說明

①此爲九歌之一篇。九歌皆祀神詩。此篇祀死於國事者。無主之鬼也。②一說，吳

戈一作吾，楫名。

③此言戎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用刀劍以接擊。④靈，同埋，埋輪於土中，以示

決死。

⑤抱（ㄇㄨˊ），擊鼓杖也。⑥嚴毅，猶言鏖戰痛殺。栗原野，骸骨棄於原野也。二句謂戰事劇烈，使

天靈亦爲之慙怒。

⑦此言身棄平原，神欲歸而去家遠也。⑧懲，悔也。此言雖死而心不悔，帶劍挾弓，猶

不舍武也。

⑨楚辭，漢劉向哀集屈原宋玉諸賦而成。集部之書，此爲最古。

祀神詩也是抒情詩的一種。這篇發抒哀傷和讚美的情感，只用「首雖離兮心不懲……」數句，抓住了爲國死難者的精神，是爲抒情文的「經濟」。

文法與修辭

性狀形容詞多從別的品詞轉成，如這篇裏的

國傷

吳戈

秦弓

等等，便是由名詞轉成。

四二 弔古戰場文

浩浩乎平沙無垠，曩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愬。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

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

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鷺鳥休巢，征馬踟躕。緡纜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攻橫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

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身終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霧霧。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日，有如是耶！

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瘁。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玁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

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

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悄悄心目，寤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李華①（採自唐文粹）

注釋與說明

① 鋌疾走也。

② 耗數（音妬）消敗也。

③ 期門軍衛之門。

④ 組漆甲成組文，練練袍，

皆戰士之衣。川迴言沿岸皆戴甲士也。

⑤ 都尉軍官之名。

⑥ 李牧戰國時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

門備匈奴，約戰士寇入毋戰，但退守，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戰，於是殺匈奴十餘萬騎，降林胡、林胡、匈奴

種名。

⑦ 漢武帝數事邊功，以致民窮財盡，殫盡也。痛病也。

⑧ 獫狁，北狄名，周宣王命尹吉甫伐之，至太

原而止，命南仲築城於朔方以爲防，遂全師而反。詩小雅六月篇：「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出車篇：「天

子命我，城彼朔方。」

⑨ 秦始皇命蒙恬築長城，東盡於渤海。

⑩ 陰山在綏遠境，起賀蘭山，蜿蜒而東，長

數千里。此言漢擊匈奴，雖窮追至此，然已得不償失矣。⊕李華字遐叔，唐贊皇人，天寶時爲監察御史，有李遐叔文集四卷。

這篇題目是戰爭的罪惡，以抒情爲議論，復以描寫爲抒情。描寫能激發所需的情緒，便是描寫的經濟；抒情能引出所需的議論，便是抒情的經濟。

文法與修辭 像這篇裏的

戰場[△]

歸路[△]

征馬[△]

殺氣[△]

等等性狀形容詞，又是從動詞轉成。

四三 最後一課

這天早晨我上學去，時候已很遲了，心中很怕先生要罵；況且昨天漢麥先生說過，今天他要考我們的動靜詞文法，我卻一個字都記不得了。我想到這裏格外害怕，心想還是逃學去玩一天罷。你看天氣如此清明溫暖，那邊竹籬上兩個小鳥兒唱得怪好聽，野外田裏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我看了，幾乎把動靜詞的文法都丟在腦後了。幸虧我膽子還小，不敢真個逃學，趕緊跑上學去。

我走到市政廳前，看見那邊圍了一大羣的人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我心裏暗想，這兩年我們的壞消息，敗仗哪，賠款哪，都在這裏傳來。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我也無心去打聽，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堂。

平日學堂剛上課的時候總有很大的響聲，開抽屜，關抽屜的聲音，先生鐵戒尺的聲音，種種響聲街上也常聽得見。我本意還想趁這一陣亂響的裏面混了進去，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時候，裏面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我朝窗口一瞧，只見同班的學生都坐好了，漢麥先生拿着他那塊鐵戒尺踱來踱去。我沒法，只好硬着

頭皮推門進去，臉上怪難爲情的。幸虧先生還沒有說什麼。他瞧見我，但說：「孩子快坐好！我們已開講了，不等你了。」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坐位，心還是拍拍的跳。

坐定了，定睛一看，纔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綠袍子，挺硬的襯衫，小小的絲帽，這種衣服除了行禮給獎的日子他從不輕易穿起的。更奇怪的，今天這全學堂都是肅靜無譁的。最奇怪的，後邊那幾排空椅子上也坐滿了人，這邊是前任的縣官和郵政局長，那邊赫叟那老頭子，還有幾位我卻不認得了。這些人爲什麼來呢？赫叟那老頭子帶了一本初級文法書擺在膝頭上，他那副闊邊眼鏡也放在書上，兩眼睜睜的望着先生。我看這些人臉上都很有愁的。心中正在驚疑，只見先生上了座位，恭恭敬敬的開口道：「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最末了的一課書了！昨天柏林有令下來說，阿色司和娜戀兩省⊖現在既已割歸普國，從此以後，這兩省的學堂只許教授德國文字，不許再教法文了。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

我聽了先生這句話，就像受了電打一般。我這時纔明白，剛纔市政廳牆上的告示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的法文纔該打呢，我還沒學作法文呢，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了？唉，我這兩年爲什麼不肯好好的讀書？爲什麼卻去捉鴿子，打木球呢？我從前最討厭的文法書，歷史書，今天都變了我的好朋友了。還有那漢麥先生也要走了，我真有點捨不得他。他從前那副鐵板板的面孔，厚沉沉的戒尺，我都忘記了，只是可憐他。原來他因爲這是末了一天的功課，纔穿上那身禮服。原來後面空椅上那些人也是捨不得他的。我想他們心中也在懊悔，從前不曾好好學些法文，不曾多讀些法文的書。咳，可憐得很！

我正在癡想，忽聽先生叫我的名字，問我動靜詞的變法。我站起來，第一個字就回錯了。我那時正羞愧無地，兩手撐住桌子。低了頭不敢擡起來。只聽先生說道：「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總夠受了！天天你們自己騙自己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多着呢，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嗎？如今呢？你們自己想想看，你總算是一個

法國人，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先生說到這裏索性演說起來了。他說，「我們法國的文字怎麼好，說是天下最美，最明白，最合論理的文字。」他說，我們應該保存法文，千萬不要忘記了。」他說，「現在我們總算是爲人奴隸了，如果我們不忘我們祖國的言語文字，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

先生說完了，翻開書講今天的文法課。說也奇怪，我今天忽變聰明了，先生講的我句句都懂得。先生也用心細講，就像他恨不得把一生的學問今天都傳給我們。文法講完了，接着就是習字。今天習字的本子也換了，先生自己寫好的字，寫着「法蘭西」「阿色司」「法蘭西」「阿色司」四個大字，放在桌上，就像一面小小的國旗。同班的人個個都用心寫字，一點聲息都沒有，但聽得筆尖在紙上颼颼的響。我一面寫字，一面偷偷的擡頭瞧瞧先生，只見他端坐在上面動也不動一動；兩眼瞧瞧屋子這邊，又瞧瞧那邊。我心中怪難過，暗想先生在此住了四十年了，他的園子就在學堂門外，這些檯子櫈子都是四十年的舊物，他手裏種的胡桃樹

也長大了，窗子上的朱藤也爬上屋頂了，如今他這一把年紀明天就要離此地了！我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邊收拾箱籠。我心中真替他難受。先生卻能硬着心腸把一天功課一一作去，寫完了字，又教了一課歷史；歷史完了，便是那班幼稚生的拼音。坐在後的赫叟那老頭兒帶上了眼鏡，也跟着他們拼那 Ba Pe Bi Bo Bu；我聽他的聲音都哽咽住了，很像哭聲，我聽了又好笑，又要替他哭。這一回事，這末了一天的功課，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遠遠地聽得喇叭聲，普魯士的兵操演回來，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堂。漢麥先生立起身來，面色都變了，開口道，「我的朋友們！我……我……」先生的喉嚨哽住了，不能再說下去。他走下座，取了一條粉筆，在黑板上用力寫了三個大字——「法蘭西萬歲。」他回過頭來擺一擺手，好像說，散學了，你們去罷！

注釋與說明

①阿色司娜戀 (Alsace-Lorraine) 兩省，在德國西部，產酒及棉，為德國棉業製造

之重要區域，初本德國領土，一六四八年割與路易十四，及普法戰爭的結果，重復為德國領土。

本篇說明見前第二十八課本文。

文法與修辭

動詞轉作形容詞用的時候，依然可以帶有賓語或補足語。例如本課裏的

上課的時候

開抽屜關抽屜的聲音

行禮給獎的日子

四四 一課

上課的鐘聲叫他隨著許多同學走進教室裏，這個他是習慣了，不用思慮，純由兩條腿做主宰。他是個活動的孩子，兩顆烏黑的眼珠流轉不停，表示他在那裏不絕地想他愛想的念頭。他手裏拿著一個盛煙捲的小匣子，裏面有幾頁嫩綠的

桑葉，有許多細小而灰白色的蠶附著在上面呢。他不將匣子擺在書桌上，兩個膝蓋便是他的第二張桌子。他開著匣蓋眼睛極自然地俯視，心魂便隨著眼睛加入小蠶的羣裏，彷彿他也是一條小蠶；他踏在光潔鮮綠的地毯上，嘗那甘美香嫩的食品，何等地快樂！那些同伴極和氣的樣子，穿了灰白色的舞衣，做各種婉嬾優美的舞蹈，何等地可親！

許多同學，也有和他同一情形，看匣子裏的小生命的；也有彼此笑語，忘形而發出大聲的；也有離了座位，起來徘徊眺望的。總之，全室的兒童沒有一個不動，沒有一個不專注心靈於一件事。倘若有大繪畫家，大音樂家，大文學家，或用彩色，或用聲音，或用文字，把他們此刻的心靈表現出來，沒有不成絕妙的藝術，而且可以統用一個題目，叫做「動的生命。」然而他那裏知覺環繞他的是這麼一種現象，而自己也是動的生命的一個呢。他自己是變更了，不是他平日的自己，只是一條小蠶。

冷峻的面容，沈重的腳步聲，一陣歷亂的腳聲，觸著桌椅的聲，身軀輕輕地移動聲，忽然全歸於寂靜，那些接觸於他的耳目，使他由小蠶回復到自己。他看見那位方先生——教理科的——來了，纔極隨便地從抽屜中取出一本完整潔白的理科教科書，攤在書桌上。那個儲藏著小生命的匣子，現在是不能拿在手中了。他乘抽屜沒有關上，便極敏捷地將匣子放在裏面。這等動作，他有積年的經驗，所以決不會使別人覺察。

他手裏不拿什麼東西了，他連絲的深沈的思慮卻開始了。他預算摘得的嫩桑葉可以供給那些小蠶喫到明天。便想，「明天非得要去采，同王復一夥兒去采。」他立時想起了盧元，他的最親愛的小友，和王復一樣，平時他們三個一同出進，一同玩耍，連一歌一笑都互相應和。他想，「那位陸先生爲什麼定要盧元買這本英文書？他和我合用一本書，而且考問的時候他都能答得出來，那就好了。」

一種嚴重高響的語音振動著室內的空氣，傳散開來，「天空的星，分做兩種：

位置固定，並且能够發光的，叫做恆星；旋轉不定，又不能發光的，叫做行星……」

這語音雖然高響，送到他的耳宮裏便化而爲低微，——距離是非常接近呢。只有模模糊糊斷斷續續的幾個聲音，「星……恆星……光……行星」他可以聽見。他也不想聽明白那些，只繼續他的沈思「先生越要他買，他只是答應，略爲顛一顛頭，偏偏不買。我也曾勸他，『你買了罷，省得陸先生天天尋著你發怒，』他也只顛一顛頭。那一天陸先生的話真使我不懂，什麼叫做「沒有書求什麼學？」什麼叫做「不配？」我從未見盧元動過怒，他聽到這幾句話的時候卻怒了。他的面龐紅得像醉人，髮鬢的近旁青筋漲了起來，眼睛裏淌下淚來。他挺直了身軀，很響地說，『我沒有書，不配在這裏求學，我明白了！但是我還是要求學，世界上總有一個容許我求學的地方！』當時大家都呆了，陸先生也呆了。」

「……軌道……不會差錯……周而復始……地球」那些語音又輕輕地激動他的鼓膜。

「不料他竟實行了他的話！明天他就沒有來，一連幾天沒有來。我到他家裏去看他，他的母親說他跟了一個親戚到上海去了。我不知他現在做什麼。他爲什麼肯離開他的母親？」他這麼想，回頭望盧元的書桌，上面積著薄薄的一層灰塵，還有幾個紙團兒，幾頁乾枯的小桑葉，是別的同學隨手丟在那裏的。

他又從乾桑葉想到明天要去采桑，「我明天一早起來，看了王復，采了桑，暢暢地遊玩一會，然後到校，大約還不至煩級任先生在缺席簿上我的名字底下做個符號。但是那裏去采呢？亂輒牆旁桑樹上的葉小而薄，不好。還是眠羊涇旁的桑葉好。我們一準到那裏去采。那條眠羊涇可愛呀！」

「……熱的泉源……動植物……生活……沒有他……試想……怎樣？」方先生講得非常得意，冷峻的面龐現出不自然的笑，那「怎樣」兩字說得何等地搖曳盡致。停了一會，有幾個學生發生不經意的遊戲的回答，「死了！」「活不成了！」「他是我們的大火爐！」語音雜亂，室內的空氣微覺激盪，不穩定。他纔四

顧室內，知先生在那裏發問，就跟著他人隨便說了一句「活不成了！」他的心卻仍在那條眠羊涇。「一條小船，在涇上慢慢地划著，這一定是神仙的樂趣。那一天可巧逢到一條沒人的小船停泊在那裏，我們跳上船去，撐動篙子，碧綠的兩岸就搖搖地向後移動，我們都拍手歡呼。我看見船舷旁一羣小魚攆來攆去，活動得像梭子一般，便伸手下去一把，卻捉住了水草，那些魚兒不知那裏去了。盧元也學著我伸下手去，落水重了些，濺得我滿臉的水。這個引大家都笑起來，說我是個冒雨的失敗的漁夫。最不幸的是在這個當兒看見級任先生在岸上匆匆地走來。他趕到我們船旁，勉強露出笑容，叫我們好好兒上岸罷。我們全身的，從頭髮以至腳趾裏的興致都消滅了，就移船近岸，一個一個跨上去。不好了！我們一跨上岸他的面容就變了。他責我們不該看得生命這麼輕；又責我們不懂危險，竟和危險去親近。我們……」

「……北極……南極……軸……」夢幻似的聲音有時使他約略聽見。忽

然有繁雜的細語聲打斷了他的沈思。他看許多同學都望著右面的窗，輕輕地指點告語。他跟著他們望去，見一個白的蝴蝶飛舞窗外，兩翅鼓動得極快，全身幾乎成爲圓形。一會兒那蝴蝶撲到玻璃上，似乎要飛進來的樣子，但是和玻璃碰著，身體向後倒退，還落了些翅上的白鱗粉。他就想，「那蝴蝶飛不進來了！這一間寬大冷靜的屋子裏，倘若放許多蝴蝶進來，白的，黃的，斑斕的都有，飛滿一屋，倒也好玩，坐在這裏纔覺得有趣。我們何不開了窗放他進來。」他這麼想，嘴裏不知不覺地說出「開窗！」兩字來。就有幾個同學和他唱同調，也極自然地吐露出「開窗！」兩字。

方先生夢幻似的聲音忽然全滅，嚴厲的面容對著全室的學生，居然聚集了他們的注意力，使他們棄去那蝴蝶。方先生纔斥責道，「一個蝴蝶，有什麼好看？讓他在那裏飛就是了。我們且講那經度……距離……多少度。」

以下的話，他又聽不清楚了。他俯首假做看書，卻偷眼看窗外的蝴蝶。那知那

蝴蝶早已退出了他眼光以外！他立時起了深密的相思，「那蝴蝶不知那裏去了？倘若飛到小橋旁的田裏，那裏有剛開的深紫的豆花，發出清美的香氣，可以陪伴他在風裏飛舞。他倘若沿著眠羊涇再往前飛，一棵臨溪的楊樹下，正開著一叢野薔薇，在那裏可以得到甘甜的蜜。又不知他還來這裏望我麼？」他只是望著右面的窗，等待那倦游歸來的蝴蝶。夢幻似的聲音，一室內的人物，於他都無所覺。時間的腳步本來是幽默的，不斷如流地過去，更不能使他有一些兒辨知。

窗外的樹經風力吹著，似乎顛頭似乎招手的樣子舞動，那種鮮綠的舞衣，優美的姿勢，竟移動了他心的深處的相思。那些樹還似乎正唱一種甜美催眠的歌，使他全身軟軟的，感到不可說的舒適。他更聽得小鳥複音的合唱，蜂兒沈沈著而低微的祈禱。忽然一種懷疑——人類普遍的玄祕的懷疑——侵入他的心裏，「空氣傳聲音，先生講過了，但是聲音是什麼？空氣傳了聲音來，我的耳又何以能聽得見？」

他便想到一個大玻璃球裏面有一隻可愛的小鐘。「陳列室裏那個東西，先生說是試驗空氣傳聲的道理的；用抽氣機把裏面的空氣抽去了，即將球搖動，使鐘杆動盪，也不會聽見小鐘的聲音。這個不知可真是這樣？抽氣機我也看見，兩片圓玻璃裝在木架子上，但是不曾見他怎樣抽空氣。先生總對我們說，『一切儀器不要將手去觸著，只許用眼睛看！』眼睛怎能代替兩耳，看出聲音的道理來？」

他不再往下想，只凝神聽窗外自然的音樂，那種醉心的快感，決不是平時聽到風琴發出滯重單調的聲音的時候所能感到的。每天放學的時候，他常常走到野裏領受自然的恩惠。他和自然原已糾結牢固了，那人爲的風琴那有這等吸引力去解開他們的糾結呢？

「……」他沒有一切思慮情緒……他的境遇不可說。

室內動的生命重又表現出外顯的活動來，豪放快活的歌聲告訴他已退了課。他急急開抽屜，取出那小匣子來，看他的伴侶。小蠶也是自然啊！所以他仍和自

然牢固地糾結著。

——採自葉紹鈞的隔膜

注釋與說明 從小學生眼中看出口中寫出割地的慘狀，固是「最經濟的文學手段」而從一個兒童上課時的心理分析出「兒童和自然的糾結」也是「最經濟的手段。」

這篇所由選出的短篇小說集，名字叫做隔膜，其中各篇都是說明人類間彼此隔膜的情形。這篇說明成人和兒童間的隔膜，就全書的題目而論，也要算是經濟的寫法。

文法與修辭 動詞轉作形容詞用的時候，也依然可以附加副詞或助動詞。例如本課裏的

輕輕地移動聲

要飛進來的樣子

可愛的小鐘

四五 孤兒行

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蝨，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爲錯，足下無菲。愴愴履霜，中多疾藜。拔斷蒺藜，腸肉中愴欲悲。淚下漉漉，清涕纍纍。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

春風動，草萌芽。三月桑蠶，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啗者多。「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與校計。」

亂曰：里中一何饒饒！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採自古詩源

注釋與說明 ①取同趨。古屋之高嚴，通呼爲殿。②非與屏同，謂草鞋。③樂之卒章曰亂。

這是漢代的民歌，它的精神，在於完全寫兒童的經驗，也完全用兒童的口吻，所以給我們一個很深的印象。「人說趙子昂畫馬，先要伏地作種種馬相。做小說的人也要如此，也要用全副精神替書中人物

設身處地，體貼入微。」（胡適的論短篇小說。）前篇解剖兒童上課時的心理，作者自己已經不是兒童，這篇是兒童訴苦的呼聲，也未必兒童自作，所以都全靠這「設身處地，體貼入微」八個字。

文法與修辭 這篇開頭

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當獨苦。

一句，修辭上也是運用伸縮文身的錯綜法。

四六 童子林的奇蹟

一隊羅馬的騎兵，派出去討伐那不肯跪拜又不肯祭祝皇帝神象的叛黨，得了勝，正回營來。流了許多血，殺卻許多不敬該撒[⊖]的百姓，兵也困頓了。趕緊想回到帳篷子裏，過快活的光陰，和那些從亂黨村中擄來的婦女作樂！

村中的婦女，當伊等的丈夫或父親被殺，莊園被燒的時候，都被兵士捉住，稻草網著，載在大車上，駕上駿馬，先從大路直送到兵營裏去。騎兵們卻檢了一條遠

繞的小路走，因為百夫長的意思，是怕有亂黨逃脫，藏在僻處，要是遇著了，可以殺一個乾淨。雖則他們的劍，因為開仗，已經缺得像鋸子一般，上面滿沾著血；他們的矛，也因為用得太多，已經鈍了；但他們羅馬人的心，卻還想嘗些新鮮的熱血！

這一日是溽暑天氣。時值下午，又是一日中最熱時光。空中絕無一點雲翳，非常明亮。天上火龍（指太陽）像是發怒顫抖，向空中和地上，噴出凶猛的熱氣來。乾枯的草，貼著焦渴的地面，同他在一處愁苦；又臥在熱塵埃底下，透不出氣，幾乎悶死。

塵土的煙從馬蹄下飛起，升向空中，同雲一樣；隨後落在騎兵的甲上，變成昏黯的彩色。鄉村捲入塵土中間，也變了相，覺得陰淒淒昏沈沈的，有點可怕。

大地自己也被火龍燒乾，靜悄悄伏在馬蹄下，祇有蹄鐵觸石的聲音，使空路震動。

騎兵偶然看見幾個村莊，和幾叢草舍；百夫長卻因為太熱了，更不去剿捕餘

黨，祇是坐在馬上，搖搖擺擺前行。他此時心中，但願早到，得在陰涼的帳篷裏避熱，以及晚上可以會他新得的新婦！

但這時候，有一少年騎兵，突然開口，將他思想打斷，說道，「那邊路旁，我見一羣人。馬爾綏魯斯你可教我們衝過去，趕散他們。熱得昏了，跑一趟可以醒醒睡。又趁這陣風，也可以得點涼爽！」

百夫長微笑說，「盧希魯斯，那可不必。那羣人是小孩子在路邊遊戲，我們不值得去趕他。我們走上去時，給他們看看我們的兵馬，心裏留個印象，知道羅馬的兵威和神武無敵皇帝的聲名，也就是了。」

盧希魯斯不敢違拗百夫長的話，面上卻不很喜歡。退回原位，低聲向身旁的一個少年兵士說，「這羣小子或者也是叛黨支派，我極想將他們一總砍卻！我們的百夫長，也太慈悲了，怕不失了羅馬軍人的勇氣！」

那朋友卻不高興，答道，「我們何必去殺孩子，這算什麼體面事呢？我們祇要

殺那能抗拒的成人便够了。」

盧希魯斯聽說，紅了臉一言不發。

騎兵漸漸前進，小兒們便停了遊戲，立在路邊，看他們的駿馬，明晃晃的甲，日光曬黑的臉，甚是驚異；切切私語，張大了眼睛，祇是呆看。

忽地裏有一個美麗的小兒，名叫林的，突然喊出一句話來。他漆黑的眼睛裏，閃閃然現出神聖的憤怒，用手指著百夫長說，「凶手！但百夫長心中正納悶，便走過了，不曾聽到他的話。」

小兒們聽了林的話，都嚇得跑上來，圍住他，求他不要再說，低聲商議道，「我們快逃！不然，他們要來殺我們了。」那時女孩子便啼哭起來，但林卻掙出外邊，對著兵士搖拳高聲叫道，「劊子手！殺好百姓的凶手！」他漆黑的眼睛中，閃出怒氣。又說道，「劊子手！劊子手！」

小兒大聲哭喊，想壓倒他的聲音；還有幾個來拉他的手，想拖他回去。他卻又

掙扎出來，對著皇帝的騎兵，重復咒罵一通。

騎兵立住。一個最年青的說，「叛逆的種子，他們心裏都已有汗染，須得除滅了纔好。世界上容不得侮辱羅馬戰士的人！」

那時就是年紀大的，也走到百夫長面前說，「小廝們無禮，應該重辦。你可教我們去殺了他們。我們須乘他弱小的時候，早早除卻；倘若後來長大，便怕要連合了作亂。」

百夫長祇得應允說，「你們去追上他們，殺了罵的那人；其餘略略懲罰，教他們終身記得羅馬軍人不是容易侮辱的，便好了。」

百夫長同騎士回過來，追那小兒。林見他們來了，便對別人說，「你們不要管我，你們救不得我。倘使一齊逃走，我們便都被這卑汗凶殘的軍隊殺了。讓我去迎著他們，他們殺我一個就是。我也不願活在這多做醜事的世間。」林說時，便立住腳，他們同伴也不能更拉動他。此時騎兵已到，便將他們圍住。

出鞘的劍，映著太陽閃閃有光。小兒都發抖，失聲啼哭，緊緊的結成一團。

天上火龍，曬熱了兵士的血，催他們行凶。他卻待在小兒們乾淨的血上接吻，噓熱氣在離開的肢體上。

林從衆中毅然徑走上前，對百夫長說，「老頭子，叫你們凶手和劊子手的，都是我。咒罵你們求上帝報復的，也是我。其餘的不過是一羣小孩子，在那裏啼哭發抖，怕你這班凶人殺他，或跟去殺他父母。他們都服從你。你若是殺人嫌少，可殺了我。我全不怕你，我恨你們。我輕蔑你的劍，和你們在我國的威權。我不願活在受你們馬蹄踐踏的地面上。我的手沒有力，也尚未長大，足以抵抗你們。否則，我決不肯讓你。現在你得了機會，殺我就是。」

百夫長聽了答道，「但這事由得我，由不得你。你該死，卻又不止你一個。」便對兵士說，「全殺卻，莫留下一條小蛇活在世上。這大膽孩子的話，怕落在別人的心上，下了種子便不好。現在不要慈悲，盡數殺了，大的小的，連嬰兒都在內！」

兵士便動手，掣劍將他們砍了，這陰沈沈的山谷，塵汗的道上，都塞滿了小兒們發抖的喊聲。朦朧天半，也起回音；以後就寂然，更無聲息了。馬張開鼻孔，嗅那熱氣濛濛的血腥；他的蹄鐵，便踏著屍體而過。

兵士回到路上，極得意極凶狠的大笑。說說笑笑，一直向營帳去了。

但路上總是塵土飛揚，熱得不堪。下午漸漸變成傍晚，火龍隱入影中，然而仍舊不覺晚涼。似乎風也因為沈默和恐怖，已經睡著。火龍陷入地下，正對百夫長的眼睛，彷彿含著一副沈靜可怕的笑容，黃昏的微光，甚是黯澹，沈悶，而且安靜。蹄聲勻整有節調，聽了教人瞌睡。百夫長心中，不覺寂寞起來。

馬蹄的聲音極調勻；路上塵土極多；一望灰色；所以他們彷彿在那裏走一條無窮的旅路。夜色愈深，他們也愈覺得孤寂。祇聽得荒野中，遠遠有蹄聲反響。百夫長此時忽然覺著一種恐怖，卻也莫明其故。

他彷彿聽得遠遠地有哭聲。

地面被蹄聲震得發抖，又似喃喃的私語。

彷彿有一個人，正對著他們跑來。

有一種低微的聲音，似乎一個孩子的聲音，叫起來了。

百夫長回轉頭去，看他兵士，夜色恰恰照在他們低著的頭上：滿臉塵垢，困倦失神，面上都現出一種恐怖不安的顏色。

盧希魯斯慌張著說，「阿，倘若現在望得見營帳呵！」

百夫長定睛望著少年困倦的面，問道，「盧希魯斯你說甚麼？」盧希魯斯低聲答道，「我怕！」說了，卻又自覺慚愧，便大聲說，「今天熱得利害。」隨後又低聲說，「那賊孩子，終竟在我心頭。他的面貌，追著我走。他是妖人一黨，所以我們砍了他，不能將他鎮住。他是有邪術……」

百夫長道，「你從斐尼基⊖老祭司得來的符，已經拋了麼？我記得說帶著這符的人，便不怕一切夜間魔法。」少年說：「我現帶著。但這符貼著胸口，火一般的

燒。我們後面有地鬼趕著。我聽得他喃喃說話，正吐出地鬼來。」百夫長想用道理來解勸他，便說，「你錯了。今天我們給他一餐好酒食，地鬼正該感激我們。而且勇士心中，不應該有恐怖。即使聽了夜間荒野的鬼哭，也不應該恐怖。」盧希魯斯道，「我怕！我怕！我聽得那小孩子趕著我們叫喊的聲音！」

此時在昏夜百靜中，忽然發出一種呻吟怨詛的聲音，說道，「我詛咒那殺人的凶手！」

兵士打一個寒噤，急急催馬向前快跑。然而看不見的怪聲，依舊跟定他們走，在四處叫喚；有時在前，有時在後，有時在左，有時在右；聲音極尖利，極明白，說道，「凶手！殺無罪無辜的小兒的凶手！沒慈悲的兵士，你們也得不到慈悲！」

兵士驚慌，又催馬急走。老百夫長卻發了怒，罵他們說，「你們不羞？你們怕的什麼？神武聖帝的兵，敢是怕鬼的麼？你們爲什麼這樣跑？怕的是一個殺卻的小孩，一個使妖法喚起來的死人。你們站住，不要忘卻羅馬軍人不但能克敵人，還能克

服敵人的法術。」

兵士覺得慚愧，聽了百夫長的話，便都站住，靜聽那夜間各種聲音；彷彿確有一個人跟著他們走，時行時止；昏暗中看不出人形，祇聽得一個小孩子的聲音，不住的叫喚。

一個兵士說，「且讓我們去看是甚麼人。」於是軍隊催馬，迎著聲音，橫過荒野，一直走去；走到望不見大路時候，猛看見一個小兒，在草地上奔走，衣服破碎，髮上都沾了血，一面走一面滴著血，呻吟呼叫，舉起手詛咒。

兵士狂怒，拔出劍直衝上去，又將他殺了；砍成幾十塊，驟馬踐踏一頓，卻將肢體，一塊東，一塊西，向各處拋散。然後用草拭了劍，上馬仍回原路。走不多遠，卻又聽得百靜中有人叫道，「凶手！」隨後接連了許多咒罵的話。

他們且怒且怕，回過馬來，去尋這鬼怪。又在昏暗中，看見小兒奔走，穿著破衣，髮上都沾了血，一面走一面從兩手滴下血來。兵士又衝上前，將他殺了；驟馬踐踏

一番，將肢體四處拋散，纔騎馬回來。

但是那哭罵的小兒，卻又跟著他們，祇是咒罵。殘殺的怒氣，也沒有止境；所以兵士迷失了歸營的路，一味團團回轉，離不開殺小兒的荒地。偉大的夜色，已經罩滿山谷，清白純淨的星光，遠遠的照臨在上。

兵士展轉跟著自己的足跡走。野上小兒的叫聲，壓住他們心坎，安息不得。他們團團奔走，暴怒殘殺，其實卻是不能殺。

後來將近黎明，他們一直狂奔，到了海邊。海波被人馬衝突，突然騰躍起來；於是這騎兵和百夫長馬爾綏魯斯，便都死了。

至於那路旁沈靜的地方，林和小兒們的屍骸，血汗狼藉，臥在那裏，不曾埋葬；自有狼子暗地走來，將這清白甘美的孩子身體，飽餐一頓而去！

——俄國梭羅古勃◎作周作人譯（採自空大鼓）

注釋與說明

①該撒(Caius Julius Caesar, C. C. 100-44)羅馬大將。

②斐尼基(Phoenicia)

古商業國名，在西亞細亞之敘里亞西境。③梭羅古物 (Zoologob) 俄國著名小說家，本名台台爾薩珂

夫 (Teternikov) 一八六三年生，其經歷不可考。或請作自敘傳，答曰：「吾生別無可紀，且吾亦無暇作此不急之務。」人或就著作研究之，僅知曾爲學校教師而已。

「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觀察經驗的補助，」原是收集材料的一種方法，至如這篇，那就完全靠著「理想。」理想和現實相對待。純理想的作品，往往要不像真，但比較容易發揮意義。這篇中所謂「奇蹟」，須知只是兵士們的心理作用所構成，勿真當作「奇蹟」看，便不會誤解篇中的主旨了。

文法與修辭 疑問形容詞也可以分做好幾種。有一種是普通的常不帶量詞。這種疑問形容詞在白話中最常用的是「什麼。」如本課裏的

這算什麼體面事呢？

及此外

童子林說什麼話？

騎兵怕什麼人？

童子林爲什麼緣故罵騎兵？

等等的「什麼」都是。在文言中最常用是「何」字。如：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論語）

是誠何心哉？（孟子）

等等的「何」字。句中有這種疑問形容詞時，句末常跟着「問號」（？）。

四七 費宮人傳

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德容莊麗。懷宗○請周后命侍公主，主絕憐之。宮人見上憂流寇○昌熾，未嘗不竊抱杞人憂○也。王承恩者，懷宗之近侍也。宮人私向之問寇警。承恩曰：「若居深禁，何用知此！」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豫爲計也！」承恩奇之。

寇愈熾，懷宗憂愈深，宮人問承恩者愈數。承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而惟予

數數也！宮人曰：「人皆泄泄，孰是君以國爲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耳。」承恩益奇之，曰：「若云『豫爲計』，計安出？」宮人曰：「設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承恩曰：「古人云：『使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謂信矣。』」若能之乎？宮人曰：「請驗之異日！」

有魏宮人者，年差長於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爲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承恩並奇之。

甲申^⑤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都城。王承恩走報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亦自縊。帝拔劍刃嬪妃數人，召公主，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死，手慄而止，隨與承恩至南宮，登萬歲山^⑥之壽皇亭自縊。帝居中而承恩右，承恩且從容拜命而相隨於鼎湖^⑦也。

時尙衣監^⑧何新者，趨入宮見帝，不得；見公主仆地，他宮人悉散走，費宮人哭侍其側，相與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且賊至必索宮眷，我終

「難磨也！」宮人曰：「請以主服賜婢，婢當誑賊以脫主。顧安所往乎？」何新曰：「國丈第可也。」主授衣與婢，而泣與之別。新倉皇負主出。

李自成射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人入內，我輩必受辱；有志者早爲計！」奮身躍入御河。須臾，從之者盈三百；翠積脂凝，河水爲之不流，而香且數日也。

費宮人目送其死而還，服主服，匿智井[⊕]中。賊鉤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自成見其豐豔，心欲納之；而每陞御座，輒神搖目眩，見白衣人長數丈者在前立，又恍如帝之辟易於其左右也，心畏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羅姓者。羅於闖衝陷攻取，居首功，故自成賜之以酬勳。羅甚喜。宮人曰：「闖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也。爾能設祭祭先帝，而[⊕]從難太監王承恩於其側，從容盡禮，則從子矣。」羅更喜甚，從其請。宮人泣拜先帝畢，併拜承恩曰：「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以驗吾言乎？吾將踐平生言矣！」

諸賊大張樂，爲羅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爲同牢餚酌。又以大觥連飲。羅曰：「吾得子，欲草一疏謝闔王，而愧無人。」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盍寢，俟我撰就語君也。」羅愈喜，陶然就臥，齟如雷。

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聞中外之籟俱靜，於是以纖指挾匕首，睨羅賊之喉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而始僵。賊衆驚闐，排闥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尙明，衆見宮人盛妝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已剗粉項而悠然逝矣。聞於自成，自成駭歎而禮葬之。遂以爲公主已死而不復索。

——陸次雲函（採自虞初新志）

注釋與說明

①懷宗^{△△}，卽明思宗，名由檢，明之末帝也。

②明末流寇以張獻忠、李自成爲魁首。李稱

闔王，所至大肆屠殺，後自西安引兵而東，攻進北京。

③列子天瑞篇：「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亡所寄。」

後以不必憂慮之憂慮爲杞憂。

④泄泄^{△△}是怠緩舒適之意。

⑤公羊傳僖公十一年：「〔晉〕獻公病將死，

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

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⑥甲申^{△△}爲

懷宗十七年，即清順治元年，當公元一六四四年。⑤萬歲山在北平神武門外，亦稱煤山，因是煤屑堆成，

並非真山。⑥傳說黃帝鑄鼎於荆山下，鼎成乘龍飛昇而去，人稱其地爲鼎湖。後以此二字代言帝王之

死。⑦尚衣監掌管皇帝衣物之太監。

⑧承天門，明時宮門名。

⑨晉井，廢井也。

⑩附祭日禘。

⑪古

婚成婚者，「同牢而食，合卺而飲。」

⑫陸次雲，字雲士，清錢塘人，工詩，著述甚當。

這篇所記的雖是事實，卻可說是一個「奇蹟」。作者因其是「奇蹟」，纔認爲有一記的價值。所以事物的價值又是作者採取材料的一種標準。

文法與修辭 判別是不是疑問形容詞，必須看全句的語氣不能專看一個詞。因爲疑問形容詞有些是與虛指指示形容詞同形的。我們必須看那句子是疑問，還是直敘，纔能判定它是疑問形容詞還是虛指指示形容詞。例如前課的

這算什麼體面事呢？

全句有責問的意思，這「什麼」一個形容詞便是疑問形容詞，句末便可以加問號。但如：

一個兵士說，「且讓我們去看是什麼人。」

全句並沒有問的意思，這「什麼」便只是一個虛指指示形容詞，句末便不能因它加問號。

本課裏也有同樣的例，如：

顧安[△]所往乎？

的「安」便是一個疑問形容詞，而

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

的「何」卻只是一個虛指指示形容詞。

文言的「安」字做疑問形容詞用的時候，常與「所」字連用，用以問方所，像上面所舉的便是一個例。

四八 費宮人刺虎歌

九殿夔夔鳴戰鼓，萬朶花迎一隻虎。⊖

女兒中有有心人，詭說「儂家是公主。」

公主姿容世寡雙，色能伏虎虎心降，笑捋虎鬚向虎語，「洞房請解軍中裝。」

一杯勸一杯，沈沈虎竟醉。「刃此小於菟，⊖下報先皇帝。」紅燭千條徹帳光，
白虹一道衝天氣。

「妾手纖纖軟玉枝，事成不成未可知。妾心耿耿精金鍊，刺虎還如刺繡時。」
一刀初刺虎猶縱，三刀四刀虎不動。帶血抽刀啼向天，可惜大才還小用！
吁嗟乎！城可傾，山可平，總是區區一點誠。君不見滔天狂寇是誰斬，霹靂不能
美人敢！

——採自袁枚的小倉山房詩集

注釋與說明

⊖ 一隻虎是羅姓的綽號。

⊙ 於(ㄨ)菟(ㄨ)，古時楚國方言，稱虎爲於菟，卽

「虎」字的緩讀。

這詩係取刺虎故事中「最精采」的一個片段而成。若單讀這首詩，或者不懂它說些什麼，但已知道這個故事的人來讀它，便覺它把全故事的精神聚在一點上。如第五節描寫費宮人的心理，是散文中所無的。有人說「詩是蒸溜過的散文」就是這個意思。

文法與修辭 這首詩的修辭，大體全是用擬物法，把宮女擬作花，把姓羅的擬作虎，所以說：

萬朵花迎一隻虎。

而所謂「妾手纖纖軟玉枝」及所謂「笑捋虎鬚向虎語」「刃此小於菟」「一刀刺虎虎猶縱」等句，便與此句一意相貫。

四九 柏林之圍

余等與衛醫士過凱旋門大街，徘徊於鎗彈所穿之頽垣破壁間，憑弔巴黎被圍時之往迹。余等行近拿破侖帝凱旋門，衛醫士忽不進，而指凱旋門附近諸屋之一，謂余等曰：「君等見彼嚴扁之四窗乎？去年八月初旬，巴黎消息已惡矣。當此危急之時，余忽被招至彼屋，診視一神經顛狂之症。病者朱屋大佐，嘗爲拿破侖部下軍官，老矣，而餘勇未衰，愛國之心尤熱。當普法之戰之始，大佐自鄉間來，僦居此屋，以屋有樓，可望見凱旋門也。君等知彼僦屋之意乎？傷哉此老！其意蓋欲俟法人大

勝後，可憑闌下觀法軍凱旋之盛儀也。一日晨餐已，將起，忽得維生堡之敗耗，遂倒於座，若受椎擊。余往診視時，大佐手足僵直，幾疑已死。其人頤長，軀幹偉大，齒佳，白髮鬢然，八十歲矣，貌乃類六十以下。其孫女，好女子也。跪其側而泣，哀傷動人。此女之祖若父皆軍人，父隨麥馬洪大將軍出征，今對茲僵臥之老人，遙念軍中老父，宜其哀也。余竭力慰藉之，然殊少希望。病者所患爲半邊風痺。八十老人當之，罕能免於死者。大佐一臥三日，不省人事，而雷舒賀墳之消息至矣。○君等皆知此消息之初至；人皆以爲我軍大捷，普軍死者二萬，普皇子爲俘，此大捷之來，全國歡聲雷動，而此鼓舞之歡聲，乃能起此風痺老人之沈疴。余第三日往視時，大佐目已能視，舌已能動，喃喃語曰，『大……捷！大……捷！』余亦和之曰，『誠大捷也。』因語以道路所傳此役死傷俘虜之數，大佐聞之，貌益揚，日益張。及予退出，遇其孫女於戶外，容色若死灰。余執其手，語之曰，『勿再哭。若祖父有起色矣。』女乃語予以雷舒賀墳之確耗，麥馬洪力竭退走，我軍大敗矣。余與女相對無語。女蓋念其父，余則但念

其祖，若老人聞此敗耗，必死無疑。然則奈何？將聽其沈湎於此起死神丹之中耶？是誑之也。女含淚曰：『決矣。余非誑老人不可。』語已，收淚強笑，入侍其祖。余與女之給老人也，初尙易易，以老人病中易欺也。及老人病日瘳，則吾二人之事日益不易。老人之望消息甚殷，我軍進兵之一舉一動，老人皆欲知之。故女日必坐牀頭，讀其假造之軍中新聞，手持普魯土地圖，筆畫我軍進取之道，巴遜大將軍趣柏林也，滑煞大將軍進巴維亞也，麥馬洪大將軍佔領巴羅的海上諸省也。女不曉軍事，每乞助於余。余亦未親疆場，但盡吾力告之。餘則老人親助之。老人嘗隨拿破侖皇帝數次征服德意志，故知其地理甚詳。余與女所假造，不如老人之精警合軍事方略也。老人每以小針指地圖，大呼云：『汝乃不知我軍所志何在耶？彼等已至此，將向此折而東矣。』其後余與女亦循老人所料告之，謂我軍果至某地。果向某地折而東矣。老人益大喜。

佔地也，戰勝也，追奔逐北也，而老人望捷之心，終不可饜。余每日至老人所，輒

聞新捷。余入門，未及開言，女每奔入室告余曰：『我軍取梅陽矣。』余亦和之曰：『然，余今晨已聞之。』有時女自戶外遙告余。老人則大笑曰：『我軍進取矣，進取矣。七日之內，可抵柏林矣！』

余與女皆知普軍日迫，且近巴黎。余與女議，令老人去巴黎，願終不敢發。蓋一出巴黎，則道上所見，皆足令老人生疑。且老人病體猶弱，一聞確耗，病或轉劇，故終留巴黎。

巴黎被圍之第一日，余至老人所，道上但見深閉之門，城下微聞守禦之聲，余心酸楚不已。既至，老人顏色甚喜，謂余曰：『城已被圍矣！』余大駭，問曰：『大佐已知之耶？』女在側，急答曰：『然，此大好消息。柏林城已被圍矣。』女語時，手弄針線不輟，若無事然。嗟夫，老人又何從而生疑耶？老人病後重聽，不能聞城外礮聲，又不得見門外慘淡之巴黎。老人臥處所可望見者，僅有凱旋門之一角。而室中陳列，無非第一帝國^①之遺物，往烈之餘澤也。壁上則名將鬚眉，戰場風景，羅馬王極祿之

圖也。架上則奪歸之旗幟，表勳之金牌也。又有聖希列拿島^㊸之崖石，玻盒盛之。又有美人之像，鬢髮盛服，衣黃色之裙，羊腿之袖，半尺之帶，令人想見拿帝朝之妝束焉。傷哉，此拿破命大帝之大佐！凡此諸物，其足以欺此老人，勝吾輩之妄語多矣。老人畢生居此往烈之天地之中，此往烈之天地，乃日使老人夢想柏林之捷矣。

自圍城之日始，軍事進行日事簡易。柏林之陷，指顧間事耳！老人時或不適，則女必假爲其父軍中來書，就枕邊讀之。其時女父自西丹之敗，已爲普軍俘虜。^㊹女明知其父遠羈敵國，又不得不強作歡欣之詞。書恆不長。然軍中之人，安能瑣瑣作長書？有時女心悽絕，不能復作書，則數十日不作一字。老人盼書心切，余等懼其疑慮，則塞上書又至矣。書中道軍行方略，本屬僞造，多不可解，然老人能曲爲之解。女誦書時，老人靜聽，時點首微笑，間插一二語，褒貶書中方略。有時老人答書，其言多可稱。老人揚聲口授，而女書之。略云，『吾兒勿忘兒乃法蘭西國民。待勝國之民宜寬大，其人大可憐，勿過摧折之。』書末諄諄訓以軍人道德，有時亦及政事。議和之

前，法人宜作何舉動？老人於此，頗無定見，謂宜鄭重出之，但索兵費足矣，勿貪其土地。法人終不能令德意志變作法蘭西也。老人口授書時，聲亮而重，辭意又磅礴懇摯，愛國之心，盎然言外，聞者安能無動？

當是時，圍城方急。嗟夫，吾所言非圍柏林之城也。時巴黎方苦寒，^④普人日夜以礮攻城，城中疫癘大起，糧食復乏。余與女百計營謀，老人得無匱乏之慮。雖城破之日，老人猶有鮮肉及白麪包供餐；余與女久不得白麪包矣。老人坐牀上談笑飲食，白巾圍領下，女坐其側，色如死灰，久不出門故也。女手助老人進食，食已，進杯，老人就女手中飲之。餐已，老人神王，則遙望窗外冬景，雪飛打窗，老人時時念及朔方寒天，則數數爲余等道莫斯科敗歸時，^⑤軍中絕糧，但食冷餅馬肉耳。老人曰：『小女子，若安知馬肉之味耶？』

嗟夫，老人誤矣。兩月以來，女安所得肉，但有馬肉耳。

老人病日有起色，前此麻木之官能，今皆漸復，余等欺誑之計，日益不易。一日，

老人忽聞梅鹿門外之礮聲，遽側耳聽之。余等不得已，給以巴遜大將軍已破柏林門外礮聲，乃巴黎『殘廢軍人院』所發，以慶此大捷也。又一日，老人令移病榻近窗下，老人外視，見街心國家衛隊出發，老人問曰，『此何兵也？』繼又自語曰，『何委靡乃爾！何委靡乃爾！』余等方幸老人不致深詰，惟私語此後益不可疏忽。然不幸余等防範終未能周密也。

城破之夜，余至其家。女迎語余曰，『彼等明日整隊入城矣。』女語時，老人室門未掩。余事後思之，是夜老人容色異常，疑女語已爲所聞。然余等所言，乃指普軍，老人則以爲法軍凱旋也。老人夢魂所縈想者，乃欲見麥馬洪大將軍奏凱歸來，嚴軍入城，城中士女，擲花奏樂迎之，老人之子，騎馬隨大將軍之後，而老人戎服立窗上，遙對百戰之國徽而致敬禮焉。

傷哉，朱屋大佐也。老人心中殆以爲余等欲阻之，不令與觀凱旋大典，故雖聞女語，佯爲未聞。明日，普軍整隊入城之時，而彼樓上之窗，忽悄然自闔，老人戎服介

胃立窗上矣！亦不知何種願力，何種生氣，乃能使老人一日離牀，又能不假人助而盛服戎裝若此！

老人既出，見街心寂然，窗戶都深閉，巴黎之荒冷，乃如大疫之城。雖處處插旗，然非國旗也，乃白色之旗，十字麗焉。又無人出迎凱旋之軍，何也？老人方自怪詫，幾疑昨夜誤聽矣。

嗟夫，老人未嘗誤聽也。凱旋門外，黑影簇簇成陣，迎朝日而來。胃上之纓見矣！耶拉之鼓聲作矣！^①凱旋門下，許伯『凱旋之樂』大奏，^②與普魯士軍隊步伐之聲相和。

凱旋門街深寂之中，忽聽大聲呼曰，『上馬！上馬！普魯士人至矣！』

普軍先行之四人，聞聲仰視，乃見窗上一魁偉老人，雙臂高舞，四肢顫動，頽然而仆。朱屋大佐此時真死矣。

——都德（採自胡適譯的短篇小說集）

注釋與說明 ①一八七〇年八月四日。 ②八月六日，麥馬洪以三萬六千人，破一百三十尊，與普

軍九萬六千人，破三百四十尊戰，大敗。 ③自一八一四至一八一四拿破帝盛時，是爲第一帝國。 ④拿破帝

幼子生時，卽封爲羅馬之王。 ⑤聖希列拿島 (St. Helena Island) 在離非洲西岸一二〇〇哩大西

洋中。拿破帝失敗後，幽死於此。 ⑥九月二日，法帝大敗。明日舉軍解甲爲虜，降者九萬人，大將三十二人。

⑦巴黎之圍，始一八七〇年九月二十一日，至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始陷。 ⑧拿破帝征俄大敗而歸。 ⑨耶

拉 (Jena)，德國地名。 ⑩許伯 (Franz Peter Schubert, 1797-1828)，德國大音樂家，名聞世界。

本篇說明見前二十八課本文。

文法與修辭 疑問形容詞，有一種是問數量的，這在白話中常須帶量詞。例如：

幾個人？

幾里路？

多少間房子？

的「幾」、「多少」等等疑問形容詞，便都帶有「個」「里」「間」等量詞。

五〇 夢招降諸城

殺氣昏昏橫塞上，東並黃河開玉帳。晝飛羽檄，下列城；夜脫貂裘撫降將。將軍櫪上馬血汗；猛士腰間虎文鞞。階前白刃明如霜；門外長戟森相向。

朔風卷地吹急雪，轉盼玉花深一丈。誰言鐵衣冷澈骨！感義懷恩如挾纊。

羌胡窟穴一洗空；太行北嶽元無恙。更呼斗酒作長歌，要取天山健兒唱！

——陸游（採自劍南詩稿）

注釋與說明 ①宋高宗南渡後，黃河以北盡爲金國的屬地。作者是個愛國詩人，天天不忘恢復，所以會有招降諸城的夢想。

②古時緊急檄文，上插雞羽，欲其急行如飛之意。③鞞，是弓袋，上有虎皮文。

④如挾纊言如着棉衣。語見左傳宣十二年。⑤太行與北嶽（即恆山）爲北方最大之山，故以代表北方之地。

⑥天山一名雪山，在今新疆境內，胡人所居。此語意謂不但要恢復故土，並將降服別國。

前篇以別人的想像爲材料，這篇以自己的想像爲材料，可見以「理想作觀察經驗的補助」一個

原則是如何的重要。

文法與修辭 疑問形容詞還有一種，是表選擇的，在白話中一定要帶量詞。例如說：

哪一個是愛國詩人？

哪幾塊是北方最大的山？

的「哪」字（或「那」字）

五一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①忽開收薊北^②，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更下襄陽向洛陽。^③

——採自杜甫的杜工部集

注釋與說明

①唐肅宗寶應元年（七六二）官軍破賊於洛陽，河南平。史朝義走河北，李懷仙斬

其首以獻，河北平。此時作者居四川，聞捷書而作此詩。

②劍外[△]，謂四川劍門山以南之地。

③薊北[△]，謂今

河北薊縣之地。

④巴峽通指江自巫峽以東至湖北巴東縣之一段而言。作者想像沿江東下，似應先巫

峽而後巴峽。此云「即從巴峽穿巫峽」者，殆以巴峽特巫峽之一口耳。⑤作者自註「余田園在東京」。

這詩想像歸家，和前課同屬一種性質。於此可見想像的元素，不但爲紀敘文所需要，並且爲抒情文所需要。

文法與修辭 這詩的結句：

即從巴峽穿巫峽，更下襄陽向洛陽。

是以巴峽巫峽，襄陽洛陽兩組含有複字的地名相對成趣。

五二 二漁夫

巴黎圍城中，（此指普法之戰，巴黎被圍之時）早已絕糧了。連林中的飛鳥，溝裏的老鼠，也漸漸的稀少了。城中的人，到了這步田地，只好有什麼便喫什麼。還有些人，竟什麼都沒的喫哩。

正月間，（一八七一年）有一天天氣很好，街上來了一人，叫做麻利沙。這人平日以造鐘表爲業，如今兵亂時代，生意也沒有了。這一天走出來散步，兩手放在袴袋裏，肚子裏空空的，正走得沒趣的時候，忽然擡頭，遇着一個釣魚的老朋友，名叫蘇活的。

當沒有開戰之先，麻利沙每到禮拜日早晨，便去釣魚。手裏拿着魚竿，背上帶着一只白鐵小匣子，趁火車到閣龍，慢慢的走到馬浪島。到了那裏，便坐下釣魚。有時一直釣到天黑，纔回巴黎去。他來的時候，每回在這裏遇着這位又矮又胖，在諾丹街上開一個小店的蘇活先生。這兩個人都是「釣魚迷」。常常同坐在一塊地方，手裏拿着釣竿，兩腳掛在水上。不多幾時，兩人竟成了最相好的朋友了。

有時他們兩人來到這裏，終日都不說話；有時兩人坐下細談，但是他兩人同心同調，不用開口，也能相知了。

有時春天到了，早上十點鐘的時候，日光照在水上面，發生一種薄霧。日光照

在兩人背上，又暖又溫和。麻利沙往往回過頭來對蘇活說，「這裏真好呵。」蘇活回答道，「再好也沒有了。」這寥寥幾句話，儘夠了，不用多說了。

這一天，這兩個釣魚朋友在路上相遇，握着手不肯放，覺得在這個時候相遇，情形大變了，心中怪難受的。

蘇活歎一口氣，低低說道，「這種日子很難過呵。」麻利沙搖搖頭說，「可不是麼，更加上這種怪悶人的天氣，今天是今年第一個晴天呢。」

這一天的天氣卻真好，天上一片雲也沒有，萬里青天，真正可愛。這兩個朋友一頭走，一頭想。忽然麻利沙說道，「如今魚是釣不成了。我們從前那種快樂也沒有了。」蘇活說，「只不知道幾時我們方可再去釣魚呢。」

說到這裏，兩人走進一家小酒店，喝了一鍾燒酒解悶，喝了出來，還同着散步。忽然麻利沙停住腳，問他的朋友道，「我們再喝了些燒酒罷？」蘇活說，「隨你的意。」於是兩人又找一家酒店再喝了些燒酒。

喝了出門，兩人的腳步便有些不穩了。原來他倆兒肚子都是空空的，酒入饑肚，更易發作。到了外面，被冷風一吹，醉的更厲害了。走了一會，蘇活忽然停住腳，問他朋友道：「我們再去，你說好麼？」麻利沙問道：「那裏去？」蘇活說：「釣魚去。」問道：「那裏去釣呢？」蘇活道：「到我們的老地方去。法國的守兵屯在閣龍的附近。帶兵的杜木能中尉是我的熟人。他定許我們出去的。」麻利沙聽了大喜，說道：「妙極了，我一定來的。」

兩人約好了，各回家去，取了魚竿釣絲，不到一點鐘，他倆兒同行出城。不多一會，到了杜中尉駐兵的所在。中尉聽了兩人的要求，笑着允許了。兩人得了出入的暗號，辭了中尉，再向前行。

不多時，他兩人離法國守兵的汛地已遠了。他們穿過閣龍，走近瑟恩河邊許多葡萄園子的外邊，那時已是十一點鐘了。前面便是阿陽泰村，望去好像久沒有生氣了。再前面，便是倭曼崗和散鸞崗兩座高崗，下望全境，底下一片平原，全都空

無一物，但見鉛色的泥土和精禿的櫻桃樹罷了。

蘇活手指高崗說道，「那上面便是普魯士兵了。」兩人對這種荒廢的鄉村，心中頗不好過。他們雖不曾見過普魯士的兵，但這幾個月以來，巴黎的人心中誰沒有個普魯士兵到處殺戮搶掠的影子呢？這兩個朋友走到這裏，心裏頗覺又恨又害怕這般不曾見過的普國的兵，麻利沙開口道，「我們倘碰着些普魯士兵，如何是好？」蘇活笑答道，「我們送他們幾條魚就是了。」嘴裏雖如此說，他倆兒卻到底不敢冒險前去，因為這裏四面寂靜，無一毫聲響，很可使人疑懼。後來還是蘇活說道，「來罷，我們既到這裏，總須上去，不過大家小心就是了。」

兩人躲在葡萄園裏，彎着腰，在葡萄藤下低着行去。過了葡萄園，還須過一片空地，方到河岸。兩人飛跑過了這塊空地，到了岸邊，見蘆柴很長，便躲在裏面。麻利沙把耳朵伏在地上，細聽左近有無腳步聲響。聽了一會，聽不出什麼，料想這裏是沒人的了。兩人把心放下，便動手釣魚。

前面便是馬浪島把他們遮住，使對岸的人看不見他們的所在，島上一個飯店，門也閉着，很像幾年沒人來過的樣子。

蘇活先釣得魚，麻利沙隨後也釣着了。兩個釣魚朋友，接着釣上了許多魚，高興得了不得。他們帶了一副密網，把釣着的魚都裝在網裏。他兩人許久不到這裏了。如今重享此樂，好不快活。那太陽的光線，正照在兩人背脊上，兩人都出了神，只顧釣魚，別的什麼事都不管了。

忽然轟的一聲，地震山搖，原來敵軍又開礮了。麻利沙回頭一看，望見左邊岸上一陣白煙，從韃勒寧山上衝出來。一霎時，第二陣又響了。過了幾秒鐘，又是一礮。從此以後，那山上接連發礮，礮煙慢慢的飛入空中，浮在山頂上，像雲一般。

蘇活把兩肩一聳，對他朋友說，「他們又動手了。」麻利沙氣忿忿的答道，「人殺人殺到這樣，豈不是瘋子嗎？」蘇活道，「這些人真是禽獸不如了。」麻利沙剛釣一條小魚，一面取魚，一面說道，「一天有政府，一天終有這些事，想起來真

可恨。」蘇活道，「要是民主政府，決不致向普國宣戰了。」○麻利沙接着說道，「君主的政府便有國外的戰爭。民主的政府便有國內的戰爭。終免不掉的。」○兩人越說越有味了，遂細細的議論起政府來了。談了一會，兩人都承認人生無論如何終不能自由。那時韃勒寧山上的大礮不住的響，也不知掃蕩了多少法國的房屋，也不知打死了多少的生命，也不知打破了多少人的希望夢想，也不知毀壞了多少人的快樂幸福，也不知打碎了多少爺娘妻女的心肝。

蘇活歎口氣道，「人生不過如此。」

麻利沙答道，「不如說死也不過如此。」

兩人話尚未了，忽聽得背後有腳步聲響，急忙回看，只見身後來了四個高大，有鬚子的兵，衣服都像巴黎的馬夫一般，頭上各戴平頂小帽，四個人把四桿鎗對住了這兩個漁人。兩人嚇了一跳，手裏一鬆，兩條魚竿都掉下水去了。不到幾秒鐘，兩個人都被網起，裝上一隻小船，載過河送到馬浪島上。

島上那間飯店，初看似久沒人到的，其實裏面藏着二十多個普魯士兵。有一個滿臉鬍子的大漢子坐在一張椅上，嘴裏啣一條長柄的煙袋，說着很好的法國話，對他倆兒道，「你兩位今天釣魚的運氣不壞麼？」那時一個兵便把他兩人所釣的一網魚放在那兵官的腳下，那兵官看了微笑道，「倒也不壞。但是我們且談別的事。你二人莫要害怕，且聽我說。依我看來，你二人是兩個奸細，派來打聽我的行動消息的。如今被我捉到，不用說得，該用鎗打死。你們假裝釣魚，想瞞哄我好刀滑！如今撞到我手裏，莫想逃生。這是戰時常事，免不得的。」

那兵官說到這裏，忽然換了口鋒。說道，「但是你們既經過守兵的汛地來到這裏，一定有一句暗號，方可回得城去。你們把那句暗號告訴了我罷，我便放你們回去。」

這兩個釣魚朋友面如土色，站在一塊，不做一聲。那兵官接着說道，「你們告訴了我，誰也不會知道。你們平平安安回家去，誰疑心你們洩漏了消息呢？你要不

肯說時，我立刻鎗斃你，你們自己打算罷。」

兩個漁人也不動手，也不開口。

那兵官把手指着河水說道，「你們想想看，五分鐘之內，我要把你們葬到河底下去了。五分鐘！我想你們總有些親人罷？」

那時韃勒寧山上的大礮正響得厲害，兩個漁人站在那裏，總不開口。

那兵官回過頭來，用德國話發一個號令，他自己把椅子一拉，退後了幾步。當時走上了十二個兵，拿着鎗，離兩個囚犯二十步，站住。

那兵官喝道，「我限你們一分鐘，決不寬限。」說了，他自己站起來，走到兩個漁人身旁，把麻利沙拉到一旁，低聲說道，「你告訴我那暗號罷。你的朋友不會知道的。你說了，我假裝怪你不肯說。」

麻利沙只不開口。

那兵官又把蘇活拉到一旁，同樣的勸他。

蘇活也不開口。

兩個人又送回原處，那兵官下一號令，那十二個兵舉起鎗來。

麻利沙的眼睛忽然看見地上那一網的魚，在日光裏面，那些魚個個都像銀做的。麻利沙心裏一軟，眼淚盛滿眸子，他勉強開口道，「蘇活哥，再會了。」蘇活也答道，「麻利沙哥，再會了。」

兩人握握手，渾身索索的抖個不住。那兵官喝道，「開鎗！——十二鎗齊放。」

蘇活立刻向前倒下死了。麻利沙身體稍高，斜倒下來，橫壓在他朋友的身上，面孔朝天，胸口的血直流出來。

那普魯士兵官又下號令，教那些兵到外面搬些大石塊進來，網在兩個死朋友的_友身上，網好了，擡去河邊。

那時鞞勒寧山上的大礮，還正在轟轟的響。

兩個兵擡着一個死屍，用力一丟，拋在水中。兩個死屍，各打一個回旋，滾到河底去了。河水被死屍打起些白浪，不到多時，也平靜了。但只見幾帶鮮血，翻到水面上來，更只見風送微波，時打河岸。

那普魯士兵官始終不動聲色，見事完了，笑着說道：「如今該輪到那些魚了。」說着，走進屋去，看見那一大網的鮮魚，他提起網來，仔細看了一會，高聲叫道：「維亨。」一個穿白圍裙的兵應聲走上來，那兵官把那兩個死朋友的魚交給他，說道：「維亨，趁這些魚沒有死，趕快拿去，替我煎好。這碟魚滋味定不壞的。」說了，他還去吹他的煙袋。

——莫泊三（採自胡適譯的短篇小說集）

注釋與說明

○譯者註：「普法之戰」始於法帝拿破崙及西丹之敗，帝國破壞，巴黎市民宣告民

主政府，自爲城守。○譯者按：此時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後五年，此語蓋指此也。

本篇說明見前二十八課本文。

文法與修辭 指示形容詞和疑問形容詞中的有些字，如「此」「彼」「何」或「這」「那」「什麼」等，是和代名詞相同的。要辨別它們到底是形容詞還是代名詞，必須看它們的用法是形容，還是代替。例如本課裏

兩人都出了神，只顧釣魚，別的什麼事都不管了。

這以「什麼」形容「事」，這「什麼」便是形容詞，而

城中的人，到了這步田地，只好有什麼便喫什麼，還有些人，竟什麼都沒得喫哩。

這三個「什麼」卻是代替東西的，這三個「什麼」便是代名詞。又如本課裏

這些人真是禽獸不如了。

的「這」便是形容詞，而

這△是戰時常事。

的「這」，卻又是代名詞。中間的分別，全在一是形容，一是代替的用法，單看詞面是看不出來的。

五三 非攻①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

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至殺不辜人〔也〕，〔也〕②。地③其衣裳，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

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

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⑤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白黑之辯矣。
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

★
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

★
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

——採自墨子

注釋與說明

①非攻[△]；

原有上中下三篇，此爲上篇。

②地[△]即挖之異文，掘奪也。

③情與「誠」通

用。

④〔也〕字疑衍。

用尋常經驗上容易判斷的事情逐層誘進自己所要提出的結論，更用喻證來作一個幫助，可以說是議論文的經濟。

文法與修辭

這課裏也用了好些錯綜法，如：

此何也？

與

此何故也？

及

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與

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

都是伸縮文身的錯綜法。如：

此何故也？

是何故也？

又是抽換詞面的錯綜法……

試就本篇指出還有哪幾處是用錯綜法的。

五四 歲暮別諸生

惻惻不可道，臨歧但依依，常恐語言多，貌勝中情微。感茲寒色厲，北風吹爾衣，歲暮家室情，各各念爾歸。羣居雖云樂，人情諒難違。所患不同心，不患相見稀。尼父重久要，○如禮⊖久已非。勗哉儀先民，雅道庶可幾！

注釋與說明

○論語憲問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約也。○禮記表記：「君子之接如水，小

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歸子慕字季思，有光之子，萬曆舉人，有陶庵集。

這詩目的在教訓，卻以抒情爲基礎，故覺能感動人，就猶以尋常經驗爲基礎的議論容易使人相信，一般道理。因凡「理智的信」總不如「感情的信」來得深固，所以文學的方法無論怎樣千變萬化，而都不能離乎情。「翦裁」不外乎感情的抉擇，「布局」不外乎感情的支配。明白這個道理，講文學的方法纔不至流於機械。

文法與修辭 試指出本課所有的形容詞，并判別是哪一類的形容詞。
再說明「久要」「如禮」這種用法，在修辭學上叫做什麼辭格。